

第一章、緒論

零、前言：白手套（性別對我是什麼）

火車上，都是人的味道，隱居密室寫論文的生活，讓我很久沒貼近人，而且是遍地的生人。

暫居一廂與我無關的肉體裡，我抱緊書袋，面無表情，我要自己是一條死肉，現下令人不快的擦撞，無花火即可。

比如鋼桿上，不斷滑溜梯的另一隻手。

我不握鋼桿了，叉開腿站穩；又比如，短裙後方哪個胯部的熱氣。

這隻手和胯部，叫做這個男人。

這個，我夙然轉身，讓我與你打個照面。

你好，老伯伯，你戴著花白平頭、黑框老花、讓你的瞳孔放大，你有一雙大眼睛、喉結、胸前口袋鼓鼓的白襯衫，還有明顯的呼吸聲。

你空的另一隻手，在這十公分之間畫圈，就要伸直成舌了。

我皺眉，將包包蓋住大腿，我盯著我的下半身，瞥到下半身的高度，有個小女孩舒張著尚是線條組合的平滑五官，扳手指清脆的數著：「還有……鶯歌、山佳、就是桃園了！媽媽，對嗎？」

我不鼓勵你與我交會。

你迂迴前進的手畫了指揮家的尾聲，擱在肚子下方，抓癢。

我幫你解釋，下面有蟲噬感癢嗎？那叫做血肉之軀。

我盯著自己的下半身，不注視你，你嘆氣「妳真水」是台語，又不放棄的用

我的語言說「妳真漂亮」。

我設想幾種回答：

- 一、拿出我的相機，「阿伯，你要拍一張無？」
- 二、糾纏住你，那或許我在拉扯中會露出。
- 三、那胸前鼓鼓的，可有大鈔或身份證件？

在桃園前一站，你下車了。我這才把視線從小女孩的臉飢渴的掃射你，你微跛佝僂的背影說明你已從父權的位置退下，反而讓我自責何以我要立刻攻擊你：我可以輕易擊垮的父。

我死命盯著小女孩看，她知道她快要旁觀一件「色情」？你朝我張開的手掌，終究是沒擱在小女孩的頭上，退而搓了搓自己的肚子。

我在這一幕，清楚辨認出三方角力：老男人象徵的父權體制、我（女性主義學徒）以及看似不相關的小女孩。

騷擾的一開始，我以為他是有權力的，若戰勝他，我能夠向自己證明，在這擁擠空間發生的一兩秒，不只是一件猥瑣的萍水相逢而已，而是我一再在情慾主體論述中被教導的「個人的，即政治的」。

於是我用父權和還擊父權的方式去想這個騷擾（包括我想要以相機去扭轉被窺視的弱女子形象），但，最後，當我發現他的跛（確立了他早已風燭殘年），我的戰鬥慾望瞬間乾癟了。

我一直在書寫中企圖戳破的父權意識型態，會不會本來就是乾癟的？雖然他無所不在，也很方便套用（如我這個case裡的蠻力年長男性v.s.年輕女性）但會不會，正因為太好套用了（施行猥瑣的方式，在群體男性文化裡必定不陌生），一旦承受這份猥瑣的「受害端」（如我），沒有承接這份羞辱的意願（比如我沒有花容失色或尖叫，我只是臉色像傳道的修女凝視著隔壁的小女孩），這一套成就父權與加害的邏輯，就隨隨便便的破掉了？

然後有趣的是，小女孩作為中介，在我與父權的對話中，她並未激起我跟老伯伯的共同妥協或合作（展現出保護主義的精神，共同演一齣倫理上的父慈「仔笑」/井水不犯河水）。能夠讓小女孩在這無遮的人肉市場裡心無雜念的唸完「桃園、鶯歌」，甚至養成健康快樂的心智，並不是我（披著女性主義的皮）與老伯（被我妄加定義的加害者）極力合作要保護的東西，反而是我把我對父權的挫折感，折衷投射在小女孩身上；我一直熱切凝視著她，不是因為在肯定她的好傻好

天真，而是因為我說不出口想要，只能透過肯定她來悖反（我始終身處的父權體系）。

第一節、研究動機和目的—從零到一，一個切入者

一、研究動機和緣起

國內的未成年性交易研究，自八〇年代末以救援雛妓的共識開始，至一九九七年國家女性主義陣營策動公權力納管未成年性交易為止，已逐漸分化為以延續其反擁娼立場的兩派論爭。反性工作女性主義者與社工學者從實務觀察中認定，從娼本身蘊含的父權宰制，並非青少年（醫學判準）的身與（教育程度）的心能夠承擔；而擁娼女性主義者則關懷情慾個體的多元與差異，致力肯定行動者「自願從事」的主體能动性，藉以除罪化性工作，將性工作與現代性論述接軌。近五年，如我一樣的研究生，也就在「能动性」或「文化再生產的不幸少女」這兩條平行軌道上交錯運行但敵對矚視。

帶著兩派論辯的思想關懷，我進到中途之家做田野，是出於很實際的原需要：唯有遇見活生生的「未成年性工作者」，我才能捕捉其如何運用身體，開拓比較寬廣的物質選擇和人際網絡；依照自己的需要，在網路上搜尋到這個機構，並創造自己以配合機構對人力的需要（這種非營利的收容機構一直處於需要人力援助的狀態），我選擇以「課業輔導志工」的名義接洽該中途之家，也很快的就得以前往中家與負責的社工洽談。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比較像是一個進行民族誌的臥底調查員（**從行動研究的視角來定義，我也可以說是一名文化研究的工作者**），這個機構及其保護的少女們，被我「進入」，我在申請進入機構擔任志工的過程中，一直很自覺自己在問一個問題：在受害偏差者與情慾能動主體的確煙底下的這些女孩，究竟是誰？

二、研究目的

現有的未成年性交易研究，多因現有法律對研究社群的保護主義與刑罰繁瑣，因而在研究個案的選擇、研究訪談田野場域上，多所侷限。本研究擬藉由深入國家運作下的權力機制（以中途之家為例），重新檢視擁娼派與反娼派征戰的意識型態，細緻討論在這兩派女性主義論辯與再現中既危險卻又偷樂著的，面目模糊的未成年少女；而為了避免架空主體，流於論述討論，筆者更進一步介入報導人的現實生活，期望能釐清性交易/交際在這些少女生命中有別於當今反/擁性工作論述中的工作型態和定位，並且重新思考既有的「受害偏差者」與「情慾能

動主體」的框架該如何因應少女的生命型態，鬆動研究者自身在未進田野時所認為「性交易/交際」對田野對象（未成年少女們）所具有的逾越（transgress）的想像。

第二節、問題意識

一、性交易/交際對「田野對象們」意味著什麼？

回顧九〇年代以來未成年性工作者的社會學研究，多自回顧擁/反娼女性主義陣營中未成年性工作者是被迫（推入火坑）或自願從業的論辯開始，但不管是自願或被迫，這些辯論都把娼妓當成一項工作或職業，並進一步討論這些工作是否正當。

筆者認為，娼妓與青少年援交在「從業時間」與「頻率」的問題上具有相當大的差異，但學界則將從業型態的多樣性都一併視為性工作範疇，使得從事援交的青少年如何看待「性交易」及其過程中的認同問題，都沒有得到充分、具體的討論。此外，打工性質下的「性交易」活動是否可以平行並置在整個（成年）性產業論述框架下，也都需要進一步討論。

我所涉及的田野對象們，從事的性交易方式有援助交際、摸摸茶、酒店公關、傳播妹、伴遊等，其所從業時間與頻率不一的性交易（由於她們多為未成年在學及中輟學生，平日時間多消耗在遊樂、上學、網咖以及不固定的性零工），那麼，「交易」同時具有「交際」的雙面性，如何型塑她們日常生活生命故事與自我關照，以及對其所從事性交易/交際之「認同」？在「性」作為女體交換資源的一種「工作」方式之理論論述層面下，我們如何展開這些少女們在偶爾為之的性工作的「工作」打上引號下的思考？並且，這些少女所從事性交易以換取金錢維持物質日常生活之外，也是用來擴展「交際」人脈關係與異性情愛關係的自我增能方式的同時，女體的「性」交換是否早已超克了「受害客體」與「情慾主體」二元對立的思考侷限？

二、性交易/交際對「我」意味著什麼？

任何一位實踐者的介入行動會反映了他對現況可以如何變化的認識和他自身的能力與限制；同時他也就立足於自己介入行動的參與點上，實踐者也就做為**整體現況**的一個構成部份，經歷與探究著社會變革所指涉的一個複雜的社會過程。「介入」同時意指自己將自己「卡」入一個特定的位置——在特定社會脈絡中，以自己的條件和能力所能取得的一個行動的位置。

易言之，實踐者是做為一名特定處境中的行動實驗者，有意識地選擇設計與實行他的想法與做法。這麼做時，一個自身、他者與系統體制交相作用的變化歷程和實踐者自身所具有的庫存經驗一定是同時或顯或隱、或主動使用或被動牽引地也發生著一個變化過程。

——夏林清，〈在地人形〉

在進入中家未幾，便意識到被拘禁在此的少女被噤語的生命史對照我自身的性別經驗因為強烈反差而散發強烈吸力時，我亟思找尋貼近她們的理解路徑，一條是知識論上的，一條是性別經驗上的。

「我」這個強烈感受到被打造為「情慾真空」的研究者，極為賣力甚至粗暴的意圖「還原」我想「讀到」的「情慾培力主體」；但我卻在我的執力中，持續感覺到被「干擾」，如同我在進入中家三個多月後有一次田野筆記裡寫道：「我很想採集小薰的性探險¹，說她就把性當交際手腕，跟朋友、跟男友、跟客人都可以做，用以換到錢、換到北苗關西到處跑的車子，可是她今天說，她坐著新男友的車玩了一天，而我問她去哪玩、好不好玩？她說：『其實很無聊，都陪男友去打電動逛賽車。』」

「其實很無聊！」她說，和她瞬間垮下來的臉，迫使我要在樂觀明朗的敘事裡讓個位置給她：她與家人爭吵頻仍但會拿援交所得買宵夜給他們、她交友廣闊但遇上通緝犯的機率比我高一些、她……高速運轉了前半生，有兩年暫時停泊在兒少法發配的中途之「家」裡、被分配了半年來的每週兩小時停靠在我這賊船上，還要讓我丈量她的「能動性」在哪裡？

我用哪一把尺衡量她的能動性？是先界定她是一個性工作者，然後以建構論審視她的「工作」，告訴她「其實她是一個具有專業操演能力的工作者」？

我為什麼執意要為這些少女安上「超越受害、具培力動能」的冠冕，即使我在中家的歷程越往下走，越發現這冠冕罩不住她們且戰且走的游擊人生？我的執拗深受我的知識取徑的影響，也就是國內女性主義思潮中對於未成年少女從事性交易的論辯。

學者通常以「迴避污名」去詮釋她們的委婉，更以此下論「社會大眾對這些工作的污名化影響了她們的自我形構」（黃淑玲，1995，2001）；或者，借用多元自由解放派的結論：我們既然意識到強加在這些工作的污名之後，該怎樣去污名、挪用既有的污名論述加以重構才是更具行動力的理論取向呢？在這樣的發問與對話中，我與我的個案們相遇在這個以高度馴化性意識的國家機構裡，身為「社

¹ 小薰是我進中家上英文個別輔導課，社工分配給我的學生；是我田野重要報導人之一。

工老師」的我的專業操演蘊含了機構的期待和運作²。性工作者、援交妹、娼妓等語言訴說著不同程度滲透的善意與尊重，但在小黨腦袋中又是個什麼樣的想像呢？她的企圖分殊自己的工作經歷「我們做援的跟妓女不一樣～那種應召的喔，西勢美店門外都是，就是穿得很風塵，妝很厚，一看就知道是妓女。」在這個規訓嚴密的機制裡，似乎很可以用「避免污名」去理解，但是，她為什麼常常以「做那個事」等等委婉的說法，代替官方版的個人資料上（起訴書、社工輔導資料）條列清楚的「援交」、「做傳播妹」、「陪酒」？

但是，會不會其實學者的關懷取向，以及過往對於性工作所做的各種探討與發問，究極其將「未成年」少女從事性工作與娼妓研究（或者說，性工作研究）一起回顧，就是錯誤的方向呢？我換另一個問話的方式，是不是「做那個事」，不僅僅不能被學術書寫以「迴避污名」一筆罩住，更不能以「她們還不知道自己身處什麼危險的境地，進入色情場所之後……性交易為大多數婦女帶來嚴重的心理傷害（也是短時之內看不出來），導致進入性行業的最大危機就是自我剝削」為由而替她們妄加與娼妓史連結呢³？根據我田野報導人的說不出口，我認為，「做那個事」的言說反倒揭露也標示了這些少女幽微的境地：不論是身體/心靈的成長步調不一、或年齡的尷尬（處於法律上的權力邊緣/無法逃避刑事責任的未成年/成年之境）、或作為經濟窘境之中許多解套方式的一種的難以定名（將困窘的生活過下去，少女仰賴的除了性工作收入，可能同時尚有零星的零用金或者三天捕魚兩天曬網的服務業等等無固定狀態的職業輪番選擇），與其將她們納入「性工作者」的陣營或者從創傷或受害者的角度，根本否定性交易/交際在她們生命史中具有抒困或轉折的日常/特殊意義，倒不如循著這樣的思考脈絡，我們進一步追問的是，我們能夠將她們認識為「性打工者」，並發展出超越「受害者」或「賦權的性工作者」的視框來理解她們或協助她們前進嗎？

² 因為我是（與少女無性干係可能）的年輕女研究生，我得到機構主管的首肯得以與少女進行個別輔導；而在個輔進行中，會有生活輔導員或值班人員不定時開門進來確認學生無脫序行為，經我向社工反應這種監視會影響教學，社工解釋「這是爲了要確定讓妳會得到學生的尊重。」

³ 黃淑玲《「性別、心理及文化——本土女性主義的開展」科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暨大會手冊，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組、女學會，2001.5.25-26。

第二章、行動的前沿知識

第一節、問題背景

九〇年代以來討論未成年性工作者的社會學研究，多自回顧擁/反娼女性主義陣營中未成年性工作者是被迫（推入火坑）或自願從業的論辯開始（黃淑玲，1995）。八〇年代末，在台灣已有部分人類學者指出原住民部落少女從娼比例極高，並將此現象歸因於台灣在資本主義的起飛下，擠壓了地理、文化上皆屬經濟開發邊緣的原住民部落，原住民青壯年在文化及經濟資本極弱勢的情況下，只好承接就業機會大開的色情觀光業需求（李亦園，1978）。因此，自八〇年代末至九〇年代中的社會學、人類學的論述，多採信是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傾軋了原住民青壯年的生計（蕭新煌，1983）。此一時期，學界將「雛妓」問題的焦點擺在「雛幼」的別無選擇與控管「雛幼」的人口販運體系，「雛妓受害」與「社會援救」的論述方式，殆無疑義。

女性主義以上述台灣的發展脈絡下，各種關懷雛妓的婦運團體紛紛成立。一九八八年成立的基督教勵馨園，不僅致力於雛妓人權，更積極奔走立院，要求立法懲治、進而防止未成年少女跳入火坑。自一九八九年訂立的《少年福利法》開始，勵馨結合立委和主張反雛妓的專家學者聯合奔走，終於在一九九五年制訂出《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簡稱《兒少條例》，參見【表一】的整理）⁴。

【表一】：非自願安置少年服務法源摘要表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少年事件處理法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立法時間	八十四年通過	八十九年最近一次修法	九十三年通過
立法精神	防制、消弭兒童及少年為性交易事件之對象	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調整其成長環境並矯治其性格。	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保障其權益、增進其福利。
福利屬性對象	以遭受性剝削的	對有犯罪行為或	偏重家庭失功能、身

⁴ 【表一】改寫自陳淑娟（2006）《建構收容非自願少年安置機構之行動研究—從權力觀點的解釋》。東吳大學社工研究所碩士論文，頁18。

	高危險群（兒童及少年）之預防、救援、安置的福利服務工作。	有犯罪行為之虞的少年進行矯治輔導。	心發展有需保護之虞的高危險群兒童及少年。
--	------------------------------	-------------------	----------------------

未成年性交易的議題，從原本為防堵販運未成年人口從娼因而訂立的《雛妓防治法》到進一步刑罰涉入人員並安置感化少女的兒少條例，反娼人士終於成功的透過國家法律的介入，以未成年/成年為界，整齊劃一的切開「未成年」與「性交易」的干係；但是在意識型態中的論辯中血肉模糊的「自願/非自願從娼」的差異群體，便一併被收納至因應《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三章第十二條：「為免脫離家庭之未滿十八歲兒童或少年淪入色情場所……」、第三章第十九條：「未滿十八歲之兒童或少年從事性交易或有從事之虞者……」認為十八歲以下之兒童或少年有性交易與性交際之虞，皆列為需要保護對象，而火速配合興設的各級長短期的收容機構（參見【表二】）⁵，也就是筆者得以混跡其中與個案及個人思想產生衝撞之地。

【表二】：安置服務體系一覽表

安置服務	對象	安置類型	國內機構
少年保護體系	1. 家遭變故者 2. 受虐待、性 侵者 3. 受惡意遺棄 者 4. 受押賣者 5. 被強迫引誘 從事不當行 業者 6. 從事賣淫或 營業性猥褻 行為者 7. 不服管教者	1. 關懷中心 2. 緊急收容 中心 3. 短期收容 中心 4. 中途學校 5. 長期收容	臺北市展望家 園、臺北縣觀馨 園、桃園迦南教 會緊急短期收容 中心、高雄市蘭 園、宜蘭慈懷 園、宜蘭幸夫愛 兒園、台中縣私 立宜少學園、雲 林教養院、台南 縣鹿野苑關懷中 心、花蓮家扶中 心、台南市家扶 中心、內政部少 年之家、

在回顧國內未成年性交易/交際少女的研究時，筆者發現反/擁（成年）娼派

⁵ 改寫自陳淑娟（2006）《建構收容非自願少年安置機構之行動研究—從權力觀點的解釋》。東吳大學社工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22。

的論辯實為理解未成年交易少女的文獻論爭的重要思想取徑，唯有耙梳出學界娼妓論述和未成年性交易論述的聚合與離散，才能深耕於現今筆者立足的田野中，進一步探討超越「受害者/能動培力主體」的視框與行動。

一九九七年陳水扁政府宣布廢除公娼，讓婦運團體就反/擁性工作議題分化為性別政治派、性慾政治派以及妓權團體⁶。在未成年性工作的議題上，性別政治派及性慾政治派各自延續著其反/擁性工作的立場，以年齡政治為軸，發展出對未成年少女能否自願賣性的論辯。

一九九五年《兒少性交易條例》立法完成，標示著反娼婦運召喚民間宗教團體的行動力已達高峰，但兒少條例漸漸無法切合在資本主義興盛下性交易少女的從業型態和複雜動機。進入網路資訊爆炸的九〇年代，根據台北市雛妓輔導報告，非被賣或自願從事性交易者，在各收容輔導機構比例已達百分之百（游淑華，1996）。換句話說，在這樣的「研究報告」裡，與《兒少性交易條例》同世代誕生的八年級少女已非自親族網絡中連根拔起的雛苗，她們以性活動自既定背景偶爾出脫，以幼童身體穿梭成人世界交換金錢；這樣的「身心分離、秤斤論兩」不但違背反娼派的人道主義設想主體和尊嚴⁷，更強化了台灣父權社會透過消費青春女體宰制女性的自主意識（林芳玫，1998）。接著二〇〇三年，內政部採納了勵馨等反娼勢力主導的兒少團體的建議，將一九九三年已訂的兒福法及少年福利法合併修正，大幅擴大保護兒童的範圍，將可能危害兒少身心的社會環境嚴加限制（舉凡消費空間諸如遊藝場、網咖或精神空間比如出版品分級、網路分級制上路等等），以期透過規訓兒少的生活風格及身體展演，徹底根絕青少年的性交易/交際機會和市場。

反娼女性主義者認為，從娼者在職業生涯中用以交換金錢的種種迎合（男性）的身體與展演，已助長父權文化裡性化女性、物化女體的意識型態，不論是八〇年代以前的被逼良為娼的性工作者，或近年來在情慾風氣開放下浮現的自願以性打工的少女從業者，都無法翻轉性產業中既有的性別宰制/被宰制關係。此派進一步說明，色情工業裡的男性凝視主導了女性情慾、性被動/自主的呈現。所謂的「能動性」在反娼女性主義者眼中，是不符合行動者（嫖客或性工作者）本身既存的嫖客/性工作者、給（錢）/受（性宰制）、高（權力）/低（受害）的種種結構位置和關係的假設（黃淑玲，1998；林芳玫，1998）。依循著此以男性為主導的「性/情慾」—「政治/經濟」—「文化/習俗」權力三角體系，未成年少

⁶顧燕翎認為台灣的女性主義可因對女性身體自主的態度分成「性別政治/性慾政治」派，前者著重兩性結構中的男女宰制，後者以個人情慾解放和能動性為主。顧燕翎，〈台灣婦運組織中性慾政治之轉變：受害客體抑或情慾主體〉，《思與言》第35卷第一期，1997年3月，頁87-118。

⁷龔卓軍，2001，〈性慾主體性之疑雲：以黃淑玲之娼妓研究為例〉，《文化研究月報》（電子報），第8期，頁1-10。

女在性產業裡的位置，更因為本地文化中年齡政治及強烈的保護主義，被反娼女性主義者認定為「主體地位不穩」，更容易受到今日這種結合了媒體的父權商業文化制約，以及相關的身心傷害⁸。

在（未成年）性工作論述中，當（性別政治/反娼）學者紛紛怪罪網路的普及和網路聊天室等軟體的興起，讓無知少女誤交損友、迷失在以肉體交換金錢（黃淑玲，1995，張碧玲，2001），並強調半結構式訪談內容中的少女的無知與脆弱、不穩定、發展不完整等等去質疑這些少女的自願其實為「結構性自願」。透過數量可觀的調查樣本及科學分類樣本生命史（家境、居住地點、家庭狀況……等）來佐證此「結構」為種種弱勢的建構。性別政治派的「結構式自願」解釋，仍然試圖將未成年少女納入原生家庭和醫療權威中，結合輔導權威（家庭失能少女高比例從娼）以及由宗教團體發佈的種種未婚懷孕墮胎統計數字，證明未成年的身體未能負荷性工作，心靈也不夠成熟，但色情交易的供需仍未隨著法律緊縮⁹。這證明反娼陣營設想的二元供需（性別與結構迫害的嫖娼關係）的消滅，並不在切斷供方（禁止未成年兒少提供性服務）和弱化供方上。

另一方面，民間對保護主義的支持也逐漸動搖，對新型態的自願從業少女，民眾的同情多無著力點，漸有「自願雛妓=自甘墮落跟愛慕虛榮」、「私人選擇為何變成公共責任」等反彈出現¹⁰，反娼陣營的救援理性似乎陳義過高，因此轉而與社福界共思將「救援」概念往前包覆少女從事色情交易之前的預防與宣導。

反娼女性主義對「結構式自願」歸納少女為何性交易/交際的研究結論，有效的區隔了在一九九七年因應陳水扁政府廢除台北公娼後，為了爭取大眾認同和執業權利，前公娼結合擁娼女性主義陣營發展出來的從娼合法化論述。昔日的娼妓與其常被媒體極端性化的執業內容，在妓權團體的協力打造下，娼妓提供的性，得以與資本主義中高度異化的「工作」概念結合，並積極自我揭露「選擇以性做為工作」的血淚故事；這一群成年「性工作者」的誕生，以深具時代脈絡的生命史爭取到大眾的認同，也讓反娼女性主義不得不對這一群「成年婦女」的「結構式自願」從娼敘事逐漸讓步，艱難的承認另有一批成年婦女是經過思考而選擇從業的：「『正常型』受訪者往往在踏入特業之前，極端輕視特業婦女，後來逐漸改變原有觀念，肯定特業有其存在的社會價值，但在同時仍維持『良家婦女』的生活方式她們的工作態度很專業化，對自己工作能力很有信心，與客人保持良好關係，但同時對自己的社會身份以及和客人間社會地位的隔閡也清楚得很。」（黃

⁸ 黃淑玲，1995，《思與言》〈色情與社會〉專號，第33卷第3期，頁178-79。

⁹ 東森新聞報：「援助交際/暑假打工大熱門，台面下竟是援交。目前究竟有多少學生上網援交根本無法統計，不過目前學生拜金的概念，造就台灣的網路世界，充斥各種交易價碼。」（2001年7月16日）

¹⁰ 參見許雅惠，2002，〈漸趨模糊的界線：不幸少女身份建構與新型態色情交易對兒少性交易/交際防制工作的挑戰〉，《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期刊》，第六卷第二期，頁207。

淑玲，1995b)。但龔卓軍曾對黃淑玲研究指出黃對性工作者的理論缺乏對「研究對象當下處境」、「研究者自我處境」、「改變現狀與當下心態之社會、教育行動的可能性」三方面的考量（龔卓軍，2002b）。

對於現今少女的從（性）業型態，性慾政治派/（擁娼）也將其一併納入「性工作」及其以培力與專業角度論述性工作內容的大業中。試以「性工作的學術與文化全球網絡」為例（<http://intermargins.net/repression/sexwork/index.html>），學者將「援助交際」中的「交際」技巧彰顯出來，解釋其不能簡化為性交易，而其所需的（與客人）社交密度也足以在眾多性工作型態中獨立為一種專業。雖然在勞動體系中，援交者的使用價值是合理可辨的，但是卻無法去除反娼派及一般中產階級家庭焦慮的禁忌：未成年少女的性與身體應該與醫學論述的年齡科學保持線性的、與時並進的發展，成工作是不得已，被拋出規範現實，位於社會倫理零度的選擇¹¹。

卡維波在一九九九年的〈年齡解放的理論基礎：邁向兒童青少年（性）解放〉一文就已試圖解構反娼人士以年齡為界，對「賣性」區分出來的「溫情主義式理解」（針對成年公娼）與禁絕（針對可能自願的未成年者）。他藉由回顧「童年在西方歷史中被建構的過程」，以及由此學說衍生的童年論述，例如兒童解放、童年與資本主義等，發現在童年誕生後的現代規訓機構和其他社會變化，在當代已經建構出「青少年」與「兒童」的區分。而在當代各種新的「年齡的社會建構」之矛盾力量下（如網路資訊的迅速與連結性、青少年消費文化、青少年情慾等等），當前的年齡解放運動者有必要拋棄青少年/成年對立的思考，承認後現代生活風格的差異與踰越。

相較於性別政治派，性慾政治派挪用既存的正當論述比如「工作專業」「自主權」的概念來證明性交易也是一種工作專業，為性工作的除罪化努力（卡維波，1998；張家銘、王問鼎，2003；何春蕤，2003），再將此論述結論加入年齡政治的批判，為青少女性工作的合法性抗爭。一九九七年由妓權團體如日日春結合「粉領聯盟」和「台灣勞工陣線」，將長期以來被良/娼婦意識型態隔絕的性工作者與底層女性勞工的工作史做勾連，藉以凸顯出賣性也是正當的勞動力型態。而性權派學者如何春蕤與卡維波則在論述戰場上，將賣性沿用勞動力的視框，進而推行其工作內容的專業與性工作者的賦權形式，以與反娼學者對話。

這樣的論述策略可以何春蕤的〈自我培力與專業操演：與台灣性工作者的對

¹¹ 選擇性作為一種工作，是由於行動者處於社會倫理零度的境地的詳盡討論，請參見 1.李雪菱，1998，「做」與「賣」：從交易與交換看性行為一種生存策略，第三屆「性教育、性學、性別研究記同性戀研究」國際學術研究會；2.余德慧、顧瑜君、蔡怡佳，1996a，從社會心理的觀點談自願雛妓的問題即其可能防制之道，反對兒童商業化的性剝削世界大會，台灣地區前座談會。天主教善牧基金會主辦。

話)與卡維波的〈性工作是否為「工作」?馬克思的商品論與性工作的社會建構論〉為代表。首先,他們將「性工作」概念囊括範圍擴大至所有被性污名的工作類別,再檢視法律及社會道德規範下的污名內容,如何企圖湮滅性工作者的專業控制和門面營造等工作技巧。一旦辨識出性工作者的日常操演之中種種文化的干預與污名策略,何春蕤與卡維波便可以挪用這些人為建構的正當性論述來肯定性工作者的工作技巧,比如,重新對鋼管辣妹的豔舞流程進行文化意義的建(解)構(何春蕤,2001:174),呈現鋼管辣妹的精確計算性服務質量和顧客相較之下的任憑宰割,進而扭轉性別政治對性工作者慣以「色情文化受害者」的單薄理解。

卡維波採取的論述戰略,是針對反娼女性主義假設的「性工作有異於其他工作的獨特性」,卡以討論馬克斯商品論中對商品工作的社會建構論,引導讀者發現所謂「正當/正常工作」的先驗假設,其實是特定知識與權力的建構產物。現今被承認的「工作」專業範疇是社會關係和制度的抗衡所致,而非根據該活動本身的特徵(卡維波,2002:111)。他習於並置許多既存的社會階序並不不同的行動者,尤其一個(相對來說)較被主流文化接納的行動者與另一組行為具有某些類比處(通常較為階序低下)並置,以建構論來企圖拉抬低下者的污名;論述性工作的「工作」內容享有與一般勞動並無二致的正當性,進而以「性工作者」這一概念來囊括飽受社會污名的各式特種行業型態。

這樣的論述策略,顯然淡化了身體在勞動價值中既存階序的問題,也就是龔卓軍評論「多元情慾解放認識論」所遮蔽的倫理危險。龔卓軍認為,要以社會建構認識論為性工作平反前,必須得考慮在不平等的世界裡,各種生產活動的社會關係;性工作之所以具有卡維波或何春蕤所論證的專業價值,仍然是因為男性為主的需求使得該工作價值得以建構,這個前提是必須考量的。

如此,分食同一塊善意滋養的/被卡維波辯解到的不同主體,看似得到平反,但卻容易流於自我證成論述者的關懷。即使是善意,也有可能是破壞這些擁擠的、剛剛好的既定階序的傾軋之力。當然這也可以用建構論來圓滿卡的論述方式。但是,站在批判民族誌研究者的立場,一個研究者所踩的土壤是「既定秩序」,從秩序裡辨識出人為建構之痕,進而從體制內部去推擠或修正它。

情慾處境本來即非真空產物,筆者討論收容機構裡的少女,並不是標示出某一特定群體來檢驗她們的性,而是將女性情慾處境的差異放回年齡、性別以及型塑勞動力的技職教育等諸多建構差異性的社會關係中來思考。我所思考的是,無論從龔卓軍對於性工作論述採取「尊重」,抑或黃淑玲所說的「尊重」並不適用於自願少女,而何春蕤所用的深受賴希的馬克斯主義性解放革命語言呼籲各種「性工作」應該皆有所「尊重」;或者,何春蕤的「性解放」論述在台灣得以發

醇出重要的功能是在於我們對「性工作」的想像無法再停留在雛妓論述剛興起時的污名化，或九七年廢公娼時認同娼業的「工作」部分但包藏對「自由意志從業」的不解，抑或對近十年來隨著科技與消費型態浮現的個體戶性打工少女的鄙夷與憐憫。

何春蕤刻意去本質化的呈現無名與無生命史的性工作者，而專注在探討其專業戰略與培力空間，這樣的再現策略常被批評為形上學化「多元解放」理念並架空於文化素材之上（龔卓軍，2002c）。

雖然筆者的田野過程，似乎是在蒐集豐富的文化素材，以取得倫理學上的發語正統權，而在筆者與報導人的相遇中，也可輕易找出與何春蕤訪談的培力型性工作者抱持相反工作概念的個案，進而與之對辯。但是，筆者卻傾向於指認其戰略意圖，並在她的去性工作社會建構論框架下去操作：未成年性打工少女是如何被建構成可以／可能被研究的對象，而在參看各方論戰中，可以指認出什麼焦慮和投射？

第二節、社工論述

國家對未成年性交易/交際者的態度，從八〇年代末的援救和庇護，到兒少條例制訂，除確認保護兒少身心外，更確定了去性化及教化的立場。

社工，身為國家機器資源再分配機制中的一環，肩負國家意志和行事價值，是與少女第一線接觸的反娼行動者；但筆者並不把社工論述歸納於女性主義思潮，原因在於社工與反娼女性主義思潮的合流後，社工將其位置設置在保護兒少的立場上的相同；反娼女性主義者著眼的人道尊嚴乃至身體自主，與著重偏差問題解決的執行者—社工，仍有出入¹²。根據王增勇（2003：154）指出，社工專業的起源都與國家針對當時被視為偏差份子進行介入有密切關係。這可以從機構的安置目標充斥「保護主義」意識型態，但工作要點卻呈現「懲罰」窺知。根據王筱窠（2006：3）指出，現行法令並未明訂具體服務措施及配套的足夠人力資源，讓機構內社工身兼輔導與訓導角色，目的為了達到方便團體管理效度極大化，故，機構安置服務漸漸由原先立意的保護性處遇機制變相成為強制性的隔離制度。

中途之家內工作人員（包括社工督導、社工員、生活輔導員）對安置的個案

¹² 林瑜珍（2003）在社工處遇不幸少女的論文中曾提及，部分學者強力批判安置機構的輔導處遇未重視不幸少女人權，把少女當成犯人管教。而筆者在與林閒聊中確認了這些學者就是活躍於反雛妓論辯中的婦權會成員，而林在談及對這些成員的印象，以「她們那些女性主義者阿！你知道，她們都很兇的，就是那個樣子...」間接的分隔了現今多元解放派論述中常視為同黨的反娼女性主義者與社工等牧養權力的兒少機構。

所進行的輔導、治療、復健等服務措施或策略，充分闡釋社工領域多認定從娼少女是父權結構、家庭失衡與教育失能下的受害者，「機制」懷著透過社工的教誨與感化，少女能夠增加自我價值、重建親子關係及矯正性觀念等，以便回歸社會的信念予以「輔導」。因此，社工領域著重在規訓效能與其「處遇」的探討¹³，但社工從實務工作中多反映出安置個案的類型及問題呈現多元化與複雜化，加上服務人力的缺乏，常以標準化服務取代了個別化處遇，且服務多停留於生活照顧及淺層的輔導，而缺乏完善、完整的整體服務方案和內容（張惠雯，2000；陳淑娟，2006）。

弔詭的是，既然執行者檢討了制度及執行上的疏失，也注意到安置個案的多元需要和差異，甚至檢討面對「非自願案主」如何在輔育技術上微調¹⁴，以扭轉「結構性自願」從業的少女心性（游淑華，1996；張碧琴，2001），那麼，筆者要追問，剝除國家法律為社工專業與性交易/交際少女所做的主動出擊/被動接受、執行再教育/桀驁不馴的鏈結後，衝擊社工框架的種種缺陷存在一如少女個人價值偏差、家庭破碎、父母管教不當、同儕次文化感染等—是不是可以看做成人社工與邊緣少女兩塊差異階級文化的相遇而必然推擠出來的知識？站在實務第一線上的社工員接觸成千上萬個案，其實有著種種生命樣態，個案包含家境小康流連網路聊天室、有的父母雖離異但十分關愛她、有的家裡雖然開酒店但全家齊力為買地建新家努力、有的常出現社會版上¹⁵等等，但皆被社工/輔導機制知識建構邏輯標籤化約為「不幸少女」做為指稱。在我與田野地的社工們交談經驗中，社工們也坦言「不幸少女」並非如想像中的「不幸」，也就是如同我上述所觀察到的，家境未必清寒、家人未必遺棄不關心等，這些脫逸「不幸少女」刻板想像的個案們出現在社工/輔導系統的研究裡，被擺放落入「自願從娼」的論述中。對這些顯而為隱沒有符合反娼女性主義者們所標示的「不幸」的從娼少女們，在兒少保護主義與反娼女性主義生產出來的社工/輔導論述下，往往只能用「社會風氣開放」、「拜金風潮越來越隨媒體而蔚為風潮」等詮釋與理解，做為無法跨界社工/輔導知識生產邏輯所能處理的方式進行皺眉與憂慮的呼籲。

也因為社工對未成年性工作者的想像上流著反娼女性主義理論的血液，反娼女性主義也把社工/輔導論述再次拿來佐證自己肉眼所見與所想。社工、反娼女性主義與擁娼女性主義三者皆企圖用自己的語言對一現象瞎子摸象般的描繪著「真實」。在這篇論文裡，我並非要宣稱我所見的即為真實？努力寫作真實的故

¹³指機構工作人員（包括社工督導、社工員、生活輔導員）對於接受安置的個案所進行的輔導、治療、復健等服務措施或策略，在服務的過程，其內涵包含安置機構的處遇目標、服務內容、資源整合、服務評估、機構工作人員所使用的策略與技巧等要素。

¹⁴安置的性交易/交際少女並非經由自己意志決定要接受這樣的安置處遇，而是經由法令的規定和法定的程序，所以這些安置的性交易/交際少女多半是屬於「非自願案主」（involuntary client）。另，國內許多長期收容機構限於資源短絀，不得不收容不同原因的案主，比如將自願性交易/交際之虞犯與遭家暴性侵的少女安置同處，造成輔導和管教上的困擾（林瑜珍，2003b）。

¹⁵ 這些個案出現在筆者的田野中，刻意與反娼與社工論述中的少女做個對話。

事，這真實故事的宣稱不過自打嘴巴。面具，與揭開面具之後，仍然還是面具。我，是幫她們代筆寫故事的人，但又一面擔心，不要她們看到這個故事及故事裡華麗的語彙，讓她們以為這是她們自己講的話。

第三節 本章小結

本章回顧台灣女性主義對性工作研究的歷史脈絡發展做為背景知識的理解，筆者探索背負「輔導」觀點的社工論述，如何在國家機制的律令引導下對少女施以病理化的理解與詮釋，並完成對性交易少女的教化與再造。相較於反擁娼女性主義在青少年能否情慾自主、主體性是否可能的論述上爭辯，爭奪重塑青少年情慾論述的正當性進而潛移默化乃至反饋主體行動空間；社工則承載意識型態鬥爭後的執法責任，負責覆寫收容少女的主體形貌，在接受處遇知識同時也要反思處遇行動。

有趣的是，反/擁未成年性工作陣營與社工論述，竟在近似的現實上相遇。擁派女性主義者為論證性工作的勞動正當性和普同性，慣常以挪用既存合法工作界定來重建對性工作內容的專業培力；而「性工作做為一種專業」的概念，在反派者馬克斯女性主義的關懷中，也遭遇最少阻力便得其部分承認，並被其拿來對比並憐憫「無法恪守專業分際而淪為性慾客體」的大部分性工作者群體。另一方面，社工操持的語言多從工作目標與對輔導現象理解的落差中提煉，依照筆者與社工實際相處經驗，社工對服務案主的成效不彰常歸因案主「社會化手腕太高、心機太深、身心發展步調不一」，而這樣的符徵不正是擁派肯定的「巧匠」與反派貶抑的「性客體特徵」？

當立場殊異的論者，各自對同一現象有著不同語言的詮釋時，這裸露出什麼？提出這樣的問題起因於思考台灣性工作研究以來，呈現三大領域（社工、擁娼女性主義及反娼女性主義）對性主體的逸樂/受害的角力拉扯，但是否這些論述背後其實皆僅是現象真實的一個面向？而在這樣碩士論文的書寫過程裡，對我所熟稔的、我肉眼所建的田野對象們的日常生活處境做為底蘊的行動，也僅是透過我所詮釋與理解呈現出一種面貌。

第三章、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第一節、研究方法

既有的性工作研究，依照龔卓軍的討論，可以粗略分為身體研究的觀點，或「再現」(representation)某種關於身體的意識形態的研究；而以及另一種民族誌描述身體經驗、慣習與處境部分的「感知」(perception)研究。

而他評論黃淑玲挾帶強烈的反娼立場去下田野，雖然問題意識不易受田野結果左右，但在提供娼妓身體感知上的明顯有所限制，而「再現」取徑在娼妓身體經驗還原上，似乎「再現」範疇過於簡單，使其結論有過於任意滑動之嫌。

但是，如果不近身乃至視線模糊，研究者怎麼「看得見」被研究者？

如果不帶槍帶棍進田野，打自己、打對方乃至血肉模糊，「我」與她們怎麼攪？

以筆者最常被詢問的問題：「妳是怎麼找到這些(有在)賣性的受訪少女的？」為例，這個問題背後交織兩層弔詭：一、筆者的生命史本應「視而不見」這些少女；二、既然「視而不見」，為何能對「視而不見」的對象產生「感應」進而「凝視」？

朱元鴻在〈娼妓研究的另類提問〉中指出出現在大多數研究論文中的性交易少女，是經由法律的界定以及機構的收納而去除娼妓之「實」，鞏固了娼妓之「名」；而這一層「名」對於研究「不幸少女」的學者專家，又異常重要；除了可以培養對研究者生命史中的化外之民從「無」到「有」的凝視能力之外，更可以藉由定名，讓研究者被自動拱上安全（在機構的嚴密監控下不會有人身危險）、專業（研究者一定要用一個對機構有益的身份才能被許可進入）的助人優位。

這就是「我」偽裝成研究者進入第一塊田野地：中途之家的始末。我為了順利進入田野、不受監視，將自己的論文方向朦朧化，強調自己的「無酬」義務幫忙來對答她對於我社會學碩士學歷與我在此地擔任課輔，將會耳聞少女出於「人我分際不明」而向我掏心挖肺的私密生命史，而我是有能力將這些無價值的口語轉換交換一紙文憑甚至一個詆毀機構形象的研究的。

在還未踏進中途之家前，我想像的是機構的保護主義與少女的抗拒。果然，在應徵課輔志工前，機構的社工師與我面談，她口中的安置案主們是「這些孩子的社會化程度比我們還要深，外表已經很成熟，但內心還不成熟」，並且因為身心成長步調的失衡，導致她們「太過熟稔於與異性的相處，卻還不懂應該跟不同身份的人發展不同深度的關係。」我點頭，學她蹙著眉，但暗自興奮，我在她皺眉的關鍵字「社會化」、「心靈跟不上身體早熟」、「人我分際不清」、「過於開放」卻正是我預期收割的田野巧取之處。

她在確認了我的動機無價之後，告知我基本志工守則：守密和不得聯絡。志工不得留下私人聯絡方式給少女，才得以維護義工的權益；而我即將與少女因為每週兩小時的一對一課輔而熟稔，社工卻一語道破這層即將的「相遇」本質其實是（機構）賜予與（我對她們）勸善：「幸好妳是女生，又是研究生，如果妳是男的，我們就不會讓妳單獨跟個案上課，不是怕男的會跟她們怎樣，而是怕她們什麼都可以……，妳是大姊姊，可以跟她們聊聊，當她們的模範……。」

只有我自己清楚的很，哪來的善可以勸她們，我只有滿腹妄想踢館的激進與解放思想。但在我進入田野大概兩個月後，發現被勸服的人，似乎是自己。小女生雖然個個說想逃出鐵幕，但收容期滿後仍會自發回中家跟社工訴說懷念；而社工們自身的道德觀雖與少女恆常敵對，但她們仍對少女的重操舊業表示理解甚至尊重其自主選擇的態度。少女們帶著偏軌的生命史和磨練出的生存技巧，在此地表面上被禁絕，而社工（作為主要禁絕的實施者），輕易成為少女敵意的聚焦，但是這兩者卻在這個場景（中家）取得互相折損之後的和平共處，這樣的「和平」慢慢的收服了我想踢館的心思，也就在我驚覺原本的性自主思想越見頹靡時，我開始懷疑自己：自己幹什麼這麼怪形怪狀，我在這裡的大同安樂中，到底為何活得這麼不耐煩？

我以為我只是將解放思想擺錯地方，我欠缺的只是做更「貼近」她們的田野而已，那去跟她們生活看看吧！

於是我維持每週一晚進中家假課輔之名做「結構」裡的田野，詳盡的紀錄異文化，三個月之後，我利用課輔認識幾個即將結束安置的少女，每週末開始跟這三個女孩輪番度過，以「我想跟你們玩」的名義。一開始跟她們混，我的挫折感來自我常問錯問題，我歸因於我不夠解放、我是書呆子、我不夠辣，我預設一旦我體驗過她們的生活片段，我會問出更好的問題。

但是在她們帶我到舞廳門口時我走掉了、在詢 e（搖頭丸）價後我照常下班回家、在與她們飆車一下午後我鑽進藝術季電影院才感覺放鬆、在她們的客人打來虧我時我總接了就掛——我就是賴在我的人生不走。

我趴在她們身上把她們的生活現實看個精光，那些生活現實泰半有關十分近身的「性」，威脅擣毀名為「研究者」的前台，直奔在後台等待每週末粉墨登台的一「我」。我有一種衝動想一說自己。

在行動研究裡，研究者同時也是在社會田野中，有意識的行動者。行動研究指涉的是一種行動者自我覺醒地對其自我、對自我之行動歷程、對自己的行動在什麼社會位置情境與社會環境結構之下進行、對自己的行動產生什麼影響所進行的自主探究。(陶藩瀛，2004)。在夏林清老師的鼓勵下，我選擇加入自我敘說的部分，因應敘說自己是如何可能在研究裡面被採納：「一如夏林清認為在過去十年間她在協助學生往前的路途上，所一再體認到台灣這特定歷史時間環境下，出現一股『敘說自己』的強烈動能」。「我視自己與學生們的努力是一種企圖，企圖在被粗暴快速工業化與國家機器力圖現代化之社會機制所壓縮承擔、扭轉糾結著的生命經驗中，進行觀看與敘說的突圍求生與結盟發展的雙重策略，而在觀看與敘說的協作關係中，尋找再現的詮釋面目與能引導自己行動向前的方向。」(夏林清，2004：147；轉引自王曉薇，2004，《順流逆流—透過敘說找·到一個國中輔導老師有意味的形式》，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碩士論文)。

而作為透過書寫感知經驗，企圖與被污名化的性交易/交際少女們尋找前進與培力的行動視框的行動者，一方面，我要以被理解者(少女)的角度去理解其行為，另一方面，我也不能捨棄自己的理解角度。任何理解必定首先以理解者的角度出發，否則理解變成不可能。從詮釋學的角度來說，理解的歷程是雙向對話的(dialogical)——理解者，我，嘗試將過去及現在生活中的各種行動加以反映以行動精神於過去經驗、當下關係中的困境、以及理論三者之間來回對話，由看見個人身上問題轉變至個人與環境間脈絡的覺察，最後看見集體在關係中所面對的選擇(王行，2003)。反映與迴觀經驗的意義如同 Donald A. Schön 在《反映回觀》(2003)一書中提到，反映是實踐探究的方法，將敘事與故事當作方法的跳板，反映通常是指為未來做準備，是社會事件中規劃一有意義卻不確定過程的方法。反映帶有不確定性，且在時間中來回往復。反映是為了行動的目的而進行敘說與重述生活故事的方式。

這將是一個試圖後設所有姓名、機構、權力倫理關係的故事。

一方面筆者努力敘說一個還原真實的故事，而這麼真實的故事，在卻又只能是假的，面具，與揭開面具之後，仍然還是面具。

我，是幫她們代筆寫故事的人，但又一面擔心，不要她們看到這個故事及故事裡華麗的語彙，讓她們以為這是她們自己講的話。

第二節 研究架構

我以某中途之家做為主要田野地，第一章至第四章以我進入中途之家擔任課輔義工老師，第一條線是與規訓執行者諸如社工及行政人員的相遇後，從觀察她們的行動策略中反思我理想中的行動策略。從第五章開始，我參與少女從中家轉移到日常生活的行動，作為我的實踐，思索從這些未成年性交易少女的處境去脈絡化其日常生活行動意義，並在介入她們的生活的行動中，我將再思我原本帶入兩塊行動場域：中家及少女的生活場域的自身立場及知識技術。各章節討論重點如下：

在第二章的背景知識探討中，我先對台灣性工作研究做一番歷史及文獻回顧。特別把焦點放在擁娼女性主義、反娼女性主義以及國家所設置的社工機制知識生產邏輯等做一文獻的探討，以釐清我攜帶進上述兩塊行動場域的知識面貌。

第四章藉由深描行動場域—中途之家的成立脈絡、主要成員（社工與少女）的互動、乃至我以對體系有利的角色加入中途之家後個人蒙受的文化衝擊，來呈現個人經驗上的斷裂，往往代表社會結構上的矛盾。在此個人經驗並不單指我在勸善結構下走私解放思想進中家的衝擊，還囊括社工在工具理性及與個案過招間的中產價值行使及衝突，以及少女在依賴與厭棄中途之家之間，對整個收容體制的洞察。

在第五章中，我將視框從中途之家又放回少女回「家」，並期望描繪出少女與社會的互動。在社工眼中，遲遲不放心放她們回返的現實之家是什麼內容？「回去」自由世界，「回去」封閉小鎮和捱不住的原生家庭、「回去」早孕成家，「自由」裡充滿了她們「要玩真的」的自主決定與時勢所迫，我在來回往復擦身於不同次元的現實之間，動搖了自身原本的行動知識與看似高傲的知識分子姿態。

第六章，本文進入尾聲，「我」帶著在兩塊領域裡滾動過後的分裂身心返回，發現一開始我與我信仰的性解放思潮，與進入行動場域企圖「捍衛」被國家機器壓迫的年輕婊子們，在實際進入行動場後，我逐漸發現我能夠培力的，其實先是我自己，先透視了學院規制賦予我成為「好學生」而對現下的性別互動關係立即做出犀利的批判，但我對如何發展出真正切合她們的培力策略，卻無縫插針，原因在於我與個案少女的前沿知識從我們各自在學校成長時便已開始長出各自的風貌，無論哪一方試圖轉譯彼此，鴻溝仍存。我只能一再提醒讀到這裡，也許義憤填膺；也許拍案大笑的你/妳，我在田野過程中的跨文化衝擊，絕對會影響我勾勒個案的筆調輕重。我必須承認，帶著尋找情慾能動性的女性主體的研究初衷，這一路，我眼見為了展演情慾能動，個案承擔過的風險、承擔不了這些風險，

因而掉入法網、掉出人倫，而身處監禁/保護定位不明的安置機構；我和社工，都在各自的信仰中設想如何「為孩子們好」的培力語言；我們都知道，該讓主體說話，於是，社工訊問著少女、藉著問答以療癒少女；我也訊問著少女，但我越來越懷疑有問題的是我。這一趟旅程，似乎是我解構具培力的研究動機背後的行動者（自己），再尋思培力她人的開始。



第四章、進入機構遇見舞台上的眾生

第一節、田野地側寫

每個星期五的晚上七點過後，我得騎過整個市區才到得了中途之家，路線是這樣的：從我的學校出發，經過因為學區而興盛的一小片小吃攤、騎十多分鐘來到市區，從市區到經過全亞洲最大的購物中心，熄了一半燈，球狀建築體匍匐但不会再發威；過了市府路，大半拉下的鐵門吃一點黃路燈，老臉涎著一地沒人拖，市府路底幾個大斜坡和小轉彎，出現一個三叉路，走到底就是我的田野地：中途之家。

二〇〇六年夏天因緣際會之下我透過好友的介紹，進入中途之家擔任英文輔導課的老師。中途之家隸屬國家單位，位處 I 市邊緣。中途之家的歷史沿革有著奇異的變化，這塊土地（機構）早期的功能並非與少年犯罪具有相關者，雖然都是收容著社會結構上的「邊緣人」—遊民、身心障礙者甚至到後來收容違反兒童少年性交易條例的案主等，收容對象轉變成具有國家法律制度所定義的「犯罪者」。

到了民國八十六年，兒福團體長期進行修法後得到了立法院二讀、三讀通過，制訂了《兒少法性交易條例》，因為此法條的修訂，製造出相關且大量的機構必須收容並且安置觸犯兒少法相關條例的青少年（女）們，於是，原本作為收容遊民、提供遊民棲身之所以及幫助身心障礙者就業的此機構，因此更名為「中途之家」，並且成為全台灣規模最大的長期兒少保護機構。在《兒少性交易條例》的立法之後，也就是以國家權力的設置下，「中途之家」除了在硬體、設備上得到了廣大的資源之外，透過減少收容人數以及硬體設備的改善，目的在於提供違反《兒少性交易條例》的案主們一個較好的學習、安置最終能改過自新的環境。這種類似「學校」卻又不是真的「學校」的空間場域裡，包含著一切「真學校」的各種元素：有著福利社、操場、教室、小花園、餐廳、宿舍等，以及詭異的「學校行政體制」，包含輔導課、行政課、教學課等處室，全都聽命於中家主任（中家的主任角色等同於校長）；但它卻又同時是「偽學校」，每天上課鐘響出現的老師們，是從鄰近的公立國中借調過來的人馬，下課鐘響便匆匆趕回五分鐘之遙的國中辦公室（因為中家的辦公空間並未有餘裕分配給這些科任老師），學校長官及老師們並不把在中家上課的「學生」們的課業成績視為最重要，對立於「中家」，外頭「真」的普通國高中齊心營造的升學率並非此處辦學的主要目標，普通中學為了升學率而退居枝節的「全人教育」反而才是中家的主幹：如何藉由禁錮、規

劃學生浪遊的身心，讓學生宛若新生的學做一個人¹⁶。

宛若新生意味著透過塗改與仿造，個體轉眼間發現自己身處新的真實。每年六月的某一天，這裡的同等學力國三「學生」們會在行政長官的帶領下，在其他年級少女的艷羨下（可以出去透氣一個上午！）浩浩蕩蕩的逛隔鄰國中一圈，進到對方禮堂，領取由隔壁國中發製的畢業證書，「中途之家」的資歷在書面上算是湮滅了，所有來此的「學生」們僅帶著回憶走，走遠了回頭只見中家，在城市邊緣做一枚楷不掉的污點。



¹⁶ 怎樣宛若新生學做一個人？中家學員們顯然是從面對更多與自己處境類近的人，在細微類近與差異中求得彼此妥協與理解，以在這拿掉隱私的公領域中保有一點點自己。我在中家訪談過的社工老師和學生雖然對中家課程的必要與否立場歧異，但她們在各自的語境裡勾勒機構官方宣稱的「輔育」內容，卻不約而同的強調處遇中的「人事」成份。比方說，在下一節訪談資料中，我遇到一個個案對我說：「待中家哪會變好？只會變壞，因為這邊每個人都有一個缺點，是數十個缺點的相遇。」而在我與社工的對談中，其中一個社工身在此處常感覺「這個地方是一個小社會，人跟人相處都要很小心，避免摩擦跟學著跟人相處。」以上兩者拼湊起來，不禁讓我回想起十年前就讀的天主教女校，其打動學子家長的口號「智能教育外加全人教育造就德智兼備的全人」。以下是我從另一所天主教色彩濃厚的中原大學網頁擷取的「全人教育」定義：「這是人的「全人教育」(holistic person)就是將「人」重新找回來的內部建造工程。將教育的「成人化」(Humanization)功能加以落實發揮，告訴我們「人是什麼？」、「我是誰？」，將「我」與自己、與社會、與上帝、與其他人的相對位置找出來，追求一個圓融美滿的人生。這就是「全人教育」。」(出處：<http://he.cycu.edu.tw/>)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00~8:50	數學	體育	一坪小店 17	輔導活動	公民
9:00~9:50	國文	數學	一坪小店	健康教育	視覺
10:00~10:50	國文	英文	理化	科學探索	英文
11:00~11:50	體育	國文	生活科技	性教育	國文
12:55~13:45	歷史	電打	技藝學程	藝品	拔草
13:55~14:45	地理	電打	技藝學程	藝品	購物
15:00~15:50	音樂	電打	技藝學程	藝品	購物
16:00~16:50			技藝學程		購物

【表三】中途之家學生課表

在「矯正」、「禁錮」的骨肉外包覆著「教育」之外衣。以【圖三】為例，這是我田野對象在中途之家的課表，可以看見，爲了讓這些正值義務教育年齡的青少年們（年齡大約介於 13~17 歲）繼續得到基本教育，在中途之家裡，每天如同一般學校般的進行教學課程，教學內容不脫國中國文、英文、數學、體育等一般國中教育教材之外，還額外多了職業訓練的入門課程，在國三的時候，會按照學生的意願與興趣將之分配到職業訓練班，有美髮、餐飲、電腦打字三種專門教授班級，更重要的，在中途之家裡，更多了一門「性教育」的課程，教授內容邀請學者專家、隔壁國中的輔導老師、健教老師傳達「性病」、等知識、錄影帶，例如，曾有老師播放「菜花」性病的錄影帶後，田野對象曾向我表示看完後他發下豪願，出去接客一定要帶套。另外，還有一門「購物」課，這是「學生」們因爲扣分而不能放假，社工在這堂課可以帶他們出去購物，讓其抒解因爲週末無法如同齡青少年自由玩耍的苦悶。

¹⁷ 此課爲「商業實習課」。

根據我的整理，中途之家「收容」的對象可以概略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違反兒少性交易條例或少年事件處理法者；

第二類：是家暴及性虐待受害者。

以比例上來說，每年中家約安置數十名少女，其中違反兒少性交易條例的佔了總數近九成，剩下的百分之十，是所謂的「非行少年」和個位數的家暴性侵個案。¹⁸非行少年經少年法庭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十八條「法院依審理之結果，認為該兒童或少年有從事性交易者，法院應裁定將其安置於中途學校，施予兩年之特殊教育。」裁定安置於中途之家接受輔導處分，或由縣市政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委託安置於此。¹⁹我的田野對象，也就是違反了《兒少性交易條例》而被送來中途之家安置並且進行輔導者，首先是經由警察透過在實體場所（如賓館）或虛擬情境（網路聊天室等）釣魚，犯罪屬實，送到少年法庭裁決，在等待裁決安置期的過程中，約莫兩個月，這兩個月先送到各地家扶中心安置，若法庭裁定違例事實屬實，便會送到中途之家，展開其短則數個月，長則兩年安置。

從中途之家收容對象的法源不同，就可以看出收容對象的背景及其需求的分歧，一是保護（弱勢受虐者、非行少年），二是再教育感化（從事性交易者），也就是說，對於違反少年事件處理法的非行少年，社工老師們大多著重在其生涯輔導，甚至會建議她們轉置其他的安置機構；而對於違反兒少性交易條例的個案們，社工老師才會投入比較多的心神與重點，與個案們安排比較多次的晤談。

在中途之家裡，「非行少年」是幾乎所有個案的門面，也是初次見面時候最常用來自我呈現的表達，例如，當每個個案初被筆者詢問為何進入中家時，幾乎都回以「我才不像其他人是做S的，我是蹺家逃學！」，而這層門面往往需要

¹⁸ 「非行少年」一詞出自少年事件處理法，專指有犯罪或有犯罪之虞的少年。在中途之家，每個少女初識筆者，一半以上都自稱因為非行進來，並強調「我不是做八大的」；另一半的少女則會解釋自己雖然是做八大被抓進來，但是「不做S的，只做（陪酒、伴遊、做雞頭）等等不用賣身的八大行業」。少女們在私底下的黏密同儕關係中已經摸透了彼此的「底細」，她們會視對我信賴程度讓我有機會得知一個個推翻初識時對我講的故事，但有些時候，故事跟第一次講給我的原樣。

¹⁹ 這些個案多因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三條中的細目而被少年法庭裁定安置：

- (一) 經常與有犯罪習性之人交往者。
- (二) 經常出入少年不當進入之場所者。
- (三) 經常逃學或逃家者。
- (四) 參加不良組織者。
- (五) 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刀械者。
- (六) 吸食或施打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者。
- (七) 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者。

筆者與少女信賴關係建立之後，才會被少女自己揭開，向筆者吐露真相，個案對於進來中途之家源由的自我暴露諸如：「好啦，告訴妳，我本來是作酒店進來的。」或是更深的秘密「我是做援交的！」之類。隨著時間而獲得田野對象的信任，一直是人類學者蒐集田野資料最大的關鍵，而在這點上，我以「英文課輔老師」作為我的防護外衣以察覺自我角色的轉折，對於「性」這件事情以及對象的想像之心境與觀點的改變，在第五章我會有更詳細的描述。

我們可以讀出很清楚的「中途之家」的設立目標：讓每位被認定「犯罪」的「學生」們得到「輔導」、「矯正」之功用。例如，每位「學生」皆安排專屬生活輔導員，二十四小時的全天候生活照顧、輔導、關懷、陪伴其成長、協助日常生活用品補充、國家甚至補助這些「學生」們每個月一人新台幣 3000 元的生活補助，除此之外，在機構內的社工員、老師們等輔導人員並日行觀察以及記錄這些「學生」們的學習以及適應狀況。

那麼，「中家」這樣的空間場域以及在此舞台上各樣角色們是如何「演」出彼此的劇本呢？長官或老師們此類「行政教育人員」們對「中家」的實際效用與對「學生」的想像又是如何看待？在某次田野（一次聖誕舞會）後，我回到了社工的辦公室。組長和我聊了起來。我與她對中途之家作為一個實行「收容」與「禁錮」違反《兒童少年性交易條例》對象的國家（公立）機構，與私人性質的收容機構相比的差異進行了一番對話。組長舉了一個與中家具有相似功能的天主教雛菊機構相比，中途之家資源顯得單薄。組長真心的關懷在中途之家的少女們，但是組長的視角永遠是個「矯正者」，由於在中途之家所能獲得的資源相當有限，組長反觀在這樣辛苦經營的中途之家裡的少女們卻「不知好歹」，認為她們置身在一個供吃供住的環境裡仍舊打架鬧事，在這裡重要的是，即便是組長很關心少女，也洞悉少女們次文化的小把戲（諸如在群體內結黨營私或者強勢欺凌若是來壯大自我聲望等），組長仍沒有辦法看見少女在成長的「痛」，少女在生命過程裡的生命掙扎，「組長/少女」之間的權力關係穩固在組長無法體驗少女們次文化展現所欲何事的想像中：

組長：在這邊像是在度假，她們該滿足了！但是這些孩子還是能夠在沒事當中惹事，在這裡她們都搶著當強勢喔～打架阿、結黨阿、我們常常會把她們叫過來，勸她們不要把這裡當監獄，這裡不是監獄。

我：喔？你們也知道她們會打架阿？我以為她們在你們面前會為了爭取加分，不讓你們知道她們私下在打鬥？

組長：拜託～我們當然會知道她們在搞什麼鬼。（她們）什麼都可以打，一個人懷疑另一個人偷擠她的沐浴乳就可以打了（笑）。一群女生拿臉盆、碗阿，就這

樣砸下去耶，有的挺這邊，有的挺那邊，有分「XX幫」跟「XX派」什麼的，弄得像在坐牢一樣。孩子和孩子的家長們，都一直以為這裡是監獄，呃，有辦那個親師座談會的時候，我都要跟家長宣導，這邊不是監獄。

我：那這邊的性質是什麼？

組長：嗯…應該說，這邊是學校啦，不算監獄。我老是跟孩子們說：「哎！別弄得像在坐牢好嗎？」說真的，回到外面，她們哪能像在這裡面，三餐正常、吃飽睡足、有人關心、又不用出賣勞力，就有國家每個月三千塊可以領；說坦白一點，她們什麼都不會，學歷又不高，找不到什麼像樣的工作，賺三千塊要賺多久，當然她們以前做過的那些工作賺錢是很快啦，但是那種錢來得快去得也快……，我覺得給她們太多資源，這些孩子慢慢不懂得珍惜。

我：怎麼說不懂得珍惜？

組長：我們去全省類似的機構訪視，慢慢的有這種感覺。有一次我們和長官一起去雛菊之家（化名），你知道嗎？宗教團體很有錢的，尤其是那種民間的宗教團體，民間有力人士一聽到這個團體是在救援弱勢，尤其是受虐或性侵害兒童的，那個捐款阿、物資阿、吃的用的，都是源源不絕的運進去。我們中家的孩子還不像她們那麼幸運呢，我們是公家單位，錢比較少（笑）。宗教團體的名氣很大，可以募到很多資源，像那個麥當勞，每個月月底都會派人送漢堡去雛菊，每次去就是有人會扮成麥當勞叔叔發送漢堡炸雞給那邊的孩子，（雛菊）吃很好的咧。那邊的孩子甚至日用品也不用自己買，多芬會贊助清潔用品，還有文具公司會捐原子筆給她們。雛菊的修女對我們感嘆，雛菊的小孩擁有太多東西了，結果她們變得很浪費…修女說，很多小孩用原子筆都是一支還有很多水就隨手丟，反正她們一個人被捐到十幾支，寫都寫不完。

我：那你們看她們這樣不珍惜捐贈的物資，有什麼想法？

組長：雛菊的修女們是開始在設一些制度，讓孩子要付出才能得到獎勵這樣。比如說，她們（修女）開始安排孩子去整理園內環境、做勞務服務，孩子如果做得有達到修女定的標準，才可以吃麥當勞月底公益過來的餐點這樣。

我：那中家呢？

組長：中家的孩子沒像雛菊的孩子那麼幸運（笑），（中家）雖然也是有很多福利，比如說每個月政府會發給每人三千塊零用金，但是她們得自己買日用品，比方說買沐浴用品阿、衛生紙阿…每個禮拜我們的生輔老師會統計她們想買什麼零食，

週末在這邊可以吃，這樣買一買也是好幾百塊，我們都會教導她們要儲蓄…在這邊，我們本來就會安排孩子每天掃地時間、要她們弄三餐阿、整理環境阿、顧盆栽阿，都是她們在顧在煮，比較不會有像雛菊那邊擔心孩子太不勞而獲的問題。

「在這邊就像是在度假」透露了組長無法採納、認同少女的視角。這樣的比喻帶出的意義在於，在這個名為國家管控的機制之下要能夠營造出組長口中的「太平」、「飽滿、安逸的生活」，需要的是絕對是兩造雙方（權力執行者/權力接受者）的互相「心照不宣」，在中途之家這樣的權力拉開的是一處共同演出的「戲」，在這個以假還真的「學校」裡，權力執行者們必須要「放水」、「退讓」，以管理者主觀認定的「寬鬆標準」對待，實現少女們在「度假」的想像：「我們也有管理鬆懈的時候」、「我們也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管理少女」；而反觀少女，也就是權力施行的對象，少女們也必須裝作服從，並且迎合一個「受教的」、「馴化過後」的「純潔、單純未成年青少年」形象，強押自己縮回鬆垮直筒筒的統一制服裡，接受短則一年，長則兩年的三餐定時定量的餵養，接納這一切教養就如同接納穩定起居所帶來的肥肉一樣，眼睜睜告別瘦削的體態，坐在這裡，宛如豐腴享福的貴婦。

只有我自己清楚的很，哪來的善可以勸她們，我只有滿腹妄想踢館的激進與解放思想。但在我進入田野大概兩個月後，發現被勸服的人，似乎是自己。小女生雖然個個說想逃出鐵幕，但收容期滿後仍會自發回中家跟社工訴說懷念；而社工們自身的道德觀雖與少女恆常敵對，但她們仍對少女的重操舊業表示理解甚至尊重其自主選擇的態度。少女們帶著偏軌的生命史和磨練出的生存技巧，在此地表面上被禁絕，而社工（作為主要禁絕的實施者），輕易成為少女敵意的聚焦，但是這兩者卻在這個場景（中家）取得互相折損之後的和平共處，這樣的「和平」慢慢的收服了我想踢館的心思，也就在我驚覺原本的性自主思想越見頹靡時，我開始懷疑自己：自己幹什麼這麼怪形怪狀，我在這裡的大同安樂中，到底為何活得這麼不耐煩？

這也是一場共同演作的戲，上至組長，下至社工，因著自身的階級位置或從小與少女迥異的求學經驗（好學生、乖女孩）等等，早已帶著結構優位將少女以次級品看待，少女在中家停留的兩年期間，正好讓這些權力執行者以工作專業的自我要求，強做出一種包容、傾聽、甚至是沈默寬容的態度，而陰暗的倒影卻從語言的隙隙中孳生；少女來過，但是這個過渡卻是少女和執行者共同蓋住的無以名狀；執行者但求少女如果無法頂天立地，至少不要自甘邊緣；少女則是演繹進中家前的社交手腕，但求竭力維持這暗湧慾望之上的純潔有度，演著演著或許就入了戲，交出了或多或少的真心。

第二節、在中家少女的一天

在中家每天就是在想放假！要放假，妳以為功課很好就可以？沒有，妳還必須人緣好、老師緣好、討阿姨喜歡，總之很麻煩就是了！（200605 少女小月田野）

中途之家的生活作息與寄宿型女校相仿(見【表四】)，表面上的管理運作也大致不脫高壓控管與順服的師生模式；除了行政人員外，中家配有十餘名社工老師與五個舍監阿姨負責執行管理與教化的工作。

早上	6:00~6:30 起床
	6:30~6:45 盥洗
	7:00~7:30 打飯用餐
	7:30~7:55 集合準備上課
中午	12:00~12:30 午餐
下午	13:00~16:00 上課
	16:00~16:50 輔導時間（掃地或社工晤談）
	17:00~17:30 晚餐
	17:40~18:40 盥洗、洗衣
	18:40~19:30 大廳集合（電視時間）
	19:30~21:00 自修時間或課輔時間
	21:00~21:30 集合、盥洗
	21:30~22:00 準備就寢

【表四】中途之家學生一日之生活作息表

一、規訓執行者與執行工具

積分制度是確保每個少女在中家能易於控管並且行為恰如其分的工具，舍監、社工老師及生輔老師是積分制度的主要執行者，評量標準自生活常規、學業表現、甚至人際互動極為細瑣而全面，只要一不留意，好不容易累積的好積分就會被倒扣，每個學生的總積分是每個月月底由中家全體工作人員開會結算的，該生積分若超過八十五分以上，才有機會放親子假及榮譽假²⁰。而親子假及榮譽假是

²⁰ 親子假基本上是每兩個禮拜讓全體學員能夠離開中家兩天，通常都是週末（但並不固定，這是基於不想讓學員預期能夠放假，事先與朋友通風報信）讓學員能回家與親屬團聚。榮譽假則是

中家學員唯一能夠暫時離開束縛，稍微修復舊日人際網絡及與時下流行娛樂接軌的機會，因此每個人無不小心讓言行貼近「好學生」的想像，以爭取高分。

「舍監阿姨」此角色生產方式是經由中途之家對外公開招聘（在中途之家的網路上宣布招聘消息）、面試而來的約聘工作人員，最久的「舍監阿姨」在此工作也將近十年。所謂的「舍監阿姨」本身不具有教師執照，也沒有專業的社工師背景，也並非公職人員，年齡大多在四、五十歲左右的女性，除了承接少女們母親的年紀，也兼具了保護與管理生活瑣事母親的角色。舍監阿姨除了具有象徵性的「母親」角色之外，也負起一般國、高中學校內「教官」的責任，她們大多嚴格管理著學生服裝儀容、生活作息、學生禮節，並且進行上課巡堂、上課秩序，巡堂之餘，她們也會待在一間設有閉路電視的小房間裡，透過螢幕上畫面切換各個不同場景，來監控每間教室的上課情形：上課秩序有無良好、學生是否偷懶打混、走廊有沒有學生偷溜出來等。

詭異的地方在於，「舍監阿姨」是個「招聘」來的角色，沒有一個諸如「老師」、「教官」、「校長」此類身份宣揚合法性的正式生產過程。有的時候，舍監阿姨對於少女們嚴聲厲言也會招致社工老師們的不平，社工老師們會認為「舍監阿姨」管教方式太過高壓。但是，即便如此，社工老師們必須還得維持與舍監阿姨同一陣線的管理。在實際執行面上，我們可以歸納出在干涉少女們的積分的權力密度高低依序為：舍監阿姨、社工老師、生輔老師。

在中途之家的生輔老師們，大概都年約三十歲以內，通常為社工系、心輔系的大專畢業生，因為在中途之家的的工作繁重，但本身卻又不具公務人員資格與福利，所以在中途之家的流動率極高。生輔老師的主要工作內容是幫忙舍監阿姨進行對學生們生活上的輔導與照護，例如，生輔老師必須輪流值夜班陪伴學生、定期每個週末詢問要從外面帶什麼日常生活用品進入中途之家給學生，保管學生們的零用金。由於生輔老師們年紀跟舍監阿姨相較起來比較年輕，所以，學生們有的時候也會要求生輔老師替她們從外面帶進來最新流行雜誌，甚至幫學生們購入最新流行服飾。生輔老師的工作內容很大程度與舍監阿姨有重疊，但是因為自身年齡以及在此職場的工作資歷等，或者是基於「尊重」長者，這些具有社工、心輔專業背景的生輔老師們還必須「聽命」舍監阿姨，也就是大多數的「老師」們必須認同舍監阿姨的管理方式。

在中途之家，目前「舍監阿姨」共有五位。中途之家一共有兩棟宿舍，並且皆有個非常父權意識對女性有溫馴期望的名字：「爛心樓」、「淑心樓」。每個家族

仰賴積分，若該生積分達到九十分以上，可以比別的學員多放一至兩天。但近兩年，有鑑於每兩個禮拜就放假兩天，有不少學員與舊日人際網絡接軌過於頻繁，常逾假未歸；社工老師們與主任便決議將親子假延長為每個月放兩天，也將符合榮譽假的標準提高。

佔據宿舍的一層，並且由一位舍監阿姨管理。以中途之家共有數十名學生來說，分成五個大「家族」：共有天空家族、寶貝家族、淘氣家族、淑心家族、美心家族，每一個大家族又分成兩個小家族，每一個小家族共有十二至十五位左右的學生，小家族的領導者是由一位社工老師加一位生輔老師帶領。在家族內角色位置如有「雙親」的社工老師加上生輔老師的組合，企圖營造出每個家族成員的融洽與和諧。

社工老師的角色是多重的，在平日裡，社工老師除了是與個案諮商的客觀角色之外，平日生活與家族的少女也密切相連，例如，每位少女在每一週都必須繳交兩次日記給社工老師，當日記呈現出學生有在社工老師判斷上的「問題」時，社工老師即會依據日記內容「嚴重程度」安排次數不等的會談，並且依照會談時個案的配合程度以及對答時個案的進步與否，在月底結算每個個案的分數時，將平日會談提出來當作是積分之外，另一個評估個案是否可以放假的面向。

舍監、社工、生輔老師三者把持著每個少女不同面向的積分大權；舍監監控的是少女身體行動的柔順與外表的合乎規定，這也是最接近一般學校規訓中對一個學齡的普通女學生最低底線的「好學生」；而社工老師更進一步掌握了少女的智識成績、心靈活動、情緒智商、乃至人際互動能力的進步與否，生輔老師則是依憑著與少女的年紀最為相近，在私領域（與少女們下課後同住女子宿舍輪流值夜）也較能及時同理少女在白天的馴化角色扮演下的心聲及真實需求，所以能輔助及補強這兩者因為權威的視角所限而未能全面捕捉到的個體發展狀況。也就是在這三者的互相輔助下，能夠在積分制度脫穎而出的每月放假模範生，得遠遠超越在普通中學對一個學生的智育成績的簡單饜足。少女若要想在這眾多視線緊張的凝望下獲取稍稍弛張的好時光，那麼少女得在中家八面玲瓏，全面性的發展除了「好學生」之外的一個好人，在「蛻變」成一個好人之前，少女得先假裝是一隻稱職的巴伏洛夫狗。

二、人際網絡，或同儕團體之間的滅與立

中家是沒有秘密的。這邊的人都很複雜不能信任。可能是因為，大家都是做八大的吧！（200707 少女小莉田野）

來這裡不是讀書啦！除了讀書，察言觀色、注意看誰是強勢誰是弱勢，才能在這快活！（200708 少女怡融田野）

即使中家旨在透過與一般國中無異的課程與作息安排，補足少女失學的進度，即使任一舍監和生輔老師都能在上課中衝進教室揪出破壞上課秩序的學生令學習過程運轉無誤，但仍不阻礙我或任一初次踏進課堂的眼睛輕易的看出，這些

端坐的小腦袋，課本旁邊一本信紙、各色螢光筆跟原子筆正在書寫的地下秩序，才是她們意在言外的信仰。

初入中家，少女最不能適應的是舊日人際網絡一一被切斷並且遭受社工老師嚴密的篩選及介入。平日少女手機沒收、園內能使用網路的時間只有每週兩堂電腦課、每兩個禮拜才能在所屬家族的社工老師陪同下（以及先行過濾通訊錄確認其中一通一定要打給親屬）打三通電話（每通三分鐘為限），剩下的通訊方式就是寫信。

對外，少女與外界友人的通信仍需經過所屬家族的社工過濾，經社工檢查信件內未含任何暗示或明示電話或手機的內容，並確認沒有引誘犯罪的內容，每一封少女引領期盼的信，便以已拆封、或信紙割掉一小角（有含電話號碼的部份皆會被老師小心裁掉）、或因老師工作量大無法立即檢查信件而延宕一週以上，等待信件一來一往，有話想說又不能寫得太露骨明白，因此外界友人也就漸漸淡掉或消散²¹。但是，這些少女們之所以寄情於「信件」，主要目的仍是為了維持既有的情愛關係，靠著維持「關係」而保有自我與外在人脈「交際」的可能性與機會，換句話說，在被關在中家的日子裡，少女們必須學會技巧性防範中家行政人員們對其太過充滿性暗示、性邀約的信件檢查而造成「信件永遠不會抵達收件者手上」，又必須透露出曖昧、挑動並且維持中家之外的情愛對象的關係，這是少女們進入少家後必須學會的「交際」課題。

對內，少女們重新被聚集在中家的這個空間裡，組成的來源是「複雜」的，在這裡的少女們，不完全都是因為違反兒少性交易條例，我所接觸的田野對象，有被家暴性侵者、一小撮非行少年（偷竊及中輟的不良少女）等，而這些犯行皆雞兔同籠的被關在一起，而產生了「犯罪」階序等級，也就是說，雖然，在中家裡面絕大部分的少女皆因為從事八大而聚集在此，但是仍有一小撮非從事八大行業者，那麼，後者們對從事八大行業的少女們有著什麼樣的「鄙視」和「敵視」？

這天是七夕，全班在慧二合唱《分手快樂》這首歌。現場氣氛變得有點低迷，因為她們邊唱的時候有的人就哭了，有的人勾起對男友的思念。下課時，甜慈曾講過孟庭上過報，報上寫綽號「鬼娃」的她，是做傳播和援交進來中家。孟庭辯護自己沒做援交，其他是被栽贓。甜慈補了一句：「這裡的人大部分都上過報！」

甜慈對孟庭擺出臭臉並吆喝她滾出去（少見的兇臉），然後恢復和悅對我說

²¹ 當然少女們發展出應對正規信檢的戰略，比方說尋找稍微信得過的、試探每一個非正規人員能不能幫她們寄出內容不符合規定的信件；這就是我在中家課輔期間被請託最多次的熱門業務，在我探討研究者角色轉變一節中將會探討。

她討厭孟庭這個「白目」，孟庭跟她同在觀馨園時坐在椅子上兩腳打開問她（甜慈）「這樣（指孟庭具有挑釁、粗野、潑辣的舉止）去中家會不會被那邊的人扁？」另外，孟庭的身體，據甜慈和利亞繪聲繪影的描述，有臭味，其他人也加進補充說孟庭沒衛生。我在這一個個發炎的牙齦之中吐露出對衛生的在意，衛生標記了階級與習癖。

看起來黑黃的容也說：「孟庭直接把換下的內衣褲折好放到櫃子裡。」雅婷也說：「孟庭不刷牙的，並笑容也不刷牙。」孟庭急得直辯解，只那麼一兩次沒刷而已。這團體的互相約束力量還真大。接下來甜慈問容為什麼看起來這麼沒精神？容說她吃藥的關係。「吃什麼藥？」一說是憂鬱症，甜慈和利亞忽然全都說自己得過憂鬱症的事。

「做援交」這件事情淪為這群少女同儕團體間批評、排斥他者的所指。有少女曾向我表示，直接賣身體是最不聰明的八大，例如，因為從事酒店行業，而被抓進來中家的少女之一蜻蜓認為像小薰這種從事援交的，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因為援交跟賣淫是太過直接賣肉，是骯髒的，而在酒店陪酒或者從事傳播妹，之所以是比較「高明」的八大，是因為無論是酒店小姐還是傳播妹這樣的職業暗藏了與對象「玩」與「交際」互動的技巧，例如從事陪酒的方雲說：「做陪酒的，其實賺得快，雖然花得也快，而且上班很像在玩。不錯啦，就想說有酒可以喝。這可是靠智慧賺來的錢，錢賺很快，像我去租房子，我就直接說要租兩年以內的新屋子！」陪酒，或者做傳播妹的這種八大是「賣笑不賣身」的高明，是靠著自我人際互動手腕跟對談陪客技巧取悅客人賺取金錢，不是單純僅用「肉體」性交易，前者這種靠著自我「交際」手腕而換取金錢物質者才屬最理想的交易型態。

於是，有沒有直接以「性」進行交際/交易，成了少女同儕之間互相鄙視與敵視的關鍵所在。

在園內重新締結歸屬的小社會，成為少女最重要的功課。剛進來的新人，即使在外面脾氣火爆，也會馬上領受到待了一年以上的「老人」教訓，要她認清地下暗藏的階級和本分，摸透誰才是一個班級乃至一個寢室、一個家族甚至全中家的「強勢」²²。決定誰是「強勢」的標準是極為微妙而細緻的，得老師偏愛的（通常是專注且不多話）的好學生，在同儕之間卻沒有鋒頭可出；反倒是能夠訴諸同儕情感或感官魅力的人，比方說具有在上課時清唱一段或即興曼妙起舞的、帥氣豪邁、衝動敢做且敢當的、對朋友有義氣的人，或許就能突破他人對她的偏見，

²² 之所以說這是地下的秩序，是因為強弱勢之分以及老鳥新人的文化，是團體本身發展出來的，再因為發生打鬥或告密等凸顯權力版圖的行為，才被組長主任等上層長官發現這些現象，而上層長官只能以柔性會談或硬性分割、轉舍、扣分之類的消極舉措期待消弭這種次文化。

在某個小團體裡一呼百諾²³。

中家同儕間的次文化有時還比師生間的權力關係更嚴謹和苛刻的在執行私刑²⁴。根據社工 A 的觀察，光是在餐桌上的舊生與新生的互動就展現出互相牽制和規範：

同坐一張餐桌時，老人會盯新生有沒有用公筷，但是老人自己卻不用；接著老人會念新生叫她們不可以吃太多，如果新生夾菜夾得跟老人一樣多，老人馬上一句「餓死鬼」批過去。然後比方說從餐廳出來，新生不小心撞到舊生，一定要馬上說對不起，不然舊生劈頭就罵她沒禮貌什麼的一大串。但如果反過來是舊生撞到新生，就不用道歉。如果因為上述的情形造成老人不滿，老人除了當場勾一尤新生²⁵外，回去還會跟自己的朋友群抱怨，老人的朋友群也可以跑過來勾一尤這個新生，即使新生惹到的不是她們，新生也不能對朋友們的指責回嘴。這樣子來來回回，最慢大概三個月吧，一個新生就可以摸透這裡的為人處事，也就是適應啦！（200711 社工 A 田野）

有趣的是，一般認為的掌權者（社工）目睹了這一接近私刑的同儕過招，她的驚愕與同情新生，卻顯示這樣的過招的用意，若是要將團體裡的「害群之馬」揪出，也不是為了獻祭給權力中心；社工 A 憶起當時在同餐廳但不同桌看到的這一幕，下意識的反應是「還好我不是被關在這裡的人」，並且在這填補欲求的幾十分鐘裡，她只想「單純的吃頓飯、喘口氣、坦白說不想管這些事」，這是一道權力角色卸下頭套的溫柔縫隙，而對人性極為敏感而渴慾的女孩們，當然不難察覺到這道縫隙，以及其他在角色應然與角色實然間隱隱透出的隙縫，而試圖抓住並記住這一些同儕勾心鬥角之外的、來自權力角色給的溫暖：

嗯！我蠻懷念中家的生活的！因為生活很規律壓，不用擔心這擔心那的，而且比在外面有成就感…我當舍長的時候，本來就有規定不能夠過房，就是不可以跑去別人寢室啦！有一次自習的時候，我跑到隔壁寢聊天，忽然門被推開，是阿姨！我們五個人都嚇得不敢說話，阿姨探頭進來，看到我，就說：「喔！是你阿！下次別再這樣囉！」不然我的分數會被扣特別重的本來，阿

²³ 這裡我特別指出成為強勢的某些特質，但同時也說是微妙且可逆轉偏見的，指的是在這些少女之間，普遍對每個成員的「背景資訊」知之甚詳且帶有幾乎是立即的偏見與階序，比方說做援交進來中家的少女，一定會比自承做陪酒等不需賣身的工作的少女承受比較多耳語與輕視，但是我卻也觀察到幾個個案（在第五章會出場）憑著個人 charisma 壓倒隨背景而來的偏見成為強勢。

²⁴ 社工 A 舉這個例子，是在我與她閒聊時，我向她揭露自己帶著女性主義的視角潛進中家，幾次試探包括主任在內的行政人員對規訓實行面裡隱含的父權意識形態的想法，但我感覺到她們並不太想套用父權意識形態來勾連執行面。社工 A 回應我：「嗯！或許執行上真的有一點『父權』，但是我覺得，在這邊的學生阿，彼此對待的方法更明顯的是父權跟權威的態度！」關於社工 A 的故事，在下一節會詳加介紹。

²⁵ 勾一尤，意為責難、挖苦的意思。

姨其實有時候也一隻眼閉隻眼人很好的！（200709 少女恩恩田野）

中家對少女的整套規訓機制，大至收容依據，小至起居生活及學校生活的再教育，透過社工予以少女的親職照顧與柔性勸導及舍監等角色的嚴厲管制，成功再現了「學習」下的禁錮精神；但，從我觀察到的許多例子也可以看出，在禁制之外，吃飽穿暖的物質供給也讓少女在規律安全的生活之下，有餘力能經營人際關係及專注在探索自我的潛能上。

第三節、中家裡的社工

一九九七年廢公娼時，我還是個中學生，這件事對我來說只是「一件發生在台北的很喧嘩的事」，而我每天的路線仍然是走那一條騎樓三間按摩理容、一間檳榔旗艦店的捷徑，數完顧店的三七仔的眼珠子，我就剛好走到女校門口，換上一個朦朧思睡的表情，其實我在那條路上總是醒得很厲害，自從三七仔某天放學喊我跟我同學「小姐，進來坐」以後，我同學嚇哭著跑回教室，之後這條路上就只剩我一個，經過理容店，被三七仔背後的半開半閉的青紅燈看得很癢，我用力看進去，偶爾撞見那種半開半閉的肉體，但是，她視我無物，卻是我被呼喚著：我有可能成為她嗎？

我的生命彼時已經像一介匕首，銳利且指向清楚，亮晃晃的刺進社會所有「好」的部位：好的學校、好的出身……，預計我只要以不變的速度疾行，我只需要幹掉路上眾身，我就可以繼承中產階級世界裡我的那個匕首套，然後對我的命運說「好的，我接受。」

所以我養成對一切恰到好處的淺薄解讀，因為我只需要這樣就夠了：我只想要精品、對仿冒品想了解便讀張小虹；我只想要爽到、對性別想了解便讀性解派，我沒有什麼「生命經驗」的經驗，因為，每一團疑惑，不都只要往這一團的最上頭一樁，能嚐到最精華的答案，為甚麼還要流汗「下去」從挖掘、從勞動、從錯誤中去「經驗」？

於是，大學課堂我又犯了一個技術性錯誤，我把性解派的思想當作操作手冊來學習，try and error 式的又做掉了幾個男人，但是每一次分手時，我總是記得說「我最愛你」，用以撫慰內心想像的那個妓女—那個「各取所需的快樂性工作者」，事實上，我連一本書都不耐看兩次，更何況是認識一個靈魂？

認識很難，但敵對很容易。討厭自己不認識的世界，那只需要把別人辛辛苦苦粹鍊出來的知識拿來擺擺姿勢，就可以開始討厭。尤其是外文系畢業，我轉攻

文化研究學習批判的腔調，那更是匕首與匕首套的自我滿足了；我對國家機器與為機器代工者的敵意，幾乎是註定的了。

但是為了接近心中的妓女，我得去下田野，我得演一個聖女，因為我預設中家作為一個國家機器，社工們必然也面目模糊只求勤快得像轉軸罷？！

最後遇見的社工們之中的兩三個人，讓我發現，她們只是選了社工這行來幹，各自快轉、慢轉甚至不轉，兩三個人就有兩三個人的步調並存於這機器，卻也沒爆炸過，倒是，爆炸的是我的腦袋。

一、遇見社工 F

社工 F 是負責課輔業務的人員，也是我第一次遇見社工，並且感覺到她與我本身的前沿知識的衝突。

初次她向我介紹機構屬性與學生概略狀況時，她一直強調「這些孩子很有心機，社會化程度比我們還要深，外表已經很成熟，但內心還不成熟」。不成熟的意思是什麼？她沒有回答我，只說：「妳不要抱太高的理想去教她們，妳會失望，她們程度很差；其實妳就是要教她們做人的道理，這才是課輔另一個重要的功能。」

接著，她向我解釋志工守則重點就是「少女的故事要保密」，理由是因為這些少女未成年尚受國家保護，以及，少女的從娼經驗及待過中家的經驗可能「都不想為人知曉」。

在我貌似誠懇的點頭答應後，她似乎鬆了口氣，向我解釋我身為女性，可以與中家的學員做一對一的課輔無妨，如果我是男性，那「只能分配團體課輔」。顯然，「防範」的柵欄依著生理性別不分青紅皂白的圍起，這讓我暗中失笑，但 F 的說法是：這些孩子很熟悉與異性相處，「不知道界線在哪，可以或應該跟哪些人怎麼樣跟哪些人又不能怎麼樣」。我又再一次在她的迂迴指涉中竊笑了，F 口中的「怎麼樣、這麼樣、可以、應該、這些人、哪些人」在社工—中家的語境裡卻都不可混淆，即使她並不使用我茲茲念念的那些字：性、向多重對象開放身體、女孩、男人們，但是我馬上以「母—女」的語境沉默的致知且傳譯出來，並且給 F 一個女兒式的微笑，因為她那種說法背後投影出一個畏畏縮縮的母親，讓我憶起自己的母親也是這樣念我，一字不漏。

向她介紹自己時，我隱沒我的研究生身分，凸顯外文系畢業的工具性和功能性（強調自己的英語教學經驗豐富足以勝任課輔），而她皺著的眉頭突然散開了，

直接越過我們正在締結的端點合作關係，用她念茲在茲的母職身份向我發語：「那，妳教一個小時多少？我有兩個小朋友，他們快放暑假了，英文沒有很差啦，但是我想讓他們先預習四五年級的教材。」

當時我惦記著 F 何以超越了她的「本份」，並且讓母職「干擾」了我正在專注投入的「無償助人」戲碼，我不解的是，對 F 來說，為甚麼她不見少女的生存策略的特殊，視線僅停在少女非常態的性上，而且還要與我交易？

往後我們的互動，就是在深湖上劃過的兩條紙船，她忙著進行中家接受政府年度評鑑的 TQP(服務品質)考核，幫助中家獲得同等機構評鑑的優等，拿到更多經費，讓中家的教室外牆，在我決定離開這個田野地時已經拿到建戶外攀岩場的頭期補助。

只有一次中秋節的夜烤上（中家的例行活動，每逢大節日都會有晚會，給學員表演才藝且邀請志工與員工一起同樂）我再與 F 交談，起先我是搭訕問她，這麼好玩的活動，小孩子都很喜歡烤肉，她怎麼不帶孩子來同樂。F 皺眉含糊其詞的說，「喔～不要不要，這裡……小孩子會玩太瘋，回去不吃正餐。」接著又說：「有一次我接小女兒過來陪我加班，有學生來找我，口氣大聲了點，小女兒有點被嚇到一直問我『媽媽，這些姊姊好沒禮貌喔！』」。

那時我很敏感的察覺到，第一次見面時的母—女臍帶關係，不只是她（類似我的母親想要保護/隔離我與這些少女），隨著相處日多，她（自己的女兒）也開始有面目，並且是她的母職實然很努力的在區辨/劃分她的女兒與「這些/這裡」的失序不能有瓜葛。

後來，一年後我到了輔大修夏老師的《敘說與實踐》，第一堂課上老社工同儕的指教就讓我領受到我對 F 的偏見，是來自於我對社工的想像過於執拗且平板，F 是一個經驗老到的社工了，又在私生活負擔龐大的母職，她自然已經練就在機構對她的工作角色的繁重要求下，選擇不帶感情的看待個案少女們的複雜度，我對 F 的專業想像起於我嗅到她的「越過本份」，這是我的情感認同上無法接受的。基於「『性』可以作為交易」的信仰，我主觀的立場上已經先否定掉「少女可能需要這個角色（社工）」，這些少女們不應該被輔導、被矯正，那接下來，她只要稍微「不像我心裡的那個社工」，我們也就無法理解對方了。

二、遇見助人角色 W

這是我跟正職的課輔老師 W 的一面之緣，但僅止一面和其後的書面往返而已：

今天我去參加日日春辦的國際公娼論壇，這個論壇訴求讓國家承認公娼工作權，會上的討論是屬於實務戰鬥性質的，我去尋求跟自己研究關懷相近的群體或個人。在會場我警醒的傾聽每則聽眾發言，在論壇近尾聲時，一個本身在少年輔育機構為安置少女上輔導課多年的大姊 W 的發言，讓我整個興奮起來。她言談中大力鼓勵在場為公娼奔走的團體及學者們，但是同時也表達了她對假借關懷公娼之名，行研究之實的「蛋頭學者」的不恥。結尾她舉手疾呼：「阮公娼最水（台語）！公娼萬歲！阮擁護公娼的人最水（台語）！」贏得全場激昂掌聲。

我在全場掌聲中起雞皮疙瘩，散場後盯著她跟許多朋友一一話別，才向她搭訕。我向 W 簡介自己是 H 市中家的課輔志工，因為經驗不足、年紀與受輔少女太相近，在輔導少女上有一些困難，希望向 W 請益。

她十分熱心的把我拉到一旁，對我在助人角色上焦灼及生澀不安直點頭表示體會。我提出幾個問題，她立刻很有經驗的指教我：

我：W 大姊，我因為年紀跟她們太相近，在上課時她們常不聽我的話，而且我覺得有一些價值觀的問題，比方說金錢觀或教她們不要虛榮、不要因為虛榮而去從事 S 產業，但我的年紀跟說服力都不夠，我在上課時試著引導她們到這方面的話題，但是反而被她們取笑我說：「老師，妳是想做這行喔，不然幹嘛一直聊這個～妳來跟我們做這行嘛，當老師又賺不多，一節課了不起四百，做這個（八大）賺多快，別假了！妳想做這個才跟我們聊那麼多對不對？」

W：剛開始的時候都是這樣過來的！她們的價值觀經過在外面上班陪酒援交阿，已經很扭曲了，她們很難教，上課都給我寫信、聊天、趴下來睡覺，後來我就打扮漂亮去上課，引她們問我說「老師你這衣服多少錢？」我說：「給妳們猜！」她們有的會猜一兩千，我搖頭，她們不相信，再猜五百，我都一直搖頭，最後，她們猜不出來了，我很得意的揭曉謎底：只要一百塊！她們都不敢相信，直呼「不可能！老師你騙人！一百塊的衣服哪有可能這麼漂亮？」

我：嗯，這樣可以機會教育她們，不用花大錢去追求名牌喔！

W：沒錯！我覺得這是很好的機會教育，可以藉機教她們不要迷信名牌，名牌也要有氣質相配才像名牌的價值，然後一百塊也可以很美，氣質好起來，就算穿一百塊也會像拿名牌！ㄟ，妹妹，我建議妳，要打扮漂亮一點阿，不要這樣全身黑嘛嘛的，顯老氣，又不時髦，才能讓小朋友想聽妳講話！

我：……（愣住三五秒內心旁白是：這是設計師品牌的服裝耶，這個黑是層次！誰跟妳在比時髦！）對阿！這方面我倒是沒想到過，可以冒昧的請問您願意讓我

去觀摩您上輔導課嗎？

W: 歡迎！我看妳對孩子還蠻有熱誠的，如果妳有任何困難，請寫 mail 與我交流，這也沒妳想的那麼難。

(2006.11.26 田野筆記)

以上的田野對話，W 與我都顯露出無可救藥的自我和他者之間的細緻界線。W 的界線展露在她的與公娼同一陣線、卻又在輔導實務中站在與少女們垂直互視互相映照的師友位置上。W 的修辭是很簡單的區分「我們/她們」，用以讓聽者與講者不致誤解彼此語意，但是，就在這簡單的區分中，出現了無法逃掉的自我與定位他者。

但是，助人者與受援助的少女，在輔導與教化的過程中，本就是人與人間的碰撞，受援助的少女與助人者分享的知識，只在助人者以慈藹欣慰的笑容中突顯出意義，只在助人者整個「回饋社會」的反撲裡，才會被承認是一些「知識」，那些知識是受援者的領情、受教、溫馴之後才會被助人者敘述出來，做為凸顯受援者領悟之後，兩兩反差，這才是一團助人者願意擁抱的花束：「剛開始的時候她們很難教，上課都給我寫信、聊天、趴下來睡覺，後來我就打扮漂亮去上課，引她們問我說老師你這衣服多少錢？我說：一百塊！藉機教她們不要迷信名牌，名牌也要有氣質相配才像名牌的價值，然後一百塊也可以很美，氣質好起來，就算穿一百塊也會像拿名牌！」

前輩 W 的對比教學法讓我開始在想，目前臺面上對性工作/性打工主流的學術論述（分為兩派）可以被看作是細長的兩個極端，中間從眾（比如助人角色及執行政策的社工）如何詮釋這些論述資源並且再生產知識？少女藉以固著自我認同、進而調整日常行動的論述資源又跟這些中間層的詮釋和再生產有關嗎？

在公娼場中性工作者的可見性有兩層：一層是視覺上的俗豔力量，一層是被論述承認其存在正當性的可見性。性在那裡大幅披掛，金邊必襯托出渾圓的什麼、薄紗必遮蓋無意遮蓋的肉塊，重疊（的肉塊與肉體）與裝飾正是全場嘉許。為甚麼聲援公娼的展演容許虛榮並歌頌虛榮的展演但是出了這場子，W 卻又訴說著對虛榮的少女的不以為然？

W 在公娼場子中激昂的發言，群眾熱烈的鼓掌，除了贊同內容外，更有一種放心：這種內容可以拍手加強而不需心虛正當性。認同公娼，認同的是在勞動及姿色上已經剩餘價值不高的女性，而對於少女從事性勞動的否定，常環繞在其「尚有無限可能的肉體資本」上，暗示著其他除了從事性打工的勞苦選擇。比如

「妳這種外貌，個性又開朗，可以去餐廳做外場阿」。這暗示什麼？暗示群眾及 W 迂迴的認同著父權對女性勞力的衡量標準。

後來我重讀丁乃非對國家女性主義陣營反公娼的情感搖擺，對她的一段觀察很有觸動：

這裡有一個很奇怪的弔詭，你很可憐她，覺得她因為生計而從事了這樣的行業，可是你又不相信她，因為她收入太多了。這是非常奇怪的一種搖擺狀態，我覺得這裡是有一部份非理性的反感……通過了理解這種非理性，我們才可以理解我們的搖擺，理解這樣子的百般責難，這樣的百般找問題，百般的無法理解。（丁乃非，《性政治入門演講》）

這呼應了我對 W 感覺上的困頓，來自她對少女的評價環繞著「金錢價值觀的再教育/物質水平的下調」，她對少女的正面影響，絕對是比我多，至少她不會卡在視角平不平等上的問題，她已經先決眼前的少女們，是「要救」的，所以她能夠疾言厲色外加半哄半騙，將少女帶進社工 F 的服務品質報表裡，讓她們成為評量上的好評，繼續拉拔後續那些迷失在金錢陷阱中的姊妹！

我又繼續在想：試著先不將性打工的少女看成錯誤，試著不要拿便宜的小惠去誘導她們，試著發展出平行的政略與她們相處，有可能嗎？

三、遇見社工 A

社工 A 的前身是我透過敘說與實踐課上的學習夥伴，因為我們都在場域裡汲取知識，因此坦誠分享自我的知識，變得很自然。在課堂後的討論時間我們互相自介時，我曾經詢問她目前制度上的不足和社工角色的盲點，A 那時笑笑：「妳在清交的研究所，算很會讀書；你們社會學，會有一些你們的觀點；我這個啲，不太會讀書，只能從實務工作中找一些出來寫。」回來以後，我讀了她的碩論，她反省了身為機構中的社工，除了身負導正少女的價值觀，確保其出去後，不再有犯行之虞，更因自身角色是第一線深入少女內心，在輔導實務上，比機構中其他工作人員更能感受到輔導資源的不足和缺陷。比方說，機構雖提供少女職業訓練課程，但是限於經費，課程選擇性只有固定兩三種，無法串連其他職訓課程。以及，機構習慣委外請心理諮商師來「處理」少女的內心棘手，她也覺得這是將尋常成長的小凹凸過於問題化，在行政程序上或社工專業上，都太過不尊重個案的自主處理的能力。

其實我看完的第一感覺是洩氣又難過，我深入虎穴（中家作為國家機器）去，我去蒐集敵軍的活動作息了，可是在這之前，我與我的思想資源並不了解敵軍作

息跟作法，我並看不見對方陣營也有改革的呼聲，我們還是照樣批評得大聲，這是為什麼？批評，是因為愛（自主的少女）深責（規訓機制）切，還是因為不想因為了解了，怕加深培力自主個體的複雜度和困頓度？

社工 A 在因緣際會下，轉到中家工作，因為在課堂上的夥伴關係，也讓我有可能能夠分享她在崗位上的工作知識和心情。她對少女的性打工因為生命經驗的關係，私人感覺上其實並不拒斥少女的選擇從業，這個立場跟我基本上是相符的，所以我更想了解，A 在實際工作角色上怎麼去發展平等的互動關係？

她是因為諮商專長而應聘到中家的，諮商專業想像的一對一純淨關係、出了諮商室，會談者與諮商者盡量保持距離，以確保諮商會談的客觀性及不影響個案的自主判斷。但是，有兩個例子讓她無法維持這樣的理想：

例一：

A 帶的家族裡的一個少女小花在家族聚會中當著所有成員的面跟 A 說了：「我覺得我們家沒有家的感覺與互動。彼此很冷。」A 聽了覺得很挫敗，這是發生在她進來中家剛過三個月的事情。A 當下的處理態度立刻以諮商的方式，把小花給她的問題再拋回去給家族全體成員：「那麼小花說的問題，你們有什麼想法？」大家半晌沒反應，終於麗娟說話了：「老師，我們都覺得你很難溝通，蠻冷的。」A 繼續追問：「哪些事情覺得我很難溝通？」大家又不講話了，好不容易邱佳瑾講話了：「其他老師在路上遇到我們都會東扯西扯，可是你在路上遇到我們都不會跟我們聊天，只會點個頭。」氣氛降到了冰點，子宣（很挺 A 的個案）開口打圓場：「其實 A 老師是像垃圾桶一樣傾聽，不算是冷啦！」

例二：

個案 B 在日記上寫家聚很悶，A 回：「嗯，我了解」B 看了 A 在本子上的四個字回應，跑到辦公室說：「很隨便喔！不爽！」B 更直接在下一次的日記上寫上：「老師都那麼隨便回我也不想認真寫！」A 解釋她本來並不想這麼簡短的回應，但是她更不想學其他老師勸導式或壓制學生的回應風格，所以 A 在下一次批改日記時，改提問：「那麼妳有什麼想法呢？」但是她發現，少女並無法反應這種帶有成人感的問題。A 慢慢的調整自己的發問，比方說寫到自己的經驗或是耍寶、或表達出對個案的欣賞。終於有一次 B 在日記上分享放假時和朋友經過以前玩過的地方，舊地重遊，她覺得自己在中家的時間成長了很多，參加了很多以前沒機會參加的活動，A 也回以自己求學時的經驗，在 B 的日記後寫了滿滿一頁的回應。

一切一切都讓 A 感到，這不只是她以往助人經驗裡竭力維持的客觀就好。

在這個環境裡，如果我沒有管好自己家的個案，別的老師覺得困擾，就會

跑過來跟我抱怨。比方說，子宣跟我一樣是新人，她剛來這邊一兩個月的時候，可能是因為適應不良吧，常常會哭，甚至有時候下課十分鐘她會在走廊上哭，其他社工老師會跑來跟我說：「你們家的子宣太常突然的哭了，若要每次一直安慰她，會影響到我們工作的情緒，若不安慰的話，她一直哭也會影響到其他孩子的情緒。」

她觀察其他同事就是沿用恩威並施的手段在帶家族的學生，比方說在會談以外的時間，同事都很和藹熱情的跟學生打成一片，肢體語言也不吝給予學生擁抱或消弭彼此距離的動作。而同事有時與 A 分享個案會談心得，在交流當中，她發現同事對少女從事八大行業有著出自背景差異的無法認同，即直接將現象問題化並規勸少女轉業，同事的處理方法是很符合標準流程的，而據 A 觀察，同事這樣的帶法，家族氣氛蠻和諧的，成員們都很有禮貌也比較不會吵鬧不和，競賽也常名列前茅。

我與 A 討論出來，中家其他社工的帶法，是迂迴的否定個體的自主探索能力，再透過正向鼓勵及行為學派的方式，重新一點一點的「賜給」學員本來就屬於該學員的獨立判斷及生存策略，在這個「賜予」的過程中，其他社工也就能比較有技巧的「協助」、「扶持」孩子去做決定。

但是，A 仍然在抗拒著幫少女做決定這個簡單的出路，她在她帶的家族裡進行著一些歸還自主權的實驗，比方說零用金實驗。每個月每個少女都有國家發給的三千元零用金，其他家族的老師怕麻煩，因此統一規定，每月有三千元，至少五百塊一定要存起來，剩下兩千五百元（生輔老師會管他們要花多少），比方說有個個案生病了，從負責支出公費的阿姨那邊先墊款。固定一週從福利社買三百元的東西，如果是當週沒放親子假的人，可以請生輔老師代購物品，一次金額上限是五百塊。而 A 卻堅持，只讓家族的孩子記帳，如果當月該生花錢如流水，到了月底都花光了，想向 A 墊款，A 要求學生自己想辦法跟其他學生借錢，或是自己規劃如果遇到親子假可以外出的話，要如何讓自己在兩天的親子假中可以「混得下去」。至於目前實行的成效，A 說：「很糟！學生很不習慣，因為她們從來沒學會自己規劃錢的習慣。哈哈！」但我跟 A 還是抱著一絲很薄的希望，先讓自主練習在團體成績裡殿後吧，等著瞧！

強調性工作者為弱勢的筐裡，有性病、有自殘、有被虐、有毒品。論述性工作者厲害的筐裡，有自我保護、有防衛、有誠實、有放鬆。人生有苦有樂，哪些苦是該吃而必經的？哪些苦又是能免則免？哪些樂是該酌量的？哪些樂又是該無限追求的？在遇見這些助人角色之後，我原先的銳氣，被消磨至盡但也期待自己的出場與少女將會有什麼樣的擦撞。

第五章、返回社會的少女與我

第一節、少女小薰的生命史與我一出場

小薰在課輔剛開始一兩次，她對其性打工歷史的直言不諱，以及對男女關係的豐富歷練，讓我倍感炫目，也讓我把她當成應證的樣板戲，但是，直到第三次、第四次我與她對坐在寧靜的課室，把她的每一段性交易都回憶完之後，個體的交換和認識才剛要開始，但是我們不論是階級出身、教育資本、文化資本的共通點幾希，最後，在歷經幾次參與觀察她的生活之後，當我們又回到中家的師生關係裡，她對我的親密讓我難以維持師生的界線，因而我漸漸疏遠她，黯然承認友誼的不可能。終於拋開了為她寫的劇本，也走出了與她的牽連。

一、學校

第一次看到小薰時，她笑聲朗朗，身軀豐腴，禮貌但又開朗的問我：「老師，今天怎麼會有我的課？」

鑑於之前上團體課輔的經驗，我在與小薰上課時，用英文教科書只是輔助，主要還是讓她天馬行空的講她感興趣的話題。一開始而我從要求她每次出上課作業給她做，她也會應允，只是這層相敬如賓的關係很快就被她對我的知識包圍，變成自我敘說的情勢：

之前上團體課輔的人說去妳的課都可以聊天，哈，所以我才來報名的，老師，妳有沒有男朋友？吼～老師，我英文背得很厲害，不用上英文啦，老師，我們來聊天。

漸漸的，我跟她發展出合作關係，她的英文課本裡面夾著信紙，而我的課本只隨著教室門外的腳步聲而決定該不該打開（小薰會偵測是舍監阿姨還是其他上課輔的同學想逛過來串門子而已），阿姨來的時候，我比小薰還緊張，匆忙的打開課本，朗誦幾個單字，小薰總是在一旁竊笑。

她那種對權威出言不遜的態度，一直在挑動我的神經，每每讓我緊張又期待又不得不直觀。有一次夏日我們緊閉著門窗，小薰正眉飛色舞的在講國一跟男生鬥毆的事，講到激動之處她音量越來越大，講到「打炮」兩字語音剛落，阿姨就推門進來了，大聲叱喝她：「林 xx 過來（小薰的本名），妳為甚麼開冷氣？怎

麼可以這麼浪費，去開窗子！」小薰一直說：「怎樣？」但她越回怎樣，阿姨就越不顧我在現場，口吻表情整個都是壓迫小薰的。我在旁邊暗暗幫她捏把冷汗，因為不知道阿姨在門外聽到了什麼、而阿姨完全無視於我的存在，教訓小薰的樣子就像管教自家不孝女一樣。跟阿姨對嗆的前一刻，她正口沫橫飛她的往事：

國中剛開學兩週，我就得一支小過。那時我當班長，跟風紀（男生）處得很不好，會打來打去鬧來鬧去…有一回那男的走我後面，給我喇叭說：「林 XX 會拍 A 片，不過，她拍了，我也不想看～」我很氣，回家跟我爸說，爸爸就告訴旗下的小弟，結果，小弟就去找那男的，相約棒球場下課見。「誰的女兒你也敢打？」小弟就跟我一起揍他一頓，哈，他眼鏡都歪掉，倒在地上一直哭。而且全一年級的人都在圍觀耶！哈！哈！（我插嘴問：那是被打的風紀去爆料嘛？不然妳怎麼被記過的？）阿～就有人去ㄅㄟㄟ我²⁶，下一節課那傢伙和他家長就跑到訓導處，阿我爸也被叫來學校了，不過很鎮定，願意賠償那北七的醫藥費。（我又插嘴問：訓導主任知道打人的小弟是妳爸的人手嗎？）應該不知道吧…阿又有一次，坐我後面的男生偷打我，我只是站起來拍那個男的，剛好被自然老師看到，就要我要我的積分卡扣我的分，憑甚麼阿？不公平啦，明明就是那男的先打我耶！我罵一聲幹，老師馬上叫說：「我可以記你小過」。我沒在怕的阿，要記就記。

求學生涯中的薰，對於欺壓是一刻絕不耐的活潑反彈；對方一擊、她立刻反拍，這樣兇的力道，也非常迅捷的被校方標誌為「惡」，小薰越講越多她進中家前的生命痕跡，我越發現，過往的我遇見過往的小薰，看似毫無理解路徑，但其實我們各自依偎著權力機器而賴以成長的過往，在指向我與她之間的差異其實透薄。

場景一：

我第一次感覺到髒話的生猛力道和感官攪動，要回溯到國小四年級了。那時的我總坐最後一排，因為身材是全班最高，成績也不消說是很好的，老師很寵我們這些好學生。那時的我卻老覺得自己的成分不夠純淨，週身有一些髒髒的元素阻礙我獨佔老師的肯定。比如說比我略矮的前座男同學 A。他總是因為上課喧鬧等細故被老師點名去教室最後面罰半蹲，他的身軀極力維持筆直、而後緩緩頹軟，在頹軟的當下，他會低聲不斷的罵「幹，幹，幹」，但那音量剛好飄盪我耳際，攪亂前方老師的教誨。明明他的粗野與我無關，但我莫名臉紅又心跳，老師投過來的責備眼神，越過我而投向他，但我卻覺得我被老師識破，我的身體距離

²⁶ ㄅㄟㄟ，是以台語發音，典故來自俗語「抓耙仔」（意指喜好爆料給上級的鄉里居民）。這是少女們敘事中常用的語彙，指的是同儕向上級（舍監阿姨、老師、社工等等）洩漏其他學員違規事項，可能導致總積分被扣、影響放假天數等等。

與 A 很近，離 A 與這龍蛇雜處的教室後排越近，便離前面的「乾淨區域」越遠。我同時也很嫉妒班上與我爭前三名的女生，下課後她們是我最好的朋友，課後我們會去彼此家裡彈彈鋼琴看看文學讀物、暗自觀察對方是真天才還是父母捉刀的真庸才；但是白天在班上，我只能從最後一排灼熱的盯著坐在講台附近的她倆，她們為什麼可以還不抽長、那麼纖巧的臥在老師掌心裡，而獨留我在後座被耳語刮得不清不白，我聽不慣 A 的髒口，但我放學回家，卻磨蹭著媽媽學舌：「媽，我今天…我們班的 A 阿，每次都被老師罰半蹲，妳知道他今天說了什麼嗎？他…他竟然敢用那三個字跟其他人吵架。就那三個字阿，我真的很不好意思講…就…幹你娘…哎呦！他怎麼能夠這麼粗魯？真的很難想像耶！」媽媽也放下鍋鏟，問我要不要跟老師申請調座位別再坐在最後一排，既然我四周的同學素質都這麼差。

場景二：

國小時與時俱進的兩樣東西是我的文筆與性徵。我的作文作業幾乎每投必中，文章一有上報，我就能享受一整天踏紅地毯的尊榮感，先從全校朝會的集體表揚，校長手中的一紙獎狀，回到教室還有導師趁勝追擊，在課上朗誦我上報的文章，還要把整張報紙張在教室後的公佈欄上；那天下課我感覺清爽的挺著胸部，手背在背後，難得站挺，背上抵著公佈欄上，有我名字的那張報紙，感覺君臨天下的俯瞰著前方這些…小人國，是如此庸碌的追趕著我。這時 A 經過這條走道，我的站姿讓他有點小心閃避才能不擦撞我，但他赫然轉身面對我，「嘿嘿」的笑著冷不防反手抓了我下體兩下，泰然的說「借我玩一下」。我無法理解他怎麼沒有覺察出我周身不屑與其為伍的訊號，和他怎麼伸手就這樣拉近了我的高高在上跟他的被師長壓低？從此我慢慢的、刻意的培養自己對男生性化的任何出擊一種敵視及挖苦的態度，我絕對、不被任何手心向下的善意所握。

場景三：

老師很喜歡當著全班的面，說：「林君黛又走路扭扭捏捏了」並模仿我的背影給全班看，臀部微扭腰也輕晃的走著路，全班哈哈大笑，我羞慚的低下頭，不解老師為什麼器重我卻又否定我？每天放學老師都會留我們三個女生下來練習全市作文比賽，再從我們三個之中選出一位代表學校參賽。每回她發回改好的作文我走到台前去領，她有一回除了紙上眉批外，更摘下眼鏡很懇切的說：「妳真的很早熟。想法跟同年齡的人不太一樣阿。」我喜孜孜的按耐住淚湧衝動，刻意綁著腳似的邁步伐想討好老師的走回去，她卻立刻丟一句：「妳又扭扭捏捏，ㄟ，妳們兩個說說看，是不是很難看阿？」接著老師跟我那兩個好友就咯咯直笑。

場景四：

突出的身體在空間的邊疆引起追獵。男同學 A 下課不經意的彈那麼一下：彈我的內衣肩帶，我沒有嚴峻的拒絕，從此幾乎每節下課他都來那麼一下了，一邊帶頭其他男生圍在後頭聊當紅的三級片，一天他在高談昨晚播的「蜜桃成熟時」，我在旁插嘴說：「那片我轉台有看到。」他轉頭回我：「大ㄋㄟㄋㄟ妳插什麼嘴啦！哈哈！」其他男生（個頭比他略微矮小，平日供他使喚）也起鬨嘻笑呼我「大ㄋㄟㄋㄟ」，我羞憤的回嘴：「不准你這樣侮辱我！我要告訴老師！」他不屑的激我：「去告阿！妳們女生真討厭，一點點事就會告狀而已還會幹嘛？大ㄋㄟㄋㄟ～大ㄋㄟㄋㄟ～」這次我忍不住了，衝向導師辦公室，她卻說出「那只是 A 開玩笑而已，同學間要和氣相處！」我原以為她可以庇護我，但她的企圖大事化無讓我意識到，她給我的很多，但也隨時可以收回，讓我同時一無所有。我回到家告訴媽媽的時候，已經為這一切流程安上一個流暢的敘事「我被 A 性騷擾，而導師想息事寧人，而我上學覺得壓力很大，我不想去學校」，媽媽立刻在我的淚眼中撥了電話給 A 的母親，A 母反過來嘲諷我也不是全然無辜，據說我還會為了爭第一名而竄改分數呢。性騷擾又怎麼樣呢？只不過是一些玩笑不是。

場景五：

其實我幻想一種瓊瑤式的結局，如果 A 再拉我肩帶或言語侮辱我，我就要含淚講出「為什麼我們不能好好做朋友呢？」並且衝出教室，留下他楞楞的追悔，如果有一種求和會發生，那總是發生在我對他的綺夢裡，他待我以三級片裡柔情蜜意的眼神和互動，但剩下的國小生涯，他看我的眼神只有憎惡，不再與我說話。我的綺夢直演到大二，A 照常在課桌上柔情吻我，但是當我摸下去，他少了下半身，「咚」的掉下桌去。而當時的班導，與我結束在高中的一天下課後，媽在一樓大廳問我對這舊人是否該致電祝賀她教師節快樂，我邊對著長鏡子欣賞自己腰身邊說：「這人腦筋封建害我不淺謝她幹嘛？」而班導就從候診室赫然站起，筆直的走出診所。

小薰跟我兩人的生命史各自出場，兩人表面上看來交集極微，小薰與我幾乎就是一個班級裡通常不會有交集、甚至很輕易便被老師動員而互相敵視的壞學生 V.S. 好學生²⁷。小薰的校園記憶多半圍繞著公然質疑權力行使者的合法性，但是她的居下風（她的無心於課業、拒絕以禮相待師長、有話直說有仇必報）讓她無法以行使者能夠接受的規則與之對話進而鬆動其運作中的不公義；她只好援引自己熟悉的慣用的資源（父親旗下的黑社會勢力）來賦權（empower）自己；但是這

²⁷ 第四章介紹中途之家時已提過，中家的師資是借調鄰近普通中學的老師，小薰曾提過老師上課時偶爾會拿普通中學的學生素質跟她們比較，用以刺激她們，但小薰評論這舉動是「白目的老師，以為隔壁 x 中的學生有啥了不起，只會讀書什麼都不會，無聊得要死」，我自己聞言暗震，我跟小薰相比，的確是課外活動極貧乏，對她的經歷都只能嘖嘖稱奇，幾乎插不上話。但我想起過往求學經歷中，很自覺的不與班上敢於頂撞師長的壞份子交友。

兩套系統（學校 V.S.黑社會）各自的運作邏輯具有近似同時衝突的性質，弱肉強食的邏輯在兩處皆有，但學校著重的是「吃相好看」的優雅掠奪術，雖則最後目的一定是犧牲適應不良者（功課差、出身環境不利於配合學校這一套的學生）去襯托能夠以學校的「玩法」存活者（成績優秀、遵從校規、專注學習者）。

我用「玩法」來描繪一個學生適應校規並受學校肯定，是相對應於像小薰這種被校規標籤為「愛玩、愛鬧事」而驅逐邊緣的少女。「玩法」(playing the rules)這套生存之道，是我回溯自述場景一至五中，由於深諳校方對好學生的想像，我會挑戰校規的灰色地帶讓自己能佔有那個「好」，比如風險相對較低的微幅竄改分數而不是在考試作弊當現行犯、我雖然也有萌芽的情慾需求（比如說被男同學 A 的粗鄙攪動），但是我卻深知要採取受害者的姿態控告他、壓抑自己的情慾而不被師長及公眾所察。甚至，我對體制也有不滿與怨懟（比如我不滿導師處理 A 的性騷擾事件的方式），但是場景五說明了我的顛覆體制方式是蟄伏在體制內，穿著一種被規訓到似乎再也不動手動腳的安靜溫順學生的形象，而我的反彈動作是小心堆疊為光滑笑靨下的一根針，腦袋就是我的身體、我的戰場，指揮我耐心在暗處匍匐著，如何不帶髒字的罵人、不動手的推人，以據說是優雅且合法的方式反拍。

去除了表面上我跟小薰的好學生 v.s.壞學生的對立，我們在對父權體制的依存上相逢。小薰被驅逐的那套系統，是校規下的榮譽制度，卻是我賴以建立自尊與自信的資源；我在校規明文條列的縫隙中殘喘，靠著替權威機制累積功名（例如參加各式彰顯學校教育成就的語文競賽）得到師長的庇蔭，而在這片均勻的幽黑陰影下，我的自我認識得以被襯出一種朦朧的白，我幾乎要以為我**應該、也本來就這麼清白而高潔**，因為這個父權體制的操作是一種資源的互相創造，導師揀選我，打造出我與榮譽的連結，再透過我的手去領取父權的嘉許，讓我看似是一個無人介入的野生傳奇，以增添榮譽在我身上的難以複製和模仿，而我也自我感覺能夠俯瞰旁人，雙方都有好處，互不相欠。

但是我與父權端的交換與互惠，其實是種幻象。我以為在這片庇蔭的滋養下，我能夠近用這片資源，但是，導師對我的寵愛的收放自如，卻讓我意識到我最多只能跟權力端打個商量，那些似乎是屬於我的寵愛其實是借來的、流動的，如果我以權力的愛憐凝視為尺來丈量己身與其他「平庸同儕」的距離，那麼，我無法存在。

相對於我跟官方體制的有得商量，小薰的退出學校，似乎是連串推擠碰撞之下的強迫出局，她不耐煩等待五十分鐘與五分鐘節節切割的白日一連數載，客觀環境不讓她向現實賒帳互相看守，所有一個個在我腦中演練過無數次的邪念，她索性全都付現兌現了。

二、交錯於生活

從市郊的中心騎車回家的路上，雨越來越蠻橫，這條路直得不得了，但是我明快不起來；心裡來不及有氣象，我只想要闖過這些水窪、漩渦，去到明天。騎過地下道，雷電嚇到我了，暴雨片片刮掉我暗藏的心思，錯誤的決定和疑問不斷被削掉，爛熟的果實一樣的落在兩腿間的小水坑；我簡直要在行進時抬起腿來，由雨衣承接而匯聚在雙腿間的水坑，姿態像一隻乞討的手心；天！妳向我討什麼阿？方才妳在教室的問句都是我給不起的答案！妳數著男友呆呆的信既驕傲又不屑的問我：「娜娜，愛是什麼？」、「感動能過一輩子嗎？」、「這只是一個遊戲吧？」潤澤的嘴唇吐出這些陳腔濫調，因而你的臉生動了：一個女人，就是拿起這些火圈套起自己活潑的身心然後呼救，從此沒人能奪走你的蛻變。雷電撕開黑色的景深，掂了我面前 50 米或我背後幾公尺作舞池，我總之錯過了。於是我回來了，這一路癡狂，待我翻覆你的船蒿方能傾倒。

(20060617 與小薰的第四次個別課輔田筆)

「妳覺得愛是什麼？」小薰一反平日的聒噪，翻動著她外面男友們字數日少的信件，等待我的回答。她第一次聊天，她急於分享的是多重性交易及性伴侶的浩大聲勢和恣意歡快，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她迅速開闔的饗宴卻逐漸收束，一則原因是她的家族社工名寧老師常在檢查男友們寄給小薰的信後，邀她懇談她的擇友標準似乎是「毫無標準可言」，小薰氣得向我直抱怨名寧老師的跋扈，但小薰的歡焰，也真的逐漸微弱了。

雖然我知道這是她友好的手勢，但我的情愛路徑如何牽上她的？

我剛進女研社時已經大三，關於我的蜚短流長已滿天飛，據其他社員說，我總是揩 T 恤下擺先擦擦起霧的眼鏡、手臂豪氣亂揮趕蚊子，大家就發現我從不刮腋毛。

其實對剛脫離軍事管束的大一社員而言，撞見我袖口蔓生的莽林，不免又嗔怪又心跳；而能夠擠進頂尖學府的我們，對於「性別平等」，自是倒背如流且篤信「兩性齊頭式平等」，既然男人可以，我們有何不可？如是，她們悄悄合購好用的除毛良方，說是為了刮除陌生男孩濡濕的眼球，只有自己才知曉，對異性的了解尚朦朧如白紙墨跡，界線暈染不知。

至於衣著，她們則跟從我以質樸「對抗父權」。從我第一次參加同輩的婚禮

開始，一件刷白牛仔褲配上難得的高跟鞋，便道盡她對女輩的壯烈成仁的悼念；第二次、第三次……我的裝束卻愈見繁複，直到上一次我們一起參加學姐婚禮遇見她，我一身白綢洋裝，妝色鮮豔面容煞白端坐著，遠看像一應俱全、五彩繽紛的葬儀社；因為，對於我自己的那一場，我準備得越見熟稔了。

大學畢業，正逢女性主義經典《自己的房間》中文版上市，文學院的女孩們流利翻譯：「每個女人都要有自己的房間和一筆平穩的收入。」彼時我總是一臉素淨、衣著無蔓無花，順著椰林大道走，拐個彎，與男伴跌進火樹銀花，夢遊一場，我拍一拍平價防皺卡其褲上的草花，借宿舍洗把臉，心身雖恍惚但面容朗朗，撞進家門，又能乖巧伶俐的熨貼爹娘管教學生一日疲累，順便陪長輩罵上一兩句學院妖精的「只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如何腐蝕了中產良心。然後，上碩班的時候，我已經考上公職備用。

在中家的兩人密室裡，我總是一臉素淨肅穆，在她以光榮回憶為主調企圖席捲我與這一段課輔時間時，她偶然面露憂戚，我便眼露精光，憂戚的時刻她的話語會有少見的停頓和遲疑，我便兜起裙襬，擦拭她的淚珠，無比珍惜的，如枯葉承載晨光中的露珠。在那封閉空間，薰的肥胖隨著夏天的熟成，構成甜膩的臂膀，環繞住我，讓我錯覺如此囚禁是護衛著我跟她的。但現在我懷疑是那個佈景賦予我感覺很淒涼的「必要」。倘若這個場景架空呢？倘若她不會被判與愛隔絕的刑？那我就南「下」臨近她的生活場景去看一看吧。

這個週末，中家放親子假，禮拜六我跟薰約在「空軍」網咖，在電子遊樂場的樓上，入口發黑的招牌被命名「登機口」，還要從旁邊走陡峭的樓梯上去，煙薰造成的淡黃天花板（也像是虔誠禮拜的佛堂改造而成），粗估 50 台主機（什麼時代了還有大胖螢幕，沒半台液晶），25NT/per Hour(比北部貴)，薰胖大的身軀佔據了一台主機，正在飛快的打即時通。這裡唯一舒適的是高椅背的深紅皮椅，我理好裙擺，沾著椅子 1/4 面積小心的坐下，手放大腿上，面部表情盡力輕鬆，我所有家當只想放腿上，電腦桌上被當成煙灰缸，每一台已空的主機附近總有幾個泡沫紅茶店的杯子，杯裡還有或多或少甜的走味的飲料，薰點燃一根七星，熟練的彈煙灰到那杯子裡，是誰那麼貼心總為後人留下煙灰缸。薰很驚訝的招呼我：「妳真的來了！晚上還要坐夜車回去？真委屈妳了，我晚上請妳吃飯！」熱烘烘的竹筍般的手臂環抱我（我才要請你們吃飯呢！小傻瓜），我看著薰打開一個又一個即時通的視窗們，有阿盛（簡短問候）、有阿宗（約薰晚上去他家打砲）、有呆呆（薰的前男友，星期五晚上薰一放親子假就直接去呆呆家徹夜大戰，呆呆累到睡著，薰卻抓著他的器官直搗、搗，直到隔天六點才罷休），在我抵達之前不久，薰才剛跟阿宗出去一個小時，阿宗開著車兜著風，要薰幫他口交，本來都快成事了，是喵喵被晾在薰房裡等得很不耐煩，奪命連魂 call 薰，薰才無奈的回返。所以，熱天午後，方才沒完成的調情現在繼續，阿宗不屈不撓的「那

我可以幹你ㄇ？」薰先答應晚上願意跟阿宗打砲，但她不放心讓喵喵落單，因此一來一往的在談怎麼三方皆宜。阿宗說他正在打槍，我一直慫恿薰叫阿宗開視訊，薰面有難色，但等她有意思的「葛格」一走，她就盧阿宗開視訊給他看，並哄阿宗說「我想你ㄚ，給我看ㄇ」阿宗則是從一開始推託「ㄅ要 你會給你妹看」到漸漸吹捧自己「那你喜歡我那裡ㄇ」，他默默打開視訊，赤裸著下身，在套弄粉紅色的陽具，視訊的像素不好，但也看得出黑色青色的血管，沒什麼毛髮，也不粗猛，半透明的液體默默的流出來。喵喵當時正在有一搭沒一搭的玩彈鋼琴的網路遊戲，轉頭過來看嚇了一跳，薰連忙遮住那個特寫對我笑罵：「都妳啦！又不是我要看的！」關掉之後，薰繼續招呼阿宗「看了正在想你ㄛ」，一邊安排著深夜要跟聊天室上的網友去唱通宵。喵喵在旁說：「我們快沒錢了怎麼辦？」薰一邊說：「那當然是去唱免錢的阿！」一邊在聊天室裡回應該名網友對薰和喵喵的身材資料的詢問，坦率的打上「我粉肥，164 公分 70 公斤，可是我妹喵喵很正，這樣可以嘛？」

結束網咖時光後，她們帶我去成衣商場一起挑衣服，薰嫌我穿得太老氣了，但她跟喵喵討論，認為我雖然沒胸，但長相在他們雲林地區還能算是一姐，略為改造得年輕一點，應該還可以介紹給薰爸爸或薰的乾哥哥阿仁。喵喵一進成衣商場就抓了十幾件小短裙小可愛，步履輕飄飄笑盈盈直嚷著要把這間店包下來，薰在一旁笑：「喵喵是為了明天一天的未來在打拼。她都還沒交到男朋友，很空虛啦！」

再次去雲林找小薰的那天，她全身都是好姊妹喵喵在成衣商場幫她挑的，因此那是喵喵的品味：純白運動風小外套、啦啦隊純白小短裙，只是微敞的外套裡還是原來的小薰：原來的豪乳、原來的象腿、配上一雙漆皮高跟鞋，刮腳，所以她朝我走過來的每一步都顛簸：「嗨！娜娜！有點歹勢，洋子²⁸開的車很爛，路上又要繞路去載什麼乾弟弟，所以我們現在才到。」她的語音在颱風天過後的山城中一片一片，有點費力才能捕捉，不像她的顛簸跟顛簸隨之的肉球晃動，頻率穩定的讓人羞赧，但是我跟我素未謀面的洋子視線都交會在那波動頻率上，因為洋子開口了：「娜娜嗎？妳好妳好！小薰妳裙子穿那麼短很見笑ㄟ！遮一下不然很難看！外套穿這樣不會冷喔，妳這麼胖，遮一下啦！」²⁹

我坐進車。洋子開車，前座是薰、後座是兩人共同密友阿仁。薰告訴阿仁要

²⁸ 洋子是小薰的眾多男友之一，剛好是我參與小薰的生活田野時，小薰剛交往的援交客人，而也是她眾多男友中我唯一與之互動過的一位。在接下來的生活田野我會再描述此人。

²⁹ 洋子遇到我表現出的不自在，或許是有原因的。他是小薰的父親的遠親，當小薰的爺爺奶奶知道小薰跟洋子交往時，不太贊成，他們認為洋子年紀大小薰二十歲又有離異的妻小，更是母舅的朋友，因而反對。而洋子跟小薰互動的過程中，常流露出一種父執輩的叮囑照顧，在與我互動中，洋子也不時表達小薰年紀太小因而無法理解一些人情世故，似乎是在我面前刻意要稀釋他們男女交往的濃度。

介紹一個氣質女教師給他（也就是我），但當我上車之後，薰免不了開始介紹我給他們兩人，薰說：「她是對我們很好的老師！她還會看 A 片喔！她是色情皇后！哈哈！」洋子嘿嘿的笑著，我在後座暗自驚恐，強做鎮定，暗自罵小薰幹嘛透露這種事情，薰問洋子我們車要往哪開？洋子或許被剛剛小薰的介紹所挑逗而引發了 high 到不行的情緒：「哈哈！那，我們等下去公園玩 4p 好了！」薰卻幫我擋掉這初次見面就單刀直入的尷尬：「唉幽～不要嚇娜娜啦～這樣人家不來找我了！我們等會回去再大戰喲～」她伸腳放在洋子大腿上邊哼著 S.H.E 的歌，洋子一邊嘿嘿笑卻一邊作勢推開她的手腳，輕聲說：「哎！這樣不好看啦～」

阿仁則是從上車後就縮坐左邊角落一團，只禮貌的跟我自介，問明我的身份後就以沉默獨處，他僅招呼我：「喔～下次去釣蝦阿！」我嘴上遲疑幾秒才刻意開朗的答應，自己都感覺敷衍的一疊聲答好。

到了公園，天色早就黑了，四人坐在涼亭，薰開頭閒聊，聊到從前阿仁在 UT 聊天室如何熟識她跟乾姊，並將她們拎回自己家收容、想上學就去上學、不想出門便差阿仁去買漢堡、躺在阿仁房間聽阿仁母親哭調要攆走這些白吃食客，薰回味爽朗大笑著，她迷你裙襪招來山邊的蚊蚋覬覦，薰只得在光源下不停的晃動四肢、四肢找著了一個支點攀附：洋子的臂彎，便怎麼也不放開了。

洋子的白汗衫逐漸濡濕，他拔開薰的四肢，招呼著我看他手機裡兒子的照片，薰在旁嬌嗔道：「那我們也生一個北鼻來玩好不好，洋子～～」洋子一疊聲的說「小孩生小孩要累死我丫！別鬧了～～」薰嘟嘴不語，空氣又漸漸默下，薰突然戳洋子一下，驚叫：「我昨天跟喵喵去玩穿的白上衣你有沒有洗？」洋子有點無奈的說：「好啦好啦，我回家看看順便拿點東西來招待娜娜。」當洋子又折返拿出紙袋裝的鋁箔包飲料跟餅乾要請我吃，我是很開心的撕開餅乾吃了，對於陌生來源的飲料則謊稱我不渴，開朗的收進包包，暗自思考如果今天是否能夠安全回家。

過了三小時後坐在房間的我，滿懷期待但又有點空洞的戳進鋁箔包，喝了、沒事、整包喝光、沒暈精神很好，才又惘惘的去回想在那公園裡的我，視洋子與阿仁這兩個男人如鬼畜（雖然我已經知道不能歧視、不能忽視他們說的每句話、他們的生活風格，這是我智識上的學習。）

在公園裡，我想將自己開放如兄弟與他們相處——於是，洋子掏煙，小薰吐霧，我也要了一根，但是我碩一才跟同學們學煙，極為生澀，裝模作樣一會還是把煙放下。洋子他們也沒有鼓勵我或糾正我，雖然我看他們熟練的樣子，就知道自己姿勢的做作：抽煙要以手就嘴，不是派嘴去找煙。這樣僵著脖子繃緊下巴鎖住鼻息，吐出渙散的穢氣，自己都知道有夠拙。想學抽煙的壞，卻讓壞的人笑乖

——我還是很努力，與小薰講話刻意髒話連連，我在一些很家常的對話中刻意「靠」來「幹」去，最後站了起來，跟洋子亂聊。

夜色已墨，我對這樣似乎無止盡且仍然有指向性交可能的情境還蠻焦慮的。對話情境上演到洋子在家裡都跟小薰看國片台打發時間，於是我也不知怎麼搞的，就隨口向洋子亂聊我看過的「奇怪」片子，我跟洋子講的電影，故事情節是日本導演的經典名片《感官世界》，我把這個名片縮減成「從前有一個日本婦女很喜歡跟她男朋友做愛，可是他們要分手，那女的太喜歡跟他做了，就把他的『唧唧』切下來收藏。」洋子聽得很專心，這結局讓他微笑啐我：「媽的！哩（妳）金變態！這故事好恐怖！」我暗自覺得我可以稍微嚇唬到他，用這種故事來告訴他：「我雖然是女人、但是我不是那種對情色無知，能夠讓你們隨便幹的女人。」

但現在回想，其實男方（洋子）的先示弱，也仍然指向曖昧與調情的可能；只是那時候我看著洋子坐在公園板凳上楞了一下然後笑我金變態的臉，我著實有一些安全感。但我舉的這個閹割寓言，卻也不自覺的劃開我與洋子、阿仁之間的界線，這是他們不熟悉的「外國」片，這是我悶在書齋裡為了解非我族群而積極選取的……菁英分子拍的越界素材，被我挪來揮舞嚇敵。

阿仁到了公園以後就一溜煙爬到樹上，他們說他像猴子，我在樹下站著，問阿仁對小薰的看法（即，他認識薰這好多年來的想法、或者他對薰做援交被抓的感想），阿仁回我：「娜娜，妳是在研究這個嗎？我沒什麼想法啦，只覺得薰要是能不做這個就不要做。」接著朝樹下的薰喊：「喵喵不是說要過來跟妳拿衣服？溜哪去啦？」但喵喵過了一小時才由新認識的男友阿德陪著來，並且眼睛只盯著我跟薰看，拿了衣服就要走，我不明究理的在樹叢拉住喵喵要她留下炒熱場子，她把我拉進漆黑的銅像邊，低聲簡略的說：「我討厭阿仁，昨天晚上小薰跟洋子去買撲克牌，阿仁跟我都喝了酒，他一直灌我，後來我很想睡，迷迷糊糊覺得他在脫我衣服，隔天他跟我躺在一起，我應該是被強暴了吧。他很噁心，我不要跟他講話，我要走了。」

薰踱在樹叢前叫我們的名字，挽著喵喵迫不及待的探問她跟阿德的進展，我又回到光源下，我跟阿仁的對話是堵住了，因為他有戒備了，而且是三人裡以害羞跟安靜跟退場（爬到樹上）的人。回程的路上，滿車不語，只有薰把 S.H.E. 的音樂轉得大聲，跟著在哼她們的《半糖主義》，我因為能確定這趟旅程即將降落，放鬆的攤在椅背上，整張臉轉向角落的阿仁，瞅著他，隨便的搭訕著先前他約的釣蝦場是否很多正妹，不然他怎那麼愛去，阿仁倒是沒放鬆的哼哼應聲，只成句的說：「我在道上都是做文的，就是在幕後想東想西的，做武的（像洋子）比較衝動啦，他那不可能成大事啦...不過妳是讀書的人，我沒讀什麼書，跟妳不

一樣。妳不要問我了。」³⁰

我在柔軟的車後座拱起背脊，他完整的語意說明了他的視線清澈，並未被我的瘋癲影舞所混淆。方才在黑暗中喵喵的低語我仍惦記著，我背負著這麼多秘密，拼湊成眼前我以為我已經從醜聞中熟識的阿仁，我幾乎可以決定我對阿仁該生出敵意，但是，怎麼可以是阿仁先看懂了並且先於我回應了？阿仁的退縮態度激起我略帶鄙夷的驚訝：「原來你還是有挑的嘛！原來你不是看到大腿打開就想進去！我寧願你待在那一個色慾的晚上不要有清明的時刻，你必須就給我待在那裡，因為，我一個一個迷思的除魅了，我現在去除了我對黨的開放自主的迷思，但是我還沒辦法對你：加害者放下打倒的敵意。」但是這些心思都只化為對阿仁的瞪視，方才在樹叢裡我問黨對喵喵指控阿仁的事有什麼看法，黨只淡淡的說：「阿仁喜歡喵喵，我想說他們倆說不定可以試試看在一起阿！阿仁又沒有真的強暴喵喵，他只是試試看而已。」此刻小黨在前座一秒都不停歇的哼唱每一支歌曲，邊吮吸鋁箔包，難道她對後座的緊張張力也駑鈍不覺？

腦中出現一行字「小黨妳跟老鴿沒啥兩樣」，老鴿就是「毫不費力與人交換身體、進一步牽引身體們相碰自己從中得到好處」的人，我籠罩在自己翻譯出來的憎惡中，週身被傳譯出來的字包圍，可能是這些字替我趕遠了阿仁、或洋子吧，得以庇護我全身僵硬的下了車、飄忽的打了票、上了回家的月台。

我的發言位置與指控、把小黨「老鴿化」的想法卻讓我發現我底下的分裂。我將小黨賣性放置在性解放思潮的脈絡下，肯定其自主的決定用肉體資本調度人際資源、獲取經濟挹注的策略，但是性做為少女們的萬用工具箱，因為要什麼都掏的出來，少女在性交際的面前，熟悉親切的像是親情一樣雲淡風輕，反而是我，對性的可以作為調動、挪移一切有形無形資源的舉重若輕，是從知識（性解放思想）中逐步被構做出來，因此當我觀察著少女圍繞著性交際而衍生出的彈性生活，她們每一次與生存角力的痕跡對我來說都是具有風險的翻覆、超脫知識範疇的出軌，這些出軌是我無法從學院閱讀與省思中臨摹或能輕易仿造，在女性主義課堂上的學習，告訴了我逸樂當然會伴隨風險，甚至作為一個文本的解構者，我學會將文本裡主人翁所受的傷害跟其所承擔的風險看做逸樂情節的堆疊所等待的高潮點³¹，成就一則偉大的喜劇或悲劇。阿仁在我凝視的這塊小黨的生活裡，

³⁰ 阿仁的蜷縮（在車上）與藏匿（在樹上）除了表現出私人後台被我這個外來者入侵的戒備感外，後來在小黨回憶中補述，那時候他正被警察通緝，對空間自然也長出戒備。

³¹ 我大學四年所受女性主義思潮的學習經驗，是後於外文系入門的古典西洋文學賞析而展開，培養的是對文本（戲劇、小說作品）的敏銳解讀和如何提煉文本細節中的象徵與符號並解構之。內化了解構訓練的後果是我很難處理（他人）的人生境遇溢出象徵意義與既定劇本的情況，我的「讀法」會無法動彈。而危險與逸樂的關係，以大一剛進外文系的必修荷馬史詩為例，悲劇英雄總是在壯麗的背景事件中被慢慢烘托出來，其後的情節便圍繞這名悲劇英雄而開展。這難道不是另一種緊抓著因果報應、相信每一則文本裡必有一個關鍵的樞紐人物。而阿仁早在我到雲林實際

以他強大的個人意志交疊在小薰友人喵喵的背後，因而在這片魍魎們各取所需、交陪漂流的野地上，他是一枚鐵釘，視線沈默而頑固的盯牢了他所處的地盤、地景、地上物（包括在車內迴避瞧我、到了公園溜上樹居高旁觀但很快掌握到我的侵入意圖並以迴避閃躲我的提問給我軟釘子吃），他以做小伏低的姿態拒絕了我溫和但實質夾帶知識優位感的問題化（他們尋常日常生活的閒散時刻），我不願放過於小薰的生活資源有再造父母之重大意義的阿仁，因為我跟他骨子裡同樣陰險、伺機而動，他在地盤上面對我的蓄意，展現了他的穩定性與他的能耐，他沒被我攪動，也不被我所誘引。我在文本裡不願放鬆的一直嘲弄著、把玩著讓阿仁「猥瑣」的形象氤氳成形，那何嘗不是一種對於我本身已難以卸下的包袱與安全感來源（女性主義的、關懷性別關係裡的受害者、嘲諷攻擊著父權角色）的一種交代？在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喵喵並不把阿仁當作性交際的慾望對象，小薰卻仍舊以鄉愿態度一味把喵喵推給小薰所認定（相對於喵喵）具有社會資源、經濟能力的阿仁，換句話說，我不滿小薰把私領域的情愛關係以資源是否能夠共享或者交流為著眼點，因為以資源、經濟為交換為前提的「交際」，卻壓縮個人（喵喵）情愛慾望的選擇空間；為什麼我認同小薰在性交易時的功利考量，我卻很敏感她挪移這樣的價值到私領域上？

「再見」，當洋子的車窗緩緩捲起，我才吐出下半截祝福：「祝你們遇到警察」。這一天我闖進薰的後台世界，吃下他們熱情款待的食物，彷彿也吞下他們對於界線的理解；那是一——以警察為圓心走避的生活世界，而我今天稍早初踏入她的人際網絡時的不知輕重突然的，就重了：

我在網咖等薰約完她晚上的節目，邊打開她的聊天室視窗，跟一個化名 JAY 滷蛋（註：這是當紅的通俗男歌手周杰倫的暱稱）的網友聊起來，他說他現在睡朋友家偶爾去工地打工、打工完超累趕不上夜校的課，翹太多課快被退學了，我打趣說：「那你就專心做你的『兄弟』阿！你太多副業了怎麼當老大賺大錢？」他突然一反先前對話的吊兒郎當，激動飛快的丟了三串話過來：「我才不要像我爸一樣！他被小弟耙到坐牢我家錢都 A 光光！我恨死我爸了！你白三小（註：台語，意為你懂什麼）？」我好像掀開蒸籠蓋子似的馬上關掉那視窗，回傳了一句：「抱歉！我不是故意提起你的刺心事！」然後心想：「薰的運氣還真好，隨便抽都抽到這樣的大彩球哩！」

因此我有幾秒鐘偷竊過流浪女孩的憤恨眼神，在月台上，我長出平日缺乏的、對邊境的敏感，眼神帶刺的瀏覽到我的行為的警戒中心：附設在車站內的警

參與小薰的生活、臨近他、打量他之前，小薰已在中家數次聊天中提到他對自己的包容和一來一往、不涉性愛的深厚情誼，因此當阿仁終於出現在小薰詼諧的、鬆散的、打混的飄浪生活中時，坦白說我是以迎接故事中的轉折點/高潮點而揪緊而期盼著他弄亂小薰這盤夏日流亡喜劇。我將在結論另外探討外文系女孩的前身與這本論文的歪斜走向之間的關連。

察局分局，這趟旅程剛結束，讓我感官再度立體的竟是從小分局踱步走出的警員，他的肚腹閒適的挺出，他的飽嗝自在的飄出，他的步履越過了我，為甚麼他竟然無視我？他吃了一肚子的什麼呢？是靠著嚥下一肚子非法之徒而鼓漲滿足的吧他？原來我過去一向不干犯的警察，我開始留意他，是因為我方才需要他來清掃垃圾：警察先生，你把阿仁吃掉吧怎麼樣？我可以報車牌號碼給你，請你看我一眼就好，你就會從我眼神中的怒氣中讀到一個故事。但，即使我怒氣攀升的目瞪著他，他依然一拍不加快的經過我身畔，就在那一秒，我有一個念頭，推他下去，而我伸出的指尖真細，真細。

當我回到日常與某老師的聚會時，老師聽了這事件的轉述，笑盈盈的說：「別給自己太多壓力，我們不是去衣索比亞，無法救到每個人。」某老師誤以為我在哀悼英雄主義的夭折，她以為我在致力於去性工作者的污名，才會想幫忙這些未成年的性工作者對抗權力機制。

老師的安慰太易成，讓我警覺到該事件經過一段時間的沈澱後，真正沈下來的，其實不是自己無能為力，而是我越深入小薰與喵喵對「性」的交易態度，我越難以要求自己插入（影響）她們的生命、或要求警察插入（協助）她們（擺平情愛路上的艱險）。

換個角度想，如果說，當我們用「交際」的概念去理解小薰為何對「強暴」這個事件是抱持著雲淡風輕的態度，「性」對她來說，本就是「交際」，用來「交際」情感與人際，用來「交易」金錢與物質，在喵喵遭遇阿仁的霸王硬上弓事件上，喵喵的心態是對於整件事情感到「很鳥」，阿仁不是她的交際慾望對象，「我又沒有在你這裡得到什麼好處」，既不愛你也不會因為一場性愛就變成好友，更不用說，這場性愛能夠從阿仁那裡得到金錢物質的可能性，這是喵喵感受到的「鳥」，是到頭「一場空」的白幹，這個「鳥」是無法語言的悶虧，與一般我們認為「女性被侵犯身體自主的性」概念下的「強暴」定義所感受到的「羞」、「恥」、「髒」、「恨」的情緒有著極大的差異。

性對於小薰來說，尚不知主體性，不用奮力為自己辯護到底存不存在、又是存在什麼位置上，反而她「給」的乾脆，即使跌倒，拍拍身上的草花，她的靈魂防皺：

例一：

小薰告訴我少數有一次比較衰的性交易經驗。那次她跟網友約了性交易，他把她載到竹南，忽然到了一處草叢便不騎了，要薰脫下褲子，薰詢問「不是要去motel？」但是對方堅持如果不脫下褲子，就不載她回雲林。看一看四處的荒山

野嶺，薰就讓網友完事。但是網友不付錢，反而還叫小薰借她三百塊去加油，揚長而去，薰這才感覺到害怕，草叢邊的野狗在吠，讓她真的怕起來，她當時有點想哭，但是還是打手機叫朋友來載。我聽到這裡心裡有點顫抖，浮現「性工作中的白嫖」幾個字，但是這件很可以在宣導反雛妓的手冊裡的白嫖事件，薰也很清淡的度過了。後來警方起訴那網友，本來薰可以舉發網友性侵，但是薰想說他們兩人本來也聊得不錯，就做罷。

例二：

隔壁班的小潔今天跑進課輔教室跟我們分享她上網徵砲友的經驗。小薰在小潔走後，做了以下的評論：「我又不像小潔，會交砲友。我不喜歡那種東西，那種東西，很無聊。砲友，會唧唧歪歪，挑剔你上次哪裡不好 第二次應該要怎樣怎樣……但也不是說客人我就隨便他啦。不是每個客人約第二次我都給。只是，這件事(性)本身也還好，不需要格外再找砲友，還不如給錢比較好。」

所以，其實那天我希望警察既然看不見小薰的生活為什麼必須靠偶爾的性交易來易物與拓展人際網絡，那他們就乾脆什麼都不要看見，更不用以法律去框架小薰這樣的人。



三、警察

這些少女的生命故事裡，「警察」這個角色是個詭異的存在，當這些少女們例如遇到「白嫖」、「性暴力」或者「家庭暴力」等事件時，也就是真的需要一個「正義」的實質保護時，警察往往是缺席的；在真實生活裡，警察依「法」執行公權力「抓」他們，因為他們未成年性交易、因為他們在國家義務教育中逃跑逃學，但是，「警察」依然向她們探索身體上的需要，例如曾有一個警察嫖過小薰，小薰認識的朋友，也都隨便且輕易的就會被警察臨檢。

小薰向我回顧三種會來找「圓」的男人³²，除了沒女友跟找刺激以外的第三種人：警察。其實她只「圓」過一位警察，那位警察是跟她打完砲後，放在床頭的皮夾被薰拿來翻，那個警察也不怕的說「看哪～」，一打開皮夾小薰就嚇到：「你是警察喔？那你該不會抓我吧！」還好那警察不算壞。「安啦，抓你幹嘛？」後來還找她打了好多次，變成熟客，還想介紹同為警察的同事來給她做，「我同事也在找哩，很多警察都會找阿」。有一次薰問怎麼都不會抓她，就像道義，那位警察說：「都跟妳做那麼多次了，我不會抓妳啦！」令人好奇的，「警察」被賦予的「執法工作」難道都不用執行嗎？警察又

³² 一般用法是找「援」，但是我在此用「圓」的原因是因為這些少女們在網路聊天室交易的時候，都僅能用「諧音」，例如找「圓」、「有緣人」等，以防警察釣魚。

回答：「也是會抓啦！不過我只抓恐龍妹！因為恐龍妹會危害男人，要抓！」警察這麼說。薰覺得這警察很賤，馬上反問他：「你們男人都這樣喔？」警察回答：「對阿！喔，不，沒有啦，只有我跟同事是這樣吧！哈哈！」

薰被抓進來中家的那一次也是栽在警察手上。那一次她想要找公司，想說大家都說公司旗下比較有保障，她找了一個雞頭阿D，阿D跟她約當晚十一點去他公寓「試人」（試人就是雞頭要先試小姐，看技術好不好，再指導小姐開業術，YY在旁認為那只是雞頭的藉口，可以嫖免錢和爽一砲，何樂不為，薰也認為技術不一定輸過雞頭）。但是在等阿D時，因為警察有竊聽薰同夥歐歐的電話，循線知道阿D，便騙薰說他是阿D的客人，騙薰到賓館去，到賓館後停好車，到二樓的房間的樓梯上，警員一直催她走快一點，薰心裡有異，到房間後，歐歐已經全身脫光躺著等了，已經跟另一警員洗完鴛鴦浴。於是歐歐跟小薰雙雙被抓。那時，警員在房裡問她以前有沒有做過？薰還傻傻的答說做過一兩次，本來另一警員說薰可以坐計程車回家，就因薰的誠實，一起被逮捕。在轎車上，抓薰的警員，還用力的捏薰的乳房（小薰在向我描述這段的時候，生理上的痛楚她仍舊記得），「妳胸部蠻軟的」警察說。一直到到了警局被趕下車，薰才確定那人是警察，當場心中暗罵：「幹，我被警察吃豆腐了」。一進警局，薰對警察問她的問題一律回以「怎樣？」，因而被警察打頭甩巴掌，還罰半蹲，就算警察利誘她交出跟客人的通訊錄，承諾可以早點放她回家，但小薰卻顧念到大部分的客人都待她不薄，只願意出賣一兩個她「比較不喜歡」的客人。而歐歐坐在一旁，警察還請她抽黑珍珠，待遇天壤之別。

警察對小薰而言就是一個得如履薄冰繞過、不管她擺什麼姿態都違禁的艱險符號。面對警察，我的工於心計因為他管不著，所以我馬虎著看，是一個（他沒興趣管的）良婦，因此我對警察的想像也相對的很平板。只是，混進小薰的動盪生活的那幾回田野，讓我意識到我內心其實也有一個警察，只是警察偵測的是已成定局的罪，而會讓我的警鈴大作的，卻都是警察選擇放過的曖昧：那些若有似無的、醒著知覺卻寧願醉著的、難以舉證的權力傾軋。

我內心的警察意欲與國家機器中的警察相遇，去驗證是否真有一種能夠不去剝削情感關係、不利用無價的感情去達成有價兌換的人，甚至能夠宣稱「主體性」的行動主體、能夠倚重自主與獨立為最高價值的人？

為甚麼我要這麼說？接下來的那一天下午讓我面對警察產生了一些思考：那個下午的我，是怎麼的在剝削權力執行者。

腦內紛亂的下午，我在三叉路口轉彎了，騎上館前路，前面的摩托車和我這

台都被攔了下來，腦中一轟，連這車都是借的，外加一張罰單正好證明我的無能、無法信賴，這張意外的罰單也可以吃掉我半個月的生活。

前面被開單的男孩只掙扎了兩分鐘，就領了單子飛快離去。這兩分鐘，夠我看清楚我有黑網襪裡的腿，有短裙，有刷睫毛，這就夠了。

警察走過來了，他宣布這條路不容機車。行照或駕照、再見。

我，宣稱這條路不知者無罪、車主非我、我無法說出姓名。

他有了眼神：「小姐，沒有名字沒關係，身份證字號告訴我。」

我垂下三倍刷出的睫毛，眼珠轉阿轉：「這件事讓我好慌，我現在心跳得好快，身份證號碼是……你讓我喘口氣好嗎？」

我得到了三分鐘將車往前騎、喘口氣、不要緊張。

「身份證字號請告訴我！」

我還是好慌：「我……算是違法嗎？會有前科嗎？我的家人一定會覺得很羞恥……」



他解釋了違規罰則只是暫時的，交錢還清白，跟犯罪坐牢根本無關。

我不慌了，但我還是繼續慌吧：「你知道嗎？我家都是公務員，如果被他們收到了，他們會覺得臉上無光，我從南部上來的，他們會覺得我在台北學壞了，會好傷心～～」

他問起我了：「你是讀哪裡阿？是不是念哲學還藝術的？」

「你怎麼這樣問阿？你是覺得我講話顛三倒四的，有藝術家氣息喔？我是外文系大四學生，快畢業了即將失業，感情又失敗。」

他說：「妳講話邏輯蠻有趣的，一向是我問人問題，妳卻不回答而且還反問我問題。妳很像念哲學的，講一句話繞來繞去，很深奧的咧。」

他問了我感情失敗的細節，我給他一個版本。他說：「給妳一個忠告：化個妝吧！妳很漂亮的！化個妝，會對自己有信心一點，講話別畏縮，很多工作

都會要妳，未來想做什麼？」

「你社會經驗多，建議一些給我參考吧。」

他沈吟，這些答案代表他與他背後那棟摩天大樓對我及我們外文系女孩的印象：「外文不錯啲，那去考導遊阿、公務員阿或……考女警阿！妳這種姿色可以當警花啦，警花坐辦公室，而且大家都會對妳好得不得了。」

他也有他的故事要講：「不要因為感情而影響妳的人生規劃，這是我以前的一個女朋友告訴我的，她念陽明生科，後來她出國讀書我們就分手了。我可交過很多女朋友咧！妳知道我是怎麼結婚的嗎？」

我也看清楚，他有一張黝黑的臉，豆般的眼有風光：「我本來有很多女朋友，現在這個老婆也是其中一個；但只有她會孝順我媽，我媽那時候重病住院，她徹夜照顧，我什麼都玩，但是孝順是我的死穴；加上後來她懷了我兒子，我才動了結婚的念頭。」

我卻眯著眼睛哭了起來，很應景：「你覺得我現在是失敗者吧？對不起，你講的事情讓我好難過，所以我這種女人，難怪沒人要。」

他慌死了，掏槍的那個口袋沒有一張衛生紙，問我有沒有帶衛生紙，我指一指摩托車踏板上的一袋傳單，試著想笑卻索性在館前路的人行道旁大哭起來。他攔了三輛摩托車，快速的開了幾張單，又折回，若有所思的講了：「我介紹我們派出所主管給妳認識，他很帥又年輕有為，不過，他有點花，男人嘛，年輕有成就，心就會黑，下次我跟他約妳出來吃個飯，妳這樣一直哭我還真怕！」

人行道上的人流免不了窺視著我們尤其是失控大哭的我，後頭走過來的工讀生遞給我一千包中的一包面紙又鞠個躬走遠了。

我忽然覺得這四十分鐘有點蔡明亮的況味，竟也就止哭了。他要我快走：「我花了四十分鐘跟妳聊天哎！平常我才不會跟女人聊這麼久，妳蠻有趣的。我開罰單累積到三千張一個月就可以休假了哎！不過我不開妳單，妳快走吧。」我送他十張傳單，要他幫我發，順便在其中一張，他簡潔寫下手機號碼。方sir，謝謝你包給戲劇社三千六。

事實上，我與他合力救贖了一個不存在的角色，我心頭假想自己是落翅天使，才有勇氣騙他我是弱+弱+弱（滿街的外文系+年輕-->前兩者本身已經對

狼大叔夠弱美)。

事實上，我的私人生活，外表散發強烈酒精糜爛味，而酒測值不過一瓶美酒的變種：消毒用醫療酒精。

我嗅著旁人的迷醉氣味緊追過去，急急刮下人皮上的殘餘，用啥刮？用筆。

恨不得醱酏的老鼠，也有我一隻喔。

可惜，沒有我。行刑時，永唱不到我名。

我在康莊大道上一帆風順。

尚有餘暇，我嗜好至地方少輔院陪伴問題天使，務求將她們裁直擦亮，還社會一批翹屁股小天鵝。

教學相長的獎章，彼此當之無愧。

畢竟，領獎的隔日下午，那乖女，就在館前路上賣屁股。

剛從小薰的生活返回，我對抗警察的操演參雜了小薰將身體資本化為與強勢男性角色互動的策略以及我自身被社會框架的知性化及女性化教化。我相信體制厚待我，所以我願意在框架中捱過至今的人生：接受，於夜晚穿穿脫脫，耐心與框架對話。少女的生活常出現警察，而且是不請自來，警察對他們的態度可完全不是這樣。明明，我跟少女，都是看不清楚標誌而走歧途的人，但是前者會被社會資源寬宥，後者不會。後者是被社會資源所消費熟讀主體性理論的我，會想到的字眼：輕視、抹煞主體性、歧視，負面居多，但是在這兩人的故事裡，似乎是另一種故事：強悍、反抗、但不到必要時刻不會據理力爭，她們不會覺得自己是暴力下游的受害者吧？尚不知「主體性」，不用奮力為自己辯護到底存不存在、又是存在什麼位置上，反而，活得比較理直氣壯。邊緣發聲，到底誰為？又怎麼發聲？還不如自己直接反駁假音：「『喇叭啦！』、『聽你放屁！』」，那這些女泰山是不是應該死在青春年少就好？越活越老，只會越活越小！

四、回到中家，漸行漸遠

我們對壓迫修辭的冷漠其實來自於我們不能真心的相信——不能真心的相信我們的壓迫處境，也不能全心地投入我們所被允諾的女性生活；我們的選項多於那些成就我們女性養成的份子所能理解以及預期的，卻又遠遠少於我們所受的教育

給予我們的力量及野心——都市熟女容受恩賜也經歷詛咒，她們完熟於「性政治」的意識發展與歷史，卻是最最真切的立場曖昧沒有政治操守的一群人類～淫姐三代，原載於台灣立報

親子假收假的最後一天傍晚，小薰在回中家的車上許了願希望能在外面跟心愛的人一起慶生，於是洋子將車掉頭，小薰在外面多滯留了兩三個禮拜。在這兩三個禮拜中，喵喵一有打電話的家族時間，她就會趁家族社工老師不注意，偷偷撥電話給我要我去勸小薰趕快自行回中家，因為不回中家的話，跟小薰同一個家族的其他少女都必須連坐扣積分甚至是扣假。

我雖然答應喵喵會勸薰回中家，但我沒有掙扎太久，就打電話找到了根本沒有費心藏匿的小薰，並且，我勸小薰「混到妳不想再混想回中家再回吧！」對著手機那端的薰說出這句話時，我其實是在對自己沒當成的那個愛玩少女打招呼，而偏離了喵喵求助的師長角色。我的成長過程一路走來，總是孤僻離群的，喵喵心繫的團體紀律，只是換來我嘴角一撇。但有趣的是，小薰卻因我力勸她隨心所欲而非勸她回歸中家而對我另眼相看。我在良婦的包裝下，包藏一顆躍動的心，但是我下到底邊少女的現世中，卻在她反叛的行為下，發現她的異常順服循規蹈矩。其實我們很難互相理解。

薰逾假的逍遙日子，終於在一天半夜與洋子吵架跑到網咖散心，遭員警通報中家而結束。回到中家以後，小薰比以往更積極的要求社工老師評估她悔意成熟能夠結案回家。她們每天都要寫日記，週一和週四的時候會由老師們發回和收去批改，主要就是讓她們紀錄一週發生的事，小薰目前寫的這一本是從二〇〇六年六月開始，以七月中逾假逃跑為分界點，放假前的週記她只寫「老師，我要我的一千塊」，被抓回少家後兩篇寫得最多，主要是對友誼和人性的慨嘆居多：「以前都覺得朋友最大，但回來之後發現朋友很現實。很多人都不再跟我講話，我以前都對朋友很好，現在不會了。我知道很多人對我很失望……」而後小薰越寫越少，最近幾次乾脆只寫「最近過得很好」、「最近沒什麼事」，她的所屬社工，名寧老師，的回應顯然是不想放過她，於是名寧老師很有趣的出了一道題目要小薰回答：「薰，你認為什麼是自由呢？法律的功能是什麼？是不是有不成文的法律呢？請告訴老師。」

小薰語帶嘲諷的看透了這一則比正文認真許多的回應：「可能是要評估能不能讓我回家喔！之前有個人快回家前，名寧老師就問她這種問題，她寫一寫過了不久就回家」但是她不太確定要怎麼回答，自己先寫了三行：「對我來說，自由就是無拘無束、能自由的做任何事情。」我忍笑感謝名寧老師給我這個機會問一些事實下面的意識型態。跟她們混了大半年，我開始覺得對我或社工老師這樣的人來說，傾聽少女在性上面的恣意，並不是最難的事，而是要相信除了這個，還

有點別的什麼。

「那，我就幫妳寫吧！」我幫她寫作文，是抱著戲弄一個跟自己很像的人的心理。「我知道名寧老師想看什麼，」這是講給小薰聽的，講給我自己聽的話是：大人應該是想看到小孩的眼眸閃閃發亮的盯著自己並說出「我的人生（因為你的努力）有了轉機」吧！因為，那是對於我們自身在體制裡、在人生裡已經到不了之處的嚮往吧。

我想了一下，就念出來讓她聽寫：「雖然自由是無拘束的，但是人不能我行我素，法律的出現便是讓一個人能同時無拘無束但又不影響到別人。法律雖然規定我們不能做什麼又可以做什麼，但法律也能保護…（大意是這樣，我講到這邊在思索）」小薰無法耐心等待我的思考時間急躁的說：「妳不是說妳很會寫～吼～」我有意虛張的拍胸脯：「對阿～我是老師我才知道老師想看妳寫什麼咩。」她回以那種「妳很水面耶～吼」的朋友互動方式。小薰也幫忙想，自動的補上「法律也能保護人民，每個人都要盡他的義務」，這跟我辛苦幫她鋪陳的那一大段根本不銜接，而且顯見她很嫻熟於日常生活的伎倆、很熟稔於如何偽裝成她所厭倦的正常人。我繼續引誘她回來：「因此法律…法律（思索適合她的口吻）不是壞東西！（講出來我一直大笑，她很認真的寫上這幾個字我更大笑不止）」接下來我可能是整社工整得太得意了，又想取信於社工，讓社工以為小薰有所成長，我便指導她寫：「嗯，以前在外面都不會有人叫我想這個，想一想，其實沒那麼無聊。」然後突兀的（假裝是少女任性負氣的）結束。

逾假回中家的小薰，面臨其他學員的冷淡顯得不知所措。其他學員因為薰的逾假而遭受家族扣分甚至影響自己的放假，紛紛罵她自私不為其他學員著想。小薰來我的課輔展現的是她給外面的男友們的信寫得更勤、放更多心思在維繫外頭的人際網絡，但中家分配給少女們的打電話時間相當短暫，也規定她們只能打給三等親，也因此小薰把腦筋動到我身上，她梭巡我的手機飢渴如嬰孩梭巡一枚乳頭，通過我的課輔時間而通往男友和摯友等人的撫慰。而我參與過她的真實生活這一點，讓她對我的方式，從尚有節度跳躍至無忌憚。

我一直不敢面對自己對這種無忌憚的不悅，因為我仍假想自己是動機不純正的剝削者和研究者，我當時只把小薰的無上限要求當作是任性，我把她看成她的所有表現行為跟位置（這麼年輕、又不會想）上失能的一個行動者，不知不覺中我對她任性的「忍耐」，反而讓我對自己行動的認同，挪移到我當初所排斥的社工的認同上。我當時一直無奈而忍耐，我每一次交出手機給小薰使用，都感覺自己在付出一種被勒索而給出的寵溺，而我說服自己這麼屈服是因為我想彌補她被我書寫被我窺視的損失。但是現在看起來，那是她對我的接納，她對我知（她的情因而她敢於越過「老師」的敬稱和情境，向我討我的資源如嬰兒梭巡乳頭那般

理直氣壯。

但在一旁聆聽小薰與其他男人在手機裡插科打諢多次，讓我逐漸覺得小薰行事缺乏優雅跟節度，我甚至認為她的人生是陡峭且直衝（下）的，幾乎很難叫她停一停、忍一忍，我好幾次看著她，心想：「妳這無法忍住的傢伙。聽不進我說的風險、就等著出事吧妳。」

我回顧跟小薰初始的幾次面談裡的自己，雖然展現友善及傾聽的態度，但問句一旦拋出，總是導向「問出成因」，我很顯然不滿足於小薰在我營造出來的友善氣氛下，被我的鼓勵而說出的過往，那些過往總是高亢的、敞亮的、炫耀似的映照出我那麼不懷好意的想要「理出一條問題意識」的打斷她的歡樂自述、我的心思帶有一種正當的可鄙：

例一：

……我問她的第一次性經驗，她想了一下就爽朗的說是國小畢業的暑假，與幾個乾姐介紹的國中男生變成玩在一起的好友，有一次大夥兒在聊天的時候，就打賭「妳不敢和 xxx 作啣！」這時薰面露少見的兇惡說：「我最討厭被人家激了！我怎麼不敢」於是，他們一夥人就聚集在某個男生的哥哥的租屋處，薰和那個賭約中的男孩就進房間試試這件事，其他人在外面監聽。我很驚訝的問「你就叫幾聲混過去就好啦！」薰非常豪爽的說「怎麼可能？這樣會被對方看不起啦！」

例二：

……今天她繼續回憶國一和國二交往過的男朋友們，那些人名綽號我聽得好錯亂，努力做筆記，試著想跟上她的進度，當薰講到國一一下就不去上學了，我問她逃學都怎麼殺時間？她又說網咖戀愛男朋友，我好像聽過很多次了，於是我就老實不客氣的問她：「第一次援交是什麼時候？」她就說是這時候開始的，然後開始講起客人對她都蠻好的、會送她很多禮物，這可以賺很多錢。但是我又問她說：「那妳是怎麼知道可以靠援交來賺錢這件事的？」她想了一、兩分鐘才有點遲疑的回答：「阿電視有報吧！看電視啦！」我又追問：「什麼電視會有報這個？」她說：「就新聞不是都會報！」（註：這一次田野筆記之後過了約兩個月我又主動問她第二次：「妳當初怎麼得知可以做援交來賺錢的阿？」她剛才的閒聊被我這問題打斷，有點不解的回我：「可能是聊天室，我也不知道啦！」）

例三：

……今天我幫小薰、蜻蜓兩個學生上團體課。蜻蜓聊到她們台中縣的酒店很

多越南來的，都是靠假結婚來台或真結婚嫁錯人，薰順口說洋子也當過假結婚的大陸新娘的人頭老公，好像拿過十萬塊酬勞的樣子，我乍聞此事，當下一直追問薰說：「妳怎麼沒跟我講過這事？」而薰跟蜻蜓一起笑我：「這有啥好講的？就很普通阿！」回來寫下來後，更覺得自己的反射反應很可笑，我要問什麼問題去獲得這樣的答案？薰的生活細節在她都是生活，她只挑豐功偉業講，對我來說，在訪談她都要繞過這些龐大的保麗龍花園，我要的是她順手拔掉的草花。

研究者企圖把田野對象的生活理出一個因果關係，雖然我們也都知道，不該「問題化」眾生。我不能改變不能影響她們，她們在自己的生命裡自得其樂。我在中家，間接的成爲砍掉小薰自由成長、主體性發展的劊子手，因爲在我介入她的生命，在以課輔之名「闢室密談」的小房間裡，我的問句、我的提問方式、我的窺奇姿態皆無不讓她感到自身存在的犄角鬼怪，而沒能在此囚禁她的身心之地，讓她能保有未進中家之前的活潑身心的體己之人。就像我與她持續一對一課輔的半年之後的一次對談：

小薰說起逾假時，有一次跟阿仁、洋子與阿仁的朋友小敏等一起送某朋友回關西軍營，阿仁向小敏介紹小薰（阿仁是唯一知道小薰進中家原因內情的人），於是向小敏開玩笑說小薰是因為「殺人放火」才進少家的。小薰把「殺人放火」講出來引的我們訕笑，我問小薰：「那你是要被講殺人放火還是援交？」

「當然是殺人放火阿！像雲林幫的有的已經出去回雲林了，就被傳得很破（台語），那幾個之前是在做傳播的啦！很破的話，就是名聲不好，我們雲林有一個妹就是被傳很破，結果價錢降到打一次五百而已！」同時在一起課輔的另一個學生雲林，忽然有點羞赧的說：「其實，我沒進來這邊前，有點看不起援交；但現在不會了啦，嘻嘻」（我問：「爲什麼？因爲還要做那件事才可以賺到錢嗎？」）小薰突然趴下嚷嚷她好想睡覺！（此處我覺得小薰想掩蓋什麼她不想面對的東西！）。

出了中家之後的三個月，小薰就懷孕了，我從其他中家女孩那得知，久久不能平復，想責怪小薰不小心、想同情她的不小心，我很不能諒解她對身體的輕忽和接下來每天跟男友找奶粉錢、只能每天買零食跟飲料給自己和小女兒喝的命運，同時自我意識我的情感感覺爲甚麼好像受傷了？但是小薰似乎歡天喜地的當小媽媽，雖然不太會照顧孩子？給這些女孩一個「不同於原生家庭」的「少年之家」的家，不錯，讓這些承載著活躍的卵子的肉體能夠安全的被圈住不致受孕或受孕太多次，例如中家在元宵節的慶祝活動裡，有一項是發放比收容人數還多的保險套，據說現場學員搶成一團。可見得機構都知道，這些身體會重蹈覆轍；那麼機構的恩慈與知曉，是類近於包庇的親情嗎？就這個層次來說，機構的確給了少女們自小在追尋的理想無私親情。

與小薰人際上為期快一年的糾結著的游擊之後，我也深切的感受到一種詭異的結論，我們的關係像是迴旋，薰也懂得我的好了，她也梭巡我的資源飢渴如嬰孩梭巡一枚乳頭。因此我頹喪的做結：我們的關係並未線性前進，而是依附與寄生的連環套，如此誠實的說：借我用、為我所用。帶著這些問題意識，我發現我在反白出她的生命值得我注目之物，她並不一定是在逃避走向那個黑洞，所以避而不談或支吾以對，有的時候，這件事對她的零碎感，使得她會搶先播放主要的光榮片段要給我欣賞，從此處也能看出她把我當朋友。我一一比對她的閒聊內容，逐漸按年月日作成田野筆記，劃線、交叉比對、重複訊詰、再次寫定，反白出……那些我成長過程中一直並未實體鄰近我，但是我或許暗自希冀靠近過的缺席存在物。

我與小薰的互動，在我參與過她的生活、陪著她度過中家脫逃及她返回中家之後，她還是來參加我的課輔（社工基於家醜不能外揚，本來我以為她脫逃之後，就不能來參加我的課輔）。禮貌是在社會以及各式被行動者意識到仍是社會（外於己身）的情境之中，才需被行動者拿出來行使，關上這一扇門，當時的我恐懼小薰龐大的身體朝我擠壓，其實我恐懼的是她來的太輕易（對我而言，我一直認為自己沒付出什麼）而太容易（就像她朝群眾張開雙腿的假想那般）就排山倒海而來的親密關係。我只是一直很難過她不感恩而需索無度，但是那不正是她對待她的至親的模式？我難過她對我的付出不說一聲謝，但其實不習慣她的友誼的是我，而不是她。在這一層次上，我們不是朋友。無法與小薰成為朋友，因為我永遠不會過小薰這樣的生活，那樣的荒唐是我生命史的匱乏，因為知道永遠的不可能成真，所以在偷窺與好奇的同時，她的生存方式也僅能安心的做為我永遠不可能的慾望。

第二節、少女恩恩的生命史與我

我盯著一個娃娃屋瞧，路過的人以為我探頭探腦為的是那些可以放在手心裡的小椅子，小電扇與小馬桶。我試著告訴他們：不，讓我著迷的是那個椅子與電扇之間形成的走道，洗手台底的凹處，馬桶水箱下方靠牆的空間……但我用手指啊指的，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那些地方，那些罅隙，只有在東西擺對位置的時候才會出現。

——李佳穎《小碎肉末》

一、相遇於社會

我盯著中家瞧，路過的人以為我探頭探腦為的是那些可以銘刻心底的勇敢浪女、性創傷者與小毒蟲。不，讓我著迷的是那些違常之間的橋樑，比如體現在恩

恩身上那些正常、普通而堅實的價值觀。

恩恩還待在中家時，是全中家僅存的處女。剛進去的時候，她對裡面的文化（人我之間的距離遽減）不太習慣，同學在上課時會伸手進衣服喬奶，如果好心又看自己順眼，還會伸過來要幫忙自己喬奶；在中家，大家初始也不太相信她是處女，畢竟，會進中家通常都是違反兒少性交易條例，怎麼可能最基本的「性」卻從未在她身上完成？但相處下來，她們在漫長的軟禁之路中，多半形成自己的小團體，對小團體內與小團體外的姊妹們的性履歷，都互相坦誠。所以，當其他人談到恩恩，最常說的「她還是處女」，除此之外就不會多說她什麼壞話或好話。

遇見恩恩就是在這樣說不出所以然的情況下。她待中家的兩年從不吵鬧滋事、她出了中家後升學順利、肚腹平坦、也沒有卡債、與親友感情融洽³³，對她的印象總是她放在哪一個搶眼的少女旁邊，都不覺突兀。後來，在她結案離開中家之後，我們在她就讀的高職再度遇見，她讓我閱讀她的生命史，我才恍然大悟，她擺在哪都不顯突兀的原因，正因她專注的在選一個位置交接自己的「東西」：她的處子之身。

於是，她在社會上闖蕩的歷程，幾乎可視為一趟交易自己的旅途；而我也在參與這一趟旅程中，去衝撞出自己的「商業性」……

剛出中家的暑假，她就從網路聊天室徵求伴遊的客人，並且很明確的執行著她的工作原則，讓交易內容與私人情感劃分清楚，絕不容許界線有崩潰危險：

價錢的話，我都開一小時五百塊，上次是去板橋跟客人逛街然後上旅館，最多只給客人做半套，進房間後我會先跟客人講好我不給做全套也不口交，衣服可以全脫，但是客人只能看跟摸我下面，（我問：為什麼不可以做S？）因為我要把處女身留給我未來的男友，嗯，這件事（指性交）我是沒特別喜歡啦，所以，留給跟心愛的人一起做（指性交）應該感覺會比較特別吧……客人答應了我們才各自去洗澡然後做半套……有時客人會想親嘴或舔耳朵，我是不會事先說不給親啦，但是就會一直躲……其實回想起來，有的客人還蠻會弄的，知道要摸哪裡會讓我濕，不過當時我都刻意不讓自己有感覺（註：這段是恩恩有固定的性伴侶之後與還未發生性經驗做比較），我在床上就擺明了隨便客人弄，但我不會爽這樣，有的客人會叫我叫幾聲來助興，我就「阿～阿～」的叫得很隨便（撲嗤一笑），一聽就知道是敷衍的。

³³ 之所以特別點出這三點，是因為這不是中家學員們結案後回到社會的常態。結案後大部分的少女總會因為林林總總的原因相繼輟學、意外懷孕、又因為原生家庭常無法負擔自己的生計或心靈支撐，許多少女會設法自組家庭，但總因社會資本的匱乏（低學歷、未成年）找到的工作容易入不敷出而身負債務，而恩恩有技巧的讓自己不進入這三種境況，她的「普同」反而在眾多學員之中顯得較為「特殊」。

除了將交易內容清楚的規定，極力避免交易跨越身體疆界之外，交易過後她也立刻區隔與方才工作的牽連：

客人就是客人，怎麼可能當男朋友？像小薰還會考慮跟對她溫柔的客人在一起，在我是完全不可能。那些會花錢來找女人的男生都很醜蠻噁心的，就我經驗是都蠻醜的，跟他們做完我都會馬上去找男朋友，就覺得這樣比較有安慰到，當然也是會有點覺得對不起男朋友，想補償他。

在我的感知裡，恩恩在性交易時恪守自我疆界，是一種在慾樂中極力禁慾的反差，而引起我對她的另眼相看，恩恩的工作倫理浮現出某種「進步」、「心智機巧」的現代性的性工作者形象，讓我在情感上逐漸從冷眼觀察的師長挪移到想將之納進「同一國」的姊妹，既然我將她在情感上認同是姊妹，我自然急著想「傳承」想注入她的腦袋。

我還看見了她在生活裡扮演好所有倫理角色的努力：

例一：一次我買了些水果去恩恩家，她沒馬上吃，反而是拿了一些問我：「我可以留一些給我媽媽？」她才解釋，她媽每個月都沒什麼錢生活，因為她要分攤房貸、要生活、身體又壞。而恩恩課餘都會買晚餐去給她，不忘每次都塞個兩千塊給媽。但是媽媽會問恩恩錢從哪來？恩恩就騙她說是打工賺的。媽媽有時會接一句：「不要再去伴遊了！」

例二：從中心結案後，恩恩結算在裡頭的存款共計四萬八（註：國家會按月發放三千給這些少女，以每人約兩年上下的刑期來算，總共可拿約七萬，她存的數目與其他女孩相比，算是很有儲蓄觀念的。）而她結案返家，自願拿出兩萬借大伯還卡債。雖然她講起大伯的卡債就直罵大伯蠢。她形容大伯是最受不了女人有求於他，只要是女性打電話給他，推銷什麼商品他大伯幾乎都會拋錢進去，上次有如新的女下線向大伯推銷一種吃了從頭醫到腳的生物科技製藥，他大伯就買了好幾萬給全家吃。

而去恩恩家拜訪她的家人，我也感覺到其與我後台人生的近似而對恩恩有偏愛及親近的感覺：

去恩恩家，我長期因為想要貼近中家少女們而忽略的自己的快樂方式又甦醒了…恩恩的爸爸一直到十年前都還是室內設計師，是一直到數年前恩恩家中發生巨變，她爸受到打擊，日日喝酒把身體跟工作都喝垮，她媽媽無法忍受

她爸的一蹶不振，才離婚，整個家庭才變成現在這樣窮困。他熱愛從電影裡找靈感，因此有一面牆都是李安等導演的 VCD 或錄影帶。我很興奮的與他討論李安前後期作品的風格差異…他隨手翻了翻舊報紙，竟然還翻出內夾的一張十多年前他為髮廊做室內設計的幻燈片，就著昏黃燈光看，跟現在的 Eros 裝潢還有點像。而且在閒聊中，還意外得知恩恩的母親在二十年前念大學也是外文系畢業，她回憶起大學時期還有印象的文學作品，隨便講了幾篇，我幾乎馬上記起這些作品在以前帶給我的啟發，眼前的一家人，坦白說讓我感覺到好像是回到自己的家，或自己比較熟悉的那種家庭。

更進一步的，我似乎從她身上看到我理想中的性交易手腕—她把對真愛的信仰縫在陰道裡，垂吊日漸熟成的信仰如孔洞極小的針，讓許多陽具都經過，卻恨不得自己縮小如線得以穿上她。伴隨著她的在性交易範疇的專業操演同時發展的是她在私領域積極的想要「給」出自己的貞操，以及用心設想著愛伴隨著性合一的遭遇並其所帶來人生的轉折：

今天恩恩的美術老師帶她們全班去參觀國際雙年展，我暗自雀躍著總算跟她有共通話題，因為這個展我剛去過，我暗忖，若恩恩對這個展透露出一點興趣的話，以後我們出遊，我就可以帶她去參加我熟悉的藝文活動，一點一點的介紹給她我的生活風格。可是恩恩卻說：「好無聊！看不懂，只想趕快下課！」我還是繼續追問她喜不喜歡平常課上的設計課、素描課，她不好意思的笑笑：「我不太會畫啦，都低分過而已！剛開學我爸會要我的素描作業去看，他都搖頭說我真的沒天分！哈哈～」我有點冷場在想下一個話題，恩恩接話了：「唉叻！娜娜，我好想交男朋友，中家出來的其他人都有男朋友了，而且十個有六個已經懷孕了，我好羨慕她們。」我問她為何羨慕，她說：「我覺得有自己的 baby 是很幸福的事，尤其是跟自己愛的人。」

但我已投入長姐的角色不想掩飾我對這一套(對我來說意味著吞噬自我主體性)粉色理想的驚懼，試圖與恩恩對話：

我聽了馬上問她：那妳懷孕了會自己養嗎？

恩恩：當然啦，不過我想跟愛人一起養，喔對，一定要先結婚，不然我家人一定會殺了他。

我：那中家裡妳目前知道的懷孕的有幾個生下來了？

恩恩：嗯，有兩個生下來，好像有一個是給人家領養，一個是跟男朋友打算結婚了。其他的我知道大部分是打掉。

我：那阿雅（註：跟恩恩同期結案出來的少女）懷孕時妳不是有去看她，妳好像說狀況很糟糕？

恩恩：她就懷孕的時候住她男友家，她男友媽媽不太鳥她，她一天到晚打電話給我叫我買東西給她吃，我看她肚子大不能去上學、不能去打工很可憐阿，我就省下一些錢買去給她吃，她生完那天還叫我買早餐給她，唉，很麻煩，什麼都要錢，可是她就是沒錢！

我：那現在阿雅還好嗎？

恩恩：一樣一天到晚靠天阿，她男友家是客家人很摳，不喜歡阿雅吃他們的，尿布沒了，她們也叫阿雅想辦法，她男友又不能靠，他要去上課只能打工，回到家都很晚，小孩哭他抱一抱就煩會跟阿雅吵…我覺得阿雅很落魄。

我：妳若現在生了妳有足夠的錢可以養？

恩恩：至少我比較可以有能力去養吧，因為我還有家人阿，但是他們都自己住外面和家人也沒聯絡吧，經濟也不穩定。

我：可是妳要想喔，如果妳孩子的爸不能或不想娶妳呢？他不一定是不愛妳，但有很多因素，比如說他的家庭或他的經濟能力，都會影響他能不能對妳負責。如果真的是只能妳自己負責懷孕九個月跟養小孩的話，妳要比同年齡的人工作的更辛苦才能賺到獨自負擔小孩所需的錢。那也就是說，人家假日休息，妳可能還是要加班；人家領薪水就可以打扮得美美，妳要拿去買奶粉有的沒的，這些妳ok嗎？

恩恩：嗯……娜娜，其實妳不說，我還真沒想那麼多耶。我本來只是想找一個依靠，然後跟他結婚、有一個屬於我們的孩子，嗯…

我沒料到在我預期她會反駁的對話上，恩恩卻吞下了我的問號，她火速的溜進甕裡反而讓我險些撲空，但我在中家見識過太多滑溜虛應師長的小妖精了，何況我還幫忙後製過一些³⁴，因此我一有機會就持續搖晃我的甕以確定裡頭有一隻溫柔的蟹，比如幾個月後又一次與她的對話：

我：妳上次跟說喜歡妳的阿隆去旅館那次阿，他不是要妳跟他做？

³⁴ 參見第五章第一節我幫忙小薰誑騙她的家族社工，構作深具悔意的週記一事。

恩恩：對阿！

我：那他有戴套子嗎？

恩恩：他想要不戴套子，他跟我保證他很乾淨，一年多沒碰女人。

我：妳知道不行吧？沒戴很容易懷孕喔！妳接受他當妳孩子的爸嗎？

恩恩：哈哈，沒想過耶！

我：而且，你們有先洗澡嗎？

恩恩：旅館浴室的玻璃是透明的耶，我不好意思在跟他還不熟時當著他的面洗澡。

我：ㄟ！健康重要還面子重要？至少要先洗乾淨，女生那邊很脆弱的很容易感染，發炎起來喔，老了就容易變成子宮頸癌妳知道嗎？

恩恩：阿？是喔？這麼屌？呵…妳這樣講我會小心注意…娜娜，妳總是會想到我沒想到的事情，我好喜歡跟妳聊…

這時的恩恩剛過十七歲生日不久，她已經如願跟她十六歲時深愛的男朋友阿正發生第一次又分手了，而她身體上結束處子身份後，在尋覓真愛的對象上，對於確認兩人關係的交往儀式執行更加嫻熟而迅速，比如上述對話中的阿隆，是她剛認識的網友，第一次與他見面就是讓阿隆開車到三重接她下課，徵詢她「想去比較遠的地方嗎？」然後開到外縣市的旅館，說隔天方便去石門水庫玩。

恩恩面對我事後的詢問「所以妳知道會上床囉？」回答的很輕快：「我知道會發生的阿，都出來外面過夜了，一定會的阿。」但她將該夜細節反覆檢查，因為她不太確定隔天兩人關係的發展是否直行至長期穩定關係的開端：

進去之後，他就躺在床上打開電視，我坐在床上，沒有躺下，他笑笑問：「妳不是說妳累了？來這躺阿！」我才過去躺著，他把電視關了，從背後抱住我，我覺得很溫柔，嘻！他問我喜歡怎樣的男生？我說：「對我好的吧。」他說：「就這樣而已喔？長相身高咧？」一邊講話一邊他親我，（問：解扣子熟不熟練？）很熟！他解得超快的！單手就解開洋裝再解開胸罩。（問：喔呵呵呵！很熟……）到了內褲，我抓住內褲，問說：「我們又不是什麼！」阿隆說：「嗯，我看了妳的網路相簿，我喜歡妳。」我才給他脫，（問：有沒有戴套？）沒有！因為我會替他想，阿隆的那個蠻小的，叫他戴套說不定他戴不

住，就沒講。其實我感覺沒有很好，可能是因為他很短吧，我只感覺到進、出、進、出，哈哈（大笑）！（問：會痛？！連小支的做起來都會痛，表示妳可能發炎了。恩恩，我陪妳去婦產科內診好不好？）內診喔？……做完他會抱著我睡，還蠻溫柔的，阿正都不會，他每次來我房間，就躺在這小床上，先說：「來這裡跟我一起看星星嘛。」我躺上去，他就隨便摸一摸，就放進來，體外射完就穿上褲子急著要回家。

恩恩繼續前後比對著阿隆穿「男友」的袍子合不合身，共宿後的清晨她一面將自己安放在「相愛」的布景，一面積極的確定人物配置底定與否；而我幾乎已知這是阿隆心中的一夜情，而恩恩的真情流露將讓她離自己的理想越遠：

石門水庫上去有很多階梯，阿隆牽著我的手，而且是十指交扣，嘻嘻！那感覺很體貼，而且樓梯很多，我又穿高跟鞋，他還會扶我走耶！（問：有他的照片嗎？）有阿，在這兒，（問：沒有正面！我要看臉照！）他是沒明講不要拍正面，但我覺得他不太想給我拍正面，都只有側面，我們走到水庫最高處，我就想到問他：「你有要很早結婚嘛？」（問：他幾歲？）他二十四，我就想問他嘛！呵！阿隆回我：「沒有吧！」我就「是喔！」阿隆又回：「你這麼小問這幹麼？」我就說：「因為我很想生小孩有家庭～」他就笑笑沒說話。呵呵！那就沒指望了！哎，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呢？（一邊點選阿隆的網路相簿，一邊看每一本裡面有沒有女性）妳看這個女的手是怎樣？放在阿隆的褲子上！你看你看！

恩恩即使察覺對方從她的愛情身體（各種促進愛情感覺的儀式諸如親密牽手）出竅了，她仍然朝對方走開的方向拽了好幾回，像要確定以浪漫愛的外殼交易愛情當真不通：

隔天早上，我在床上抱他，有問他交過幾個女友？阿隆說「五個」，我還可以接受這數字，就裹在被子裡對阿隆說：「因為我被劈怕了……」他說：「啥？霹靂啪拉？」我一字一字的重複：「不是！劈腿的劈，害怕的怕。」他跟我都大笑。可是，一直到下午他送我回家，他都沒有告白喔，我下車時有鼓起勇氣問他：「那我們現在是什麼？」阿隆說：「你說是什麼就什麼。」我又問：「是男女朋友嘛？」他說：「算吧。」我又問：「那你待會回去要幹麼？」他說：「投票吧。」我就說：「那你會打電話給我嗎？」他回：「會吧！」ㄟ！娜娜，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啦？昨天凹咖（註：台語，字面上譯是折腿，意為性交）三次，至少也賺九千！唉！不是真的，我就虧大了！

「虧」的情緒冒出，無疑是一種性交際的失敗，轉而想要在性交易範疇中敗部復活的「虧」。對話越後來，我越聽越講越覺得喉嚨深處冒出一條蛇，既想咬

恩恩一口，又想在她面前輕巧蠕動、炫耀我對成年情愛的交易價值體系知之甚詳。我心裡暗啐「阿隆是不付錢的愛情騙子」但貌似困惑的評論阿隆從照片上看起來「眼神不太誠懇可能很花」，目的是要讓恩恩放棄著力於他。我內心的蛇想咬傷她：「成人之愛本質是資源的相濡以沫，妳能給阿隆什麼？如果妳在實質資源上無法給他任何挹注，那麼妳乾脆把其當成個客人銀貨兩訖乾脆點。」

恩恩的因為「無力」，所以「不自量力」。力的錯用，從另程度來說，是用的太對、用的太切中要害、不留任何安全與美感的距離。恩恩觸及職業與私人之間的關係界線，拉出在恩恩意識中性交際與性交易對象那道「公」與「私」的分界，「公」，就是當作是職業，「私」則免錢，被視為男友，但是「私」這樣的交際關係卻是一則複雜的公式，必須納入整個生命賺賠計算，例如變成少女們改變她的階級位置的一種方式，或者投射某種期望。但另一層計算公式顯得沒這麼複雜，就是付錢了事，清清楚楚。

恩恩看似的「好傻好天真」其實仍是一場精明的計算，計算那個性交際成功的可能性，計算這自己這場交際失敗後賠了多少，她冒著期望長期關係破滅的風險對阿隆給出性，其實是在她在其處境下「合情合理」的選擇，因為恩恩的身體是當下阿隆唯一的慾望來源，恩恩對阿隆而言除了身體之外「什麼都給不出」（恩恩沒有學歷、高社經背景、經濟能力等資本），但恩恩的「合情合理」在於其執著的孤注一擲賭一把能與阿隆開啓長期親密關係的可能性，與阿隆博奕最後結果將是：這是一場成功的性交際（也就是獲得了一場長期的情愛關係），或是一場失敗的性交易（被白幹三次，賠了夫人（肉體）又折兵（情感寄託））？阿隆抱著性交易的心態，卻換取了恩恩表現稱職的性交際，一來一往的落差和落空，恩恩不敢跟精明的媽媽明說，只敢隱惡揚善的炫耀阿隆自稱是電子公司工程師，但手機那頭的媽媽卻精準說出：「我們又不是白雪公主，怎麼能夢想王子會要妳？妳該多讀點書，讓自己聰明一點、有神秘感一點，男人就來了！知道嗎？就像那個不像老師的姊姊那樣子，人家她也沒靠跟人睡，可是妳去問問看她缺不缺人要？」三兩句不僅點破恩恩在生活風格及階層上想要上攀需包裝的關鍵，更點破我也無法自外於這個戰場。恩恩的母親一直是以相對於恩恩的方式出場，恩恩是「明著」出價販售自己身體，但恩恩的媽媽則是不以單次計價，而是把自己的生命鑲嵌在長期情愛或者婚姻契約關係裡頭「賣」自己。

恩恩談起媽媽，總是很佩服她的交際手腕：「她在報上求職欄看到一則幽閉症患者徵求婦女假日陪伴的廣告，便應徵上了，月領兩萬，週末便去該男子家打掃、燒飯、洗衣，還陪他出席應酬，週末夜陪睡，直到週日晚上才返回獨居的小套房。」

恩恩的媽是命很硬的人物。她媽曾經再婚過，再婚對象據恩恩說外號是「十

二億」，顧名思義身家很殷實，離婚後，她媽分得據稱有數百萬，但現在全都散盡。患有憂鬱症的媽常有自毀念頭，幾年前曾經跳樓，醫生診斷應該是活不長了，那時，她媽媽的腳斷了、肺也破裂了，但經過一個月住院，竟然慢慢復原了，到了現在，只是微跛而已，獨居在新男友（去聯誼俱樂部認識的有婦之夫）租的小套房裡，無業、逗小狗狗度日，一個人獨處時讀唐詩、莊子、和翻譯版的小說寫寫字：

恩恩說：「我媽養了二十幾隻狗，現在是一隻泰迪犬，她花在狗身上的錢比我還多太多了。她在我身上沒花什麼錢，她的套房都是狗味，而那隻狗太活潑了，還把我的髮箍咬掉一角。媽媽還為狗辯解：『你髮圈那麼紅，那麼亮，狗狗當然會想咬一口，很亮很好咬的樣子！』」

我試圖拼湊恩恩母親的特立獨行有何依恃，是美貌嗎？「不會耶，她長得還好」那是聰穎囉？「我媽也會教我一些手段，最重要的是氣質，那種……懂很多事的有深度，很懂事、讓男人覺得能跟你很耐聊啦。我都會跟我媽說我的戀愛的事，我媽都說，這樣愛來愛去真亂，不要當真啦！」

我驚覺恩恩的媽與我是採用不同近路的語言在述說相似的知識：當我試圖暗示恩恩她想信仰的真愛蘊含的交易性質，可能並不下於她認真操演卻難以認同或喜愛的性交易時，恩恩的母親基於身體實踐愛的交易性的人生體驗，已將這個信念化為淺顯易懂的操作型知識。於是恩恩的媽媽與我共用同一種聲氣發語，我們都仰賴知性的氤氳烘托出自己，在維持或奮鬥向上往中產階級境地的戰場上相逢並辨認出對方。

二、身體相忘於江湖

體認到恩恩的媽媽利眼看透我對中產階級秩序的眷戀，而且她簡直是把我從我的渴欲揪出來，我一向躲在學院訓練賜予我的理性分析與迂迴攻擊後面，藉以能平安的躲在大後方觀察前線戰事，也能繼續宣稱我跟父權體制尚未和解，維持高傲的敵對姿態。但是她揪出了我的假面，讓我裸裎，我抱持著想放逐的心情，選擇一次進去狩獵場，試試看我究竟還能不能當玩物吧！

我知道恩恩在好樂迪的 403 包廂裡面跟入學認識的新朋友慶祝她的十七歲生日。到了包廂，恩恩不可置信的抱住我，興奮的向旁人介紹：「這是我老師！老師竟然會來幫我慶生！怎樣！很給我面子吧」根本不在意我兩手空空，其他座上客都送了氣球、玫瑰花束、性感內衣等等，堆在沙發上，我注意到，這些禮物的共通點：它們都是粉紅色的！恩恩害羞的笑笑：「唉呦！是我叫要送禮的人一定要送

粉紅色的東西啦！只要是粉紅都 pass，沒有粉紅色，送其他都遜！」恩恩拉著我的手滿場飛，讓我認識了全部的賓客，坐在點唱機旁邊的男孩小風，一直不相信我是老師，直呼「有這麼正的老師？恩恩你讀哪間的？我要轉學！」邊空出一隻手把我拉到他旁邊，大腿貼著我，笑鬧著要我當他的英文家教，我心想：「去你的英文家教！你是想蒐集不同種類的女人吧，到底我在你心中值多少錢呢？」於是我說：「我很貴的～（一邊努力在擁擠的沙發上挪出與他的間隙）我只教進階會話，程度太差的學生我是不接的」小風手臂伸向我的肩膀：「哎！我真心想學英文～以後我要進軍國際～你說多少錢我都出得起啦」

「一小時一千，若沒進步要加一倍學費！」我獅子大開口，心想，若小風是理性消費者，理應不會接受這種交易；理性消費者應該會花更多時間選購高單價的商品，例如時薪動輒 500~1000 的家教人選，而只願意花較少的時間選購低價商品，例如時薪 80 的好樂迪工讀生，何況若將小風（學生）的進步當成是一家店的盈餘來看，若無盈餘（沒有進步），經營者付出的固定成本都成了沈沒成本，理應會關門歇業，怎麼還可能反付出一倍的成本去增加虧損呢？（歇業的臨界點）但目前他色欲薰心，我反而可以利用他強烈想要「我」這樣商品（在這裡我的商品不是教學，而是身體），利用消費者剩餘獲取最大利益，在我爭取家教打工的經驗中，雇主（家長）可以對來應徵的眾多老師擺高姿態，在其他雇主（家長）都不接受我的開價下，以低價聘請我，對精打細算的家長來說，他的消費者剩餘可能很高。眼前的小風看似不理性到了極點，但其實他深知，若要「把」到我，他必須先裝闊，不能在女孩面前表現追求消費者剩餘太過頭的摳門樣，不然，他可能要承受完全把不到我的風險；雖然出了好樂迪，陽光讓他清醒，他可以慢慢等待、多方打聽，在他等待和蒐集資訊的過程中，我說不定就不能這麼拿翹了。

在我意料之中，他掏出兩千塞給我「我很有誠意的！我是真心想學好英文～我會講幾句簡單的啦！can you be my girlfriend?」我四兩撥千金的說：「恩恩還有她的姊妹淘們比我年輕多了，該有的腿胸臀都有，go for them!」小風的小手又伸向我的肩膀，我托著那隻手，放在恩恩的頭髮上，「看到沒？年輕正妹閃閃動人咧」小風那隻被我亂丟的手很有技巧的滑下恩恩的長髮，改握住麥克風，現在點歌機放的歌是《羅蜜歐與茱麗葉》（並非莎翁經典，只是挪用了莎翁人物和情節啓發而成的通俗贗品，由飛輪海主唱）他對著我唱：「喔～你是我的茱麗葉～」，並在副歌音樂的空檔，凝望我說：「恩恩那種女生我常上酒店看多了，真的看太多了，那麼多的化妝妖怪，比不上跟一個像妳這種有格調的熟女來往！」（他的說詞體現了比較利益的精髓：十個常故障的便宜貨比不上存錢買一個耐用精品；而此處他面對在這情境下想蒐集的「精品」，更要將獵物：我，展現對待準私有財的佔有和在意，他對其他女人，更要表現出柳下惠的姿態；我才會進入他營造的虛幻情境中，被他誑騙。）

副歌甜膩的節奏又重複了：「喔～羅蜜歐，你是我的羅蜜歐」小風示意我唱，我接過麥克風故意唱得荒腔走板，順便閃過他想握過來的手，他又落空了，只好縮回去口袋，掏出一張名片：「今天很有緣可以跟你相逢，妳有名片可以交換嗎？該怎麼稱呼妳？」小風名片上頭銜為「XX 金融物流專員」，我誇了他：「哇！這麼年輕就當專員，不簡單喔！」小風有點羞赧解釋：「我們公司是在討債的當舖啦，那個名片是老闆做的，我是負責討債的啦！」我順勢說：「這麼厲害！我有名片都不好意思拿出來了啦～我只是個實習老師～」其實心裡想，小風阿小風，交換名片的儀式，前提是交換的兩造是地位相當的人類，你呢，燈光昏黃，透過我的高腳杯看過去，你語音開合，張嘴在酒紅液體中浮沈，我們方才有來有往，你在殺戮中可快活？在文明的台面上，你只能算是我的皮夾子，要是我一把你當文明人類看，我就不算是在這個情境下，各取所需（你要色，我要財）的煙花女子了。

這個晚上我雖然看似下放自己去野一回，但其實我一刻也不肯放棄擺我習慣的姿態；我刻意隱姓埋名，但心裡知道那是因為我羞恥而非驕傲不肯施捨，我在紙上計算賺賠得一絲不苟，但情慾若對稱精細準確如葉脈，那還有情慾的生命力可言嗎？散場走回家時，我一直在反省，若對充當玩物好奇，那我的身體躲哪去了？為什麼小風一眼就辨識出我沒帶「那種身體」來玩，而會熟稔指出我不是「玩物型」的身體？

於是上廁所時，我低頭看著自己的小腿，她們只是走著路，走到桌子底，彎著長臉，弓著她們，認分的等待晚上帶著我從桌子走到四張書桌距離外的床上，沒聽她們緊張過，她們一直鬆弛著，主人嗜飲奶與蜜，所以她們也甜暈暈的，倚著椅子腳像兩口茶壺。從小到大的環境慣常檢查腦袋，因此我的臉發育得特別深刻。

小風沒兩天就打來了，我有一兩通沒接到，第三通時他就帶點微愠：「老師，我給錢了妳該不會不想上課吧？」我不喜歡他講電話總是拉著喉嚨激動不已，雖然他常跑鐵工廠討債一個月兩萬塊的代價就是賠上他的聽力，而我要與他對話，應該要起碼的體諒他的障礙。何況隔著我與他的不只是這件事，而是字彙。國語不像日文，有敬詞、性別發語等曲折，每個人的世界，透過語言，很清楚的就有輪廓。但，當他問「妳都在幹嘛？」我說「我在上課。」學習、被動的姿態是我的盾牌。他卻解為我在主動：「妳幹嘛忙著當家教上課賺錢阿？來上我的就好啦！嘿嘿！」他這麼一問，暴露出我自我定位的奇異。生活對他來說，是一買一賣、你賒我也不欠的肌理清晰，現象的總和、若有超出他視線可理解的事情，疑問不能沈澱，只能歸檔，因為，他的生命以急促的節拍形成鬆弛的大塊：緊繃跑路—失魂狂歡。而我從來不懷疑，萬一自己對事物的感受力鬆弛了，除了闖進別人的場子裡用搶的，不做他想，就像上次去恩恩生日會的好樂迪包廂那次，我跑進去

白吃白喝、爾虞我詐，「搶」完一份體驗的片刻，我能合理化自己說：「因為我的懷疑需要滿足與滋養」疑與慮是怎麼有價值？空洞的事件填滿了規律，構成我們身處的情愛世界，我為什麼可以抗拒延續空洞萬象的責任，而要不不斷反駁、不斷延宕？這樣的理直氣壯，仍舊是延續我漫長的學生生涯裡，學校教育以美好願景利誘「會思考」的我成了一種判定別人與自我判定的指標，頭重腳輕的大腦動物如我，竟也有因為要赴小風的交易之約而有機會讓身體從知識還原為血肉。

所以當我上了砧板要賣自己時，我很緊張，想起唯一臨時抱佛腳的經驗，不就是讀書嗎？撕腿毛的聲音，一整片的除毛蠟掉下來，像聯考前把自修一頁一頁撕下來的聲音，撕下來是貼在自己的腦袋上的美化工程，撕下腿毛、種到眼褶上，內雙的長眼睛，毛茸茸的，挺野性的。我對少女雜誌的化妝專欄記性就沒那麼好了，因為我的腦袋要裝另一些東西，高學歷的美女自我寬恕了在美的工程前無數次怠惰敷衍，倘若服裝搭配沒那麼時髦樣板，配色 sense 差池，沒關係，因為我的腦袋太忙於我的專業，這些都沒關係，真的。

我有個性，跟我一起過的情人們都說我好特別。那個特別是氤氳的，待會他褲裡斧頭要是朝我剖過來，衣服裂成兩半，那他就會知道我是姿勢分子了。

他早在之前的電話裡一直說他要帶我去夾娃娃跟看 MTV，他告訴我那是他放鬆的方式。我對這兩件事一點興趣都沒有。我回來看照片，發現他在夾娃娃時的背影，臀部很謹慎的隨著那個橫桿搖擺，好像在自瀆，讓我想到大衛科能堡的”Crash.”很科幻，很分離，快感跟愛情真的毫無關聯，或說，對快感的愛回饋了這兩人。

他只想到那棟荒廢的大廈有他要去的小房間，但我行前就已經排斥那個小房間，因此我在路線上不停拍照，也剛好他想抄小路，走的小路都是城市的老年地帶：這些店舖恰好都切合我對未知的恐懼：一整面牆的抽屜、跌出各路蔓草的巫藥鋪、一整條街的飛禽店、一盒一盒的海龜仰頭在接主人的露水、一籠一籠的麻雀 69 式吱喳、此處的寵物跟佳餚似乎是在我的恐懼中，越來越混淆了。他在路上不停講著笑話試圖讓我放鬆，關於那些吹了幾十年號角的修女、害怕得愛滋的神父。為什麼我們走在融化的陽具上陸續的笑著？

帶上包廂的門，他說冷，問我熱不熱，而在我手下的他，眼珠子濡濕的，至於該我的那一份，遍尋不著零件，終究是一場倖然。我默唸著恩恩說過的：「我們拿了錢，就要辦事，不要像死魚嘛！」但實情是：我想捐出自己，但我始終忘不了自己，而這個 MTV 的小房間是剝除社交脈絡的布景，燈光暗下，我與他的身體雙雙暫時失去了階級地形參差的起伏，我們都平板了，這男人反而平滑了、失能了，也因此，我們迫近了，但始終，交錯於江湖。

第六章、結論：這篇論文是面照妖鏡

自○六年中至○七年底，我在中途之家擔任課輔志工，同時也跟一些結案的少女保持聯絡、偶爾陪她們出去玩，在擔任志工與中家少女接觸的過程中，我發現在理解這些曾從事性交易少女的生活內容與價值觀上，超過我本來信仰的性解放女性主義所能涵蓋，而我在參與她們的生活過程與之互動的過程中，逐漸暴露出自身的知識優位與救援心態，更讓我發現我原來是披著解放思潮的皮對少女們執行保護主義的家長心態。

這些認知使我不得不面對自己內部的價值衝突：信仰解放與現代性思潮的我與在情愛實踐上願嘗試拓寬莽衝的我，似乎在理解這些低社經及文化資本的少女的性打工等性活動時，比其他我等中產階級女性更能從少女的內部脈絡理解為其處境特有的性交易與交際混雜策略，但另一方面，我個人生命底蘊是為熟習教育場域下的父權意識型態運作與常受其保衛我的主體性，其實與解放思潮的鏈結並不親密，但也因為披著解放的皮，從自身的父權之眼看出去，我才看見解放與現代性話語或許能保障或肯定底層少女的生活實踐的自得其樂，但它無法解套這些生命裡頭的倫理處境。

第一節、社工作為一面映照「我」的鏡子

在我的前沿知識裡，身為外文系女孩，接觸到女性主義思潮自是近路，而在初觸性解放思想時，我修習何春蕤老師的文化研究課程，更是著迷於其思想裡對於國家機器諸如學校、警察、乃至文化常模等體制的顛覆與解構，自然當我進入中途之家時，我不但懷疑這個機構的存在會斷傷少女們的主體性，更對執行國家機器規訓的人員，尤其是站第一線與少女定期懇談、背負矯正及檢查少女思想的社工老師抱持由文化研究學院帶來的敵意。

我的敵意卻在與不同社工交流中歷經強化與消融的過程，在與社工 F 洽談入中家許可時，我的視角看到她的母職角色優於工作角色，就忽略了她在工作平台上解決問題、擴充中家少女學習資源的努力；而在與其他輔育機構的老道輔導老師 W 請教「勸」的技術時，我只讓 W 看見我在工作角色上的生澀和熱情，我以從性解放前沿知識帶過來的假設，質疑 W 支持公娼的性工作正當性卻反對類似性質的性打工少女的雙重標準，但我的質疑正暴露出我跟她的前沿知識差異與參照點的差異。

W 身為一個滿懷愛心的中年輔育角色，她支持公娼的正當性倒不如說是出於高等教育程度的中年知識分子對弱勢的普同關懷，因此她才能夠在我與她相遇的基層運動性論壇上以極具感情宣染力的口號博得大多數人的共鳴，我在現場對群體

澎湃的支持弱勢生出戒心，一則因為我內心後台其實是獨行俠的邊緣人格(靠特立獨行與疏離的人際關係來維持自我的完整)，一則是因為我無法想像會有(能夠集結起來的)群眾會為未成年少女的性打工爭取合法化。再者，W 很有可能同時也佔據中年良婦的位置，因為她雖看到了晚近性打工少女們的關鍵字「虛榮」，但她教化青少年的方向是朝(老)中產階級意識形態中對兒童的去性化及去「物慾」走，她解決少女虛榮問題的方法(把少女熱愛的名牌包換成以色彩吵鬧耐用但美學絕對 NG 的菜市場貨)在我(熱愛資本主義的年輕婦女)看來十分簡化青少年(對資本的)洞悉力及(對美好物質資源)的感受力，何況，「虛榮」從我(習慣沉浸都會資本主義氛圍以及不畏懼多重情愛可能)的角度來看，是(老)中產階級自我中心看待年輕世代才安上的罪名，基於以上種種後台的量度，我對 W 的技術指導抱持批判的態度，但是我跟她總是還共享一個老中青「知識分子」的平台，因此我與她能夠在表面上維持友好且文明的過招。

但是仍須檢驗的是我對她們的批評，會不會又是一則紙上的運算？在論文口試時，老師提醒了我，我對於 W 的批判，也可能出自於我的未能坦然與 W 溝通真實研究意圖使然。易言之，我隱匿自己的研究意圖，與 W 對話而擷取她的說話來做為分析，可能我以我的面具平行對到的 W 的話語，其實也是她所能安心投向我的面具的一種修辭罷了。但也許對方一種不進步的修辭，也是一枚粉飾的面具。

而與年輕社工 A 的對話，則消解了我對社工業務的簡化立場，她站在我的後台，分享我的前沿知識，也贊同我的跨領域研究，這些互相理解工作苦處的對談，讓我更深入的看見現行社工的問題解決體系裡，「女性主義」是一個噤聲的字，無論是政府給社工的工作資源和繁重的工作壓力都不足以支撐她們能夠在實務工作上有施行及進修性別教育的餘裕。那也就是為什麼我在第四和五章刻意拿去「女性主義」或「性解放」的字眼，僅讓讀者與我在我呈現的現實觀察中載浮載沉。

第二節、少女作為一面映照「我」的鏡子

接觸少女的過程更是一連串社會文化裡的、女體戰場裡的「我」被她們與我的差異的追撞。接觸將性交易與性交際混雜使用以度日的小黨，迫使我看見我解放思想信仰的侷限。性解放話語，是預設了某種以階級權力平等為前提的政治運動但是又不同於自由主義式的平等權利觀，所以解放話語一方面是保障小黨這樣的底層少女生活在現代性中的合法性，一方面也藉次改變現代性的面貌，但是解放話語套在小黨身在底層的人際關係、那些我看不慣的權力傾軋是無解的也是多餘的，因為底層自有王國，而我的插不上手、我的尷尬，都讓我幾乎只能從小黨的秩序中落敗而逃³⁵。

³⁵ 這段見解，我要感謝外文所友人鄭巨良與我的討論。

而才從小薰的權力秩序中逃出，與恩恩的互動過程，更是挖出我內心的溫情主義殘餘迫我面對，讓我發現我仍舊是深受中產階級生活風格的「風險」及「姿態」影響的人，即便我戮力開放自己擁抱與我成長背景有類似處的恩恩及其友人，我擁抱的只是恩恩在性工作的現代性之軸線上的有分際，從來也不是放下我的高傲姿態，因為，我已經僵化的只能擁抱界線、洞悉界線、指出界線，然後坐在那條線上，害羞的說：「原來我反的社會，是我想要的不得了的那個社會。」

但是，逃逸路線卻從承認有界線開始。

第三節、文化研究工作者的挪移視框

從文化研究學科的門徒走到夏老師的行動研究是一條逐漸褪去理論關懷裸露出現實的無法歸結的長路。

我認為，娼妓與青少年援交在「從業時間」與「頻率」的問題上具有相當大的差異，但學界則將從業型態的多樣性都一併視為性工作範疇，使得從事援交的青少年如何看待「性交易」及其過程中的認同問題，都沒有得到充分與具體的討論。

我的觀點，是出自田野觀察中的少女們，在性別政治派的否定與性權派為其正名的縫隙間恣意伸展。性交易/交際兩者同時形塑了我田野對象們日常生活行動的面向，「性」除了是她們作為賺取金錢的主要活動的一種「交易」之外，也是擴充位處非都市、低學歷、未成年之社會結構弱勢少女社會網絡與人脈資源的一種「交際」，之所以稱之為「性交際」，乃因為我觀察到，田野對象們與「性」相關的活動，除了是少女同儕彼此間一種視為光榮「履歷」般互為共享共鳴的指標，「性」同時也成為自身「資源」，用來與異性客人情感交換進入親密關係之重要生命策略，這部份我曾在第五章中詳細與深入論述。

以上是我作為文化研究學科的學徒，反饋給自身學門的提問。但是我不滿足於停在此處，因為以上我發掘了一個利於解讀底層少女次文化的概念，又在紙上計算了性交易與性交際的盈虧，自認有捕捉到底層少女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存策略，但是少女性交易/交際的游擊人生型態，要如何說服我自己被戳得像馬蜂窩的（對性別研究，尤其是性解放理論）的信仰？

任何一位實踐者的介入行動會反映了他對現況可以如何變化的認識和他自身的能力與限制；同時他也就立足於自己介入行動的參與點上，實踐者也就做為**整體現況**的一個構成部份，經歷與探究著社會變革所指涉的一個複雜的社會過程。「介入」同時意指自己將自己「卡」入一個特定的位置——在特定社會脈絡中，以自己的條件

和能力所能取得的一個行動的位置。

易言之，實踐者是做為一名特定處境中的行動實驗者，有意識地選擇設計與實行他的想法與做法。這麼做時，一個自身、他者與系統體制交相作用的變化歷程和實踐者自身所具有的庫存經驗一定是同時或顯或隱、或主動使用或被動牽引地也發生著一個變化過程。

——夏林清，〈在地人形〉

進入中家未幾，便意識到被拘禁在此的少女被噤語的生命史對照我自身的性別經驗因為強烈反差而散發強烈吸力時，我亟思找尋貼近她們的理解路徑，一條是知識論上的，一條是性別經驗上的。

「我」這個強烈感受到被打造為「情慾真空」的研究者，極為賣力甚至粗暴的意圖「還原」我想「讀到」的「情慾培力主體」；但我卻在我的執力中，持續感覺到被「干擾」，如同我在進入中家三個多月後有一次田野筆記裡寫道：「我很想採集小薰的性探險³⁶，說她就把性當交際手腕，跟朋友、跟男友、跟客人都可以做，用以換到錢、換到北苗關西到處跑的車子，可是她今天說，她坐著新男友的車玩了一天，而我問她去哪玩、好不好玩？她說：『其實很無聊，都陪男友去打電動逛賽車。』」

「其實很無聊！」她說，和她瞬間垮下來的臉，迫使我要在樂觀明朗的敘事裡讓個位置給她：她與家人爭吵頻仍但會拿援交所得買宵夜給他們、她交友廣闊但遇上通緝犯的機率比我高一些、她……高速運轉了前半生，有兩年暫時停泊在兒少法發配的中途之「家」裡、被分配了半年來的每週兩小時停靠在我這賊船上，還要讓我丈量她的「能動性」在哪裡？

我用哪一把尺衡量她的能動性？是先界定她是一個性工作者，然後以建構論審視她的「工作」，告訴她「其實她是一個具有專業操演能力的工作者」？

我發現她的生活實踐並不能被我原先的「超越受害、具培力動能」的冠冕所概括，因為我在中家的歷程越往下走，越發現這冠冕罩不住她們且戰且走的游擊人生，我的執拗深受我的知識取徑，也就是國內女性主義思潮中對於未成年少女從事性交易的論辯所影響。

我從女性主義性解放理論中被餵養了什麼？並且背負著這套刀棍舞劍，遭遇了我的田野對象，在田野過程中企圖以性情慾主體以及性的「能動性」大肆褒揚她們時，在彼此相逢的舞台上，我為什麼頓時失語了？

³⁶ 小薰是我進中家上英文個別輔導課，社工分配給我的學生；是我田野重要報導人之一。

因為我對人生的想像已經重重設限，就連「解放」這件事，我也當成是溫習功課那樣，我不斷的對「性解放」這件事情上設下「理想」，將之設定為一種機巧、精巧、聰明而且快樂的終點。

因此當我刻意的製造與底層少女的相遇，我其實只是想擾亂既存於我與少女之間的因為資源懸殊而逐漸安心的互不相干的兩兩平行狀態。因為文化研究學科裡對既定成規與各種人為制約一向質疑，也一向約束自己（身為研究者）不快速的問題化（對已十分陌生的）他者，久而久之在這個氛圍下，如果文化研究工作者企圖理解己身殊異的對方，因為極力避免病理化對方的學科訓練，（我）（我們）的助人角色意識相對的也極幼弱，卻也長成習慣性先大放厥詞的荒謬，（我）（我們）能對對方拋出的救生圈可能就剩下：「你能說明你自己嗎？請展現給我看你，還能動！」

又再一次回到本篇自我探索的舞台：進入中途之家的我，原本只想以最少最少的干涉程度從旁紀錄性打工少女間的次文化與生存政略，藉以探究學院裡慣用的「解放」與「培力主體」語言是否為真，但卻忽略了自身對少女的自我敘說的默言寬容已然默默的將自己與少女自既定階層情境的錨解開，甚至是我在田野初期刻意隱瞞研究意圖偽裝成一功利用途的助人者（具實質效益的輔導英文課程工作者）³⁷，罔顧田野倫理的謊言連篇，我的身體早已先於感知的被我啓程的起點（文化研究的學術規約）放掉了；於是，在我貼近少女將她們的生活實景看個精光時，我看見她們無餘裕停步尋求解放語言的收編，只好設法與污名共存的機靈；這一種機靈在種種不同的學科視角下有不同命名，在文化研究裡，或許是對抗父權加諸性打工的污名的游擊戰略，在父權語言下，畸零與隨之而來的保護主義監禁囊括了少女手腕的機靈。

第四節、革命前沿之前：被埋起的外文系甜心及研究

歷程

不諱言，這篇論文仍不算符合行動研究的研究倫理與方法論，當然它也不符合文化研究學科裡對理論提出深刻而有洞察的精緻反思。就從行動研究最終得以推進被研究者的覺醒來說，一則稱職的行動研究主張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在無層級

³⁷ 初始進入中家我就意欲做一篇批判民族誌研究，但是師長告誡取得田野地相關人員的首肯是人類學田野的最基本倫理守則，也因這層顧慮，我的問題意識開啓停滯了許久，直到我探索自我身為一個有意識協助中家少女對抗中家體制的反叛者，進而發展出想要解構自己的慾望，去輔大修習夏老師的敘說與實踐課開始，我才有辦法逐步放下心防，與體制內的人員（如中家的一些年輕社工）坦承我的「臥底」研究身份。

和剝削的狀況下共同參與與產生改變並從而縮短理論和實務間的差距（Webb, 1990）；而 Webb 所言的分層與剝削關係從做批判民族誌的心態來說，是人類學裡的田野倫理，也就是被研究者是否同意並且知情自己的敘說是被我記錄下來的，更進一步的她在研究者的協助下發展出行動策略對自己的處境有所改變（後者是行動研究的研究精神）。

本文第四和五章所勾勒的被研究者，若從批判民族誌的田野倫理來看是有瑕疵的。因為我對機構以及受訪的社工並未「完全告知」她們與我的談話將會被放在學術研究的框下進行剖析及討論³⁸。第四章中我與三個社工、一兩位機構的行政人員分別進行對話並分析她們的談話，但我並未寫出我與社工 F 與助人角色 W 對話時曾試探對機構開誠布公研究企圖並公開訪談社工的可能。F 告訴我該機構對任何帶有學術研究企圖的研究生申請皆直接打回票，除非是教授持官方許可的申請函（但 F 說該機構仍會反覆審核在時間上拖得很漫長），而我另提議對社工進行訪談，F 認為社工的工作負擔沈重，對於受訪邀約會因疲憊而婉拒，若有答覆也是出自熟習訪/被訪（平日與少女個案的經驗）模式而會盡量簡短中立模糊。W 則表明關懷弱勢的實務工作應與研究意圖切割，在她看來研究意圖已經是「不純的」進行關懷工作之動機，而她也表明她自己不會這樣做，也很不認同他人這樣做。這也是為什麼 F 與 W 的談話，在我的呈現中是一種各自帶著防衛的疏離，這是倫理上的缺憾，但同時我也在朱元鴻在施行一則對不同階級受訪者高度個人化的訪談之後，他對正典民族誌方法論裡對「真實」、「同意」的反思引起我的共鳴：「坦白說，沒有什麼社會科學的實驗或參與觀察可以在『完全告知、取得同意』的條件之下進行。所謂實驗『控制』，無非是實驗對象『知』的控制，是高夫曼所謂『識框』（frame）的『設計』（design, fabrication）。」而我身為一探究者或實驗者，我的著力點是從自身性別互動的甜心類性別經驗來想像、來鍊結到行徑恣意的少女身上，但是我的精神地景讓我理應看不見也找不到這樣的少女，於是我只好溯著父權加諸女身的規制往上行，終於來到極境：那便是透過中家的桎梏、透過社工的看管，我終於接近了這樣子的女孩們。

也因此這篇論文停留在研究者的「我」現身、時而不明智的下到田野中感受曖昧危險的拂過，我在田野場域中刻不放鬆，即使我感受到少女們的友情與她們對我（及我從參養我的中產知識中帶出來的規勸及建議）的倚重，但我並沒有協同少女們或社工們發展出幫助她們繼續前行的知識，很重要的因素是因為我透過回觀自己的知識路徑，對我自己是否應該介入對方的行動感到躊躇。

³⁸在此要感謝社工 A 從一起旁聽夏老師的課時便支持我的研究構想，並給予我很多寶貴的工作心得及個人省思。我更感謝經由課輔時光結識的少女們，她們願意跟我聊，也不介意我表明會將她們放進研究論文中，那是出於對我承諾會將她們的故事混合重組、姓名等個人資料拼貼重現的信任。

本文中的我樹立自己的形象為知識優位的、中產階級的、深受女性主義薰陶的、信仰性解放派思潮的文化研究工作者，但是在碩士班階段接受文化研究訓練的我的前身，實是一個外文系養成的甜心養成輕易可擺出深受外國文學與思想之「知識文藝青年」的表情與手勢，而不只是空降為統稱的「知識青年」。台灣在八〇年代末期解嚴後，一股亟欲迎頭趕上大他者（西方）的腳步的急切慾望，加上七〇年代開始工業化急速膨脹的經濟實力在島內形成一種非正典的現代化現象，在此我是否該把腳步慢下來冷靜思考青年時期的我企圖被教育成什麼樣子？「外文系」是如何教導我們思考、書寫與對話？「外文系」在台灣學術生產系統裡究竟佔據了什麼位置？代表了什麼意義？

「外文系」（說穿了是英文系）做為台灣與國際（歐美）的知識與思想媒介和對口，憑藉的是其工具上（相較於其他學門的）的優勢，而我的進入外文系，正是在強調工具優勢的 charisma（權威氣氛）下，歡喜的接受了未來四年通往秀異（秀是在考試結構裡的優異得以座落外文系，異是指外文系的訓練親近各式西方批判前衛理論，這些銳見新說的確是突起於在地根深的事務脈絡的）人形變體之路。系上偏重語言語法的技能訓練，雖也開設文學組讓我們閱讀西洋文學史及其經典，但老師們偏重正統的解讀文本，在評量解讀文本的能力上著重的是引喻是否失當、概念是否理解正確，無論格局再浩大，布置再詭異，總有一個在起點已經決定的格局，有不可置疑的瞬間排列。我顯然是不滿於跟隨這條在正典中精密對照（象徵符合情節）之路，在大三時適逢國內文化研究的思潮透過外文系、傳播學人等的引介，我很快的習得從微物庶民文化中找尋批判家國的腔調，但是，文化研究的傳統裡例如次文化研究的學人諸如 Dick Hebdige 仍強調下放到實境讓位處邊緣者說話，並透過被再現成為主體；但是「我這個人」歷經了在外文系上不滿學習環境的變體人形過程，卻又披掛上了一種社會集體神魅化此種工具優勢的「傲慢」，我覺得自己沒那麼光榮，但是社會氣氛對工具優勢的擁有者卻有一種女化的、性化的光環加持（想一想本文 5-1 中我跟館前路警察的交手他所流露出的對外文系女孩的想像），我在不滿、自我輕視之中卻又特別昂首，又踱步到鄰近的文化研究學門，在其中找尋一種倫理縫隙中自我認同拼貼不純的「偽主體」尋不著，因此，我只好轉進一個社會的廢棄再生之處：也就是中途之家，我去那裡尋找作為 B-side（註：音樂錄音帶裡 A 面常為主流暢銷歌曲，B 面常為較冷門旋律不上口的充數歌曲）的人生秩序，有一些女孩的人生沒那麼訓練有素、節度中庸，而是節拍紛雜眾口紛紜的一陣一陣的熱鬧與冷寂。

我帶著沒能 fit 進外文系正典人形的碎片，嵌進底邊陣陣音浪，自己的變體成分被解構了，試著重新長出人形，而發現我的學術寫作只能是一種政治介入，許多片段的不動聲色，親密與疏離、愛和憎恨，回返和道別，同樣有道理，可惜講道理的勝利還不能改變任何，因為每個人在同一個故事中移動的軌跡，並未交錯在同一個均勻的介面，於是我們不禁也有了存在多重矛盾秩序的錯覺，但是，

無論是少女或者是我，其實已經掉出社會維度，但是沒有料到，所謂解放作為生活實踐，總是險多於樂，於是原本平行的（不良）浪女與良婦，終於在逆風處陪彼此一段，然後在節氣之中分手，互道：「我無話可說，祝你們幸福快樂！」³⁹



³⁹ 語出邱妙津的《鱷魚手記》結局。

參考書目

丁乃非

- 2002 〈看不見疊影—家務與性工作的婢妾身影〉，《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四十八期，2002年12月，135-168。
- 2005 〈女性主義結：階序初探〉，《性政治入門：台灣性運演講集》。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31-263。

王增勇

- 2003 〈照顧與控制之間—以「個案管理」在社工場域的論述實踐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1：143-183。

王筱窰

- 2006 《安置機構工作人員對性交易少女處遇形式之看法探究》。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曉薇

- 2004 《順流逆流—透過序說找·到一個國中輔導老師有意味的形式》，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碩士論文。



古明君

- 1997 〈情慾的文化資本與身體馴訓—技職教育體系中青少女的性/情慾〉，《性／別研究的新視野：第一屆四性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元尊。

朱元鴻

- 2000 〈田野中的情慾〉，《從酷兒空間到教育空間—第二屆四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麥田。
- 《我們活在不同的世界：社會學框作筆記》，台北：唐山出版社。
- 1998 〈娼妓研究的另類提問〉，《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30期，1998年6月。

余德慧、顧瑜君、蔡怡佳

- 1996 〈從社會心理的觀點談自願雛妓的問題即其可能防制之道〉，《反對兒童商業化的性剝屑世界大會，台灣地區前座談會》。天主教善牧基金會主辦。

李亦園

- 1978 〈社會文化變遷與高山族青少年問題：以環山泰雅族為例的初步研究〉，

《社會變遷中的青少年問題研討會論文專集，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之 24》，文崇一、李亦園、楊國樞等編，頁 281-297。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李雪菱

1998 〈「做」與「賣」：從交易與交換看性行為一種生存策略〉，第三屆「性教育、性學、性別研究暨同性戀研究」國際學術研究會。

李佳穎

2008 《小碎肉末》，洪範出版社。

林芳玫

1998 〈當代台灣婦運的認同政治：以公娼存廢爭議為例〉，《中外文學》第 27 卷第 1 期。

林益民

1998 《從觀護所到西門町——一個青少年工作者的省思》，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瑜珍

2003 《案主的抉擇，社工員的兩難——不幸少女安置輔導工作之探討》，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邱妙津

2003 《鱷魚手記》，台北：聯合文學出版。

賴秀芬

1996 〈行動研究〉，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頁 239—248，台北：巨流。

陶藩瀛

2004 〈行動研究與課程教學革新之間或課程教學革新政治下基層教師的行動研究〉，《應用心理研究》，第 21 期，頁 111—113。

何春蕤

1998 〈女性主義的色情／性工作立場〉，《性／別研究》1、2 期合刊，〈性工作：妓權觀點〉專號，1998 年元月

2001 〈自我培力與專業操演：與台灣性工作者的對話〉，《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 41 期 (2001 年 3 月): 1-52。收入《性工作研究》，何春蕤編，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1-54。

----〈性、權力與鋼管辣妹 Pub：一個田野的觀察〉，《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44 期 (2001 年 12 月): 167-199。收入《性工作研究》，何春蕤編，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59-94。

黃淑玲

2001《「性別、心理及文化—本土女性主義的開展」科技學術研討會》，論文暨大會手冊，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組、女學會。2001 年 5 月 25-26 日。

1998〈婦運那堪「反反色情」〉《騷動》第五期 1998 年 3 月

1995〈特種行業婦女的生活型態與自我概念〉，《思與言》〈色情與社會〉專號，第 33 卷第 3 期，頁 178-79。

許雅惠

2002〈漸趨模糊的界線：不幸少女身份建構與新型態色情交易對兒少性交易/交際防制工作的挑戰〉，《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期刊》，第六卷第二期，頁 207。

張惠雯

1998《中途學校設置模式之研究—社福機構人員及不幸少女之觀點》。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碧琴

2001《社工/心理—色情行業少女心理創傷及輔導》。台北：婦女救援基金會。

陳淑娟

2006《建構收容非自願少年安置機構之行動研究—從權力觀點的解釋》。東吳大學社工研究所碩士論文

游淑華

1996《從事色情工作雛妓生活現況之分析》，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龔卓軍

2001〈性慾主體性之疑雲：以黃淑玲之娼妓研究為例〉，《文化研究月報》(電子報)，第 8 期，頁 1-10。

2002〈問題是，“她們”與“我們”仍在現實之中：娼妓認識論中的倫理學

與教育學問題》，《應用心理研究》第 14 期，頁 41-56。

顧燕翎

1997〈台灣婦運組織中性慾政治之轉變：受害客體抑或情慾主體〉，《思與言》第 35 卷第一期，1997 年 3 月，頁 87-118。

蕭新煌

1984〈台灣山地經濟政策與經濟發展問題〉，台灣銀行季刊 35(1)：126-161。

夏林清

2007〈開枝散葉～變體人形的逆轉對抗運動〉。香港嶺南大學群芳文化研究中心。

2006〈在地人形：政治歷史皺摺中的心理教育工作者〉，《應用心理研究》，第 31 期，頁 201-239。

2002〈與娼同行，翻牆越界〉，《應用心理研究》。

2004〈一盞夠用的燈：辨識發現的路徑〉，《應用心理研究》，頁 131-156。

甯應斌

2002〈性工作是否為「工作」？——馬克思的商品論與性工作的社會建構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46 期，頁 87-139。

1999〈年齡解放的理論基礎：邁向兒童青少年(性)解放〉，「第四屆性教育、性學、性別研究暨同性戀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1999 年 5 月 1 日至 2 日。

Donald, Schon

2003《反映回觀：教育實踐的個案研究》，夏林清譯，遠流出版社。

Ho, Jo

2003 "From Spice Girls to Enjo-Kosai: Formation of Teenage Girls' Sexuality in East Asia,"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4.2 (Aug. 2003): 325-336.

網路資源

淫姐三代，<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linda03>。

東森新聞報，2001 年 7 月 16 日，<http://www.ettoday.com/life/index03.htm>。